

紅葉集

茅盾等著



★
上海市人民圖書館
藏書

華華書店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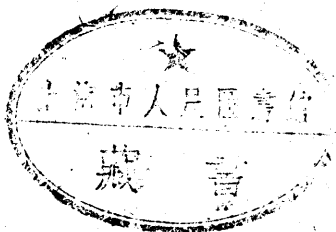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0615B

紅葉集

著者 盾 茅



桂林華華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

紅葉集

每册實價七元五角

著者 茅盾 等

發行人 孫懷琮

發行者 華華書店

桂林湖南北路廿四號

經售處 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233942~~

目 錄

霜葉紅似二月花.....茅盾

怎樣運用文學的語言.....郭沫若

活的語言.....吳組湘

亂說幾句.....老舍

談文學的語言.....易庸

並菜女.....艾青

歌.....艾揚

.....淑靖

.....辛夷

.....初仲持



250905

文藝辭典

胡仲持

左柳江岸上

侶梅

寒寒成仙翁

風

M
S

霜葉紅似二月花

茅盾

第一

瑞姑太太的到來，使得張府上那種枯燥沉悶的生活起了個波動，從老太太以至恂少奶奶，都像心頭平空多出了一件什麼東西，洗一個臉，開一頓飯，也像比往常更頭暈了；可是興奮之中，不免又帶幾分不安，似乎又恐他們自己向來怕觸及的生活上的窟窿會被心直口快的姑太太一把抓破。

姑太太這次的來，在張府頗感突兀。舊曆新年，那位錢少爺來拜年，曾就姑太太打算來過燈節，老太太因此會叫陳媽把東院樓下靠左邊那間房趁早收拾妥當；但是清明也過去多時，姑太太只派長工李發送了端午節的禮物來，還說是因為少爺又出門去了，姑太太的行程已經展緩到秋涼以後。却不料正當這未伏天氣，姑太太忽然來了，事先也沒個訊。這可忙壞了張府的上上下下。偏偏地祝姑娘又被她丈夫逼回家去了，願二只說

頭場外場，內場要陳媽一人招呼，這婆子即使退回十年的年紀也怕吃不消；所以今天一早老太太就差小荷香到黃姑爺家去借他們的媽子來幫忙，帶便就請婉姑奶奶也來玩幾天。

只有恂如一人游離在全家的興奮圈子以外。

九點鐘了，他還在床上，這時三大間廳樓上一點聲響也沒有，人們倘不在東院陪着姑太太，就一定在廚房里忙着安排酒菜。這樣的清靜，正合恂如的脾氣，可不知爲什麼，他又感得一點寂寞的威脅，早上的涼氣，像一泓清水，泡的他全身沒一點勁兒，可晨七上八落一些雜亂的念頭，又攪的他翻來覆去，想睡又睡不着。隔夜多喝了幾杯酒，此時他頭腦還有些發脹，心口也覺着膩煩。他側着身，手指無聊地刮着那張還是祖太爺手里傳下來的台灣草蓆，兩眼似睜非睜瞧着蚊帳上一個閃爍不定的小小的花圈；看了一會兒，惘然想道：「爲什麼外房里要放着那麼多的會返光的東西？爲什麼那一口裝了大鏡門的衣櫥一定要擺在窗口？爲什麼這衣櫥的對面又一定要擺着那個又是裝滿了大小鏡子的梳台？爲什麼臥床一定要靠着書房後的板壁，不能擺在房中央？——全是一點理由也沒有的！」他無可奈何地皺了眉頭，翻身向外，隨手抓起身邊的一把鷄毛扇，有意

無意地扇了幾下，繼續惘然想道：「並不好看，也不舒服，可是你要是打紅漆一個式樣布置一下，那他們就要開口問聲來反對你了，」他冷笑一聲，沒精打采舉起那鴉毛扇來，又隨手撈下，「爲什麼？也是一點理由都沒有的，不過他們却有一句話頂住你的口：從沒見過這樣的擺法！」他覺得渾身暴燥起來了，又翻一個身，嘴里喃喃念道：「從沒見過！好一個從沒見過啊！可是他們却又不說我這人也是從沒見過的，可不是我也是不應該有的麼？」他粗暴地揭開帳門，似乎想找一個人出來告訴他這句話。首先使他感得不大舒服的，乃是房里所有的衣箱衣櫃上的白銅鎖門之類都閃閃發光，像一些惡意的眼睛在嘲笑他，隨即他的眼光落在那張孤獨地站在房中心的黃櫨方桌上，——這也是他所不解的，爲什麼其他的箱櫃桌都挨牆靠壁，兩獨這方桌離羣孤立，像一座孤島？他呼那些依壁而登時的箱山爲「兩岸峭壁」，稱這孤另另的方桌爲中「流砥柱」。這「中流砥柱」上一向是空蕩蕩的，今兒却端端正正擺着四個高腳的玻璃碟子，兩碟水菓，一碟糕點，又一碟是瓜子。這顯然是準備待客的了，恂如這才記起瑞姑太太昨天午後到來，自己還沒見過，他抱歉地歎一口氣，抓起一件綢短衫披在身上，就下床去；正待拔鞋，猛可地房門外來了細碎的脚步聲，還經驗，他知道這一定是誰，剛才那一點異致使又突

於冷却，他兩腳一伸，頭一歪，便又靠在枕上。

恂少奶奶一漁房來，也沒向恂如看一眼，只朝窗前去，一邊把那白地小紅花的洋紗窗簾儘量拉開，一邊就嘖嘖咕咕數說道：「昨夜三更才回來，噠得皂日不分；姑太太今早起又問過你呢，我倒不好意思不替你扯個謊，只好回說你一早有事又出去了，誰知道——人家一早晨的事都做完了，你還躺在床上。」

恂如只當作不曾聽見，索性把剛披上身的短衫脫掉了。他冷冷地看着帳頂，靜待少奶奶再嘖叨；但也忍不住忿然想道：「越把人家看成沒出息，非要你朝晚嘖叨不可，人家也就越不理你；多麼笨呵，難道連這一點也看不出！」可是恂少奶奶恰就不能領悟到這一點；遇事規勸而且又不厭瑣屑，已經是她的習性，同時又自信是她的天職。當下她見恂如毫無動靜，就認爲自己的話還不夠分量；她走到那方桌邊坐下，拿起水煙袋來，打算抽，却又放下，臉朝着床，又用起那不高不低，沒有快慢，像背書一般的平板調子繼續說道：「昨天下午三點多，姑媽到了，偏偏你不在家。家里人少，又要收拾房間，買點心叫菜，接待姑太太，又要滿城去找你，店里宋先生也派了趙福林幫着我。城里的親戚和世交家里，都去問了，都不見，都說大熱天你到那里去了，真怪。換到上燈時

光，還不見你回來，真急死人，還怕你遇到什麼意外，倒求宋先生說，這事不會有的，光是和什麼三朋四友那一家的私門子打牌去了，那可不見再找，這些不三不四的地方，宋先生說連他也摸不着回路。等到七點鐘纔開飯，媽媽背着老太太和姑太太抱我，我不管事，說早該勸勸你，別讓你出去胡鬧，糟壞身子；你瞧，我的話你何嘗聽進了半句！可是我還得替你在姑太太跟前扯謊呢，要是讓姑媽知道了，你也許不在意，我倒覺着怪不好意思似的，人家錢少爺規矩得多哩，姑媽還總說他沒出息呢。」

「嘿！」恂如聽到末後實在耐不住了，「承情承情，你替我圓什麼謊？已經打鑼打鼓，鬧的滿城風雨了，還說給我扯謊！昨天是王伯申邀我去商量地方上一件公事，倒要你代我扯起謊來了，真是笑話！」

「什麼地方上的事情，大熱天氣，巴巴的要你去管？」少奶奶的口氣也越來越硬。「你又不是紳縉，平時閒在家里，不會見你去管過什麼地方上的事，昨兒姑媽來了，偏偏的就着忙了，一個下午還不夠。騙誰呢，難道什麼屁正經要商量到三更半夜才回來？」

這幾句話，却大大損傷了恂如的自尊心。他氣得臉色都變了，他「不是紳縉」，從沒幹過一件在太太們眼里看來是正經的事；這是在他家里人心目中的「價值」，可是像今兒

少奶奶那樣露骨地一口喝破，倒也是從來沒有的。他睜大了眼睛，看定了少奶奶，覺得「不理」的策路再也維持不下去了。——雖然昨天黃昏以後他的確被所謂「三朋四友」拉去胡鬧了半夜，但白天之有正經，却是事實，而且晚上所去的地方也不且店里宋先生瞎編的什麼私門子，倘如是有理由「奉璧」少奶奶這一頓數說的；可是他一轉念，覺得這樣的「女人」無可與言，還是不理她省事些，他只冷笑一聲，便翻身向內，隨手抓取那把鷄毛扇覆在臉上。

好一會兒房中寂靜無聲。少奶奶歎一口氣，站起身來，望着床中的恂如，打算再說幾句，但終於又歎口氣，向房外去了；同時却又說道：「快起來罷，回頭姑媽也許要來房里坐坐，你這樣不衫不履，成什麼話！」

從腳步聲中判斷少奶奶已下樓去了，恂如猛然跳起身來，急急忙忙穿衣服，還不時瞧着房外；好像他在做一件祕密事，生怕被人撞破。他滿肚子的惱恨，壓着他的動作而增高。他的見家里人，怕見那激起全家興頭的瑞姑太太，「反正他們當我是一個什麼也不懂也不會的傻瓜，我就做一件傻事情給他們瞧瞧」，他穿好長衫，閃出房門，蹣跚走下樓梯，打算偷偷地出街去；「再讓他們找一天罷。」他一邊想，一邊惡意地微

笑。但是剛走到廳房前的走廊上，真不巧，奶媽抱着他的兩歲的女兒引弟迎面來了。那「小引」兒，手捧着個金黃的甜瓜，一見了恂如，就張臂撲上來，要他抱，「我沒有工夫！」恂如慌忙說，洒脫身便走。不料小引兒又把那金黃瓜失手掉在地下，跌得稀爛，小引兒便哭起來了。恂如抱歉地回過身來，那自以為識趣的奶媽便將小引兒塞在恂如懷里，說：「少爺抱一抱罷。」

恂如抱着引弟，惘然走下石階；受了委屈而又無可奈何的心情，使他的動作粗魯。引弟感得不大舒服，睜圓了一雙帶淚的小眼睛，畏怯地瞧着她的爸爸，恂如也沒理會得，惘然走到院子里東首的花壇前站住，慢慢放下了引弟，讓她站在那花壇的磚砌的邊兒上，壇內那枝綠壁直上的薔薇蒙滿了大大小小的蜘蛛網，壇座里的虎耳草却蒼翠而肥大，恂如鬆了口悶氣，重覆想到剛才自己的計劃，但同時又自認這計劃已經被小引兒破壞。他本想悄悄溜出門去，不給任何人看見，讓少奶奶他們摸不着頭腦，然而此時不但有小引兒纏住他，並且數步之外還有那不識趣的奶媽。他惘然看了小引一眼，這孩子却正摘了一張肥大的虎耳草地伸手向她父親臉上掩來，隨即哈哈地笑了，恂如也反應地笑了笑，定睛看着這孩子的極像她母親的小臉。一些夢似的舊事慢慢浮上他的記憶：三

年前他第一次向命運低頭而接受了家里人給他安排好的生活模子的時候，也會以現在這樣冷漠的心情去接待同樣天真的笑。而今這笑只能在小引臉上看到了。但這是誰的過失呢？當然不是自己，亦未必是她，……：……恂如苦笑着抱起小引兒來，在她那紅噴噴的嫩臉上輕輕吻了幾下，然後告罪似的低聲說道：「小引，好孩子和媽媽去玩罷。爸爸有事。」

看着奶媽抱着引弟又出街去了，恂如低頭走着方步，似乎正想找出一件什麼事來排遣時光，他仰臉看着樓廳對面那一排三間靠街的樓房，記起幼時曾在其中那堆放源長號貨物的一間內，和姊姊捉迷藏，現在這一間，還有左側那一間，依然作爲源長的貨棧，而且貨物也依然是那些化妝品和日用品，可是他自己却不是從前的他了；他還在「捉迷藏」，但對手不是他的姊姊，而是祖母，母親，和自己的少奶奶——甚至也還有那嬌憨天真的小引罷？恂如縐着眉慢慢踱進廳堂，又穿過廳後的走廊，便到了那通往東院的腰門口了，瑞姑太太的朗爽的談話聲從東院送來，恂如驀地站住，這才意識到自己所到的是什麼地方。瑞姑太太似乎正在談論她的嗣子脾氣古怪，「七分書獃氣，三分火氣派」。恂如一聽，便不想進去，經給告訴他，每逢這種場合，那嚴肅的風頭一轉，便感到自己

小婢黃香早從東院的天井里望見了他，就高聲報告給太太們：「太太們在東院裏的那座樓房的樓下正中那間客廳裏，老太太和姑太太對坐在靠西

的兩張椅子上，太太坐了東首靠牆的一張椅子，兩面的落地長窗都開的挺直。只見俏少奶奶，悄悄地在裏面不自在的心情，進去拜見了姑太太，胡亂說過幾句客套，便揀了挨近窗邊的一把椅子坐了。屋里的空氣似乎因為他的出現而忽然冷峻起來。姑太太和俏如應酬了幾句，俏如添着水煙袋，竟一言不發。

「有甚麼怪？」俏如一邊搖着紙扇，一邊在肚子裏尋思，「大概他們剛才曾經談論過甚麼罷？」於是他便猛省到少奶奶的不在場一定有些緣故。他惶恐地朝四面看了一眼，正想找點什麼話敷衍一番就抽身而退，猛地他聽見少奶奶從院子旁邊的廚房裏珊珊地來了。少奶奶眼眶紅紅的，走到了階台前時，抬頭看見了俏如，便似腹非噴地釘了他一眼，還自走到張太太身邊坐下。俏如直感到少奶奶一定在太太們面前告過他一狀，——一定是照他的想像說了他許多壞話，他暴燥起來，覺得臉上也發熱了，他拿手帕在臉上揩下一把，正想把昨晚的事申明幾句，不料瑞姑太太却先已笑着說道：「俏如，聽說你

這兩天很忙，跟王伯申商量什麼地方上的事情；「哦，大熱天，你還穿件長衫過來，姑媽面前你還客氣給誰看？」恂如笑了笑，瑞姑太太早又接下去說道：「王伯申現在是縣裏數一數二的紳耨了，可是十多年前，他家還上不得台面；論根基，我們比他家好多了，不過王伯申的老子實在能幹。」於是轉臉向着老太太道：「媽總還記得那年太公開喪，王老相第一次來我們家里，爸爸就識得他日後定能發跡！」

老太太點頭，有點感慨地說：「這話也有三十多年了，還有那趙家趙老義，也不過二三十年就發了起來；人家都說趙家那股財氣是趙老義的姨太太叫銀花的帶了來的。」

照例，這種背誦本縣各大戶發跡史的談話一開始，只有瑞姑太太還勉強能作老太太的對手，恂如的母親是外縣人，少奶奶年輕，都不能贊一辭。恂如不大愛聽這些近乎神話的陳年故事，但也只好耐心坐在那裏。姑太太雖然還不滿六十，却不及老太太記性好，論容貌呢，姑太太決不像是五十以上的人，她那頗帶點男相的方臉還是那麼光潤，要是你在隔房聽到她那高朗爽脆的談話，一定會猜她至多四十許，只有那半頭的白髮和她年紀相稱，但這却好增加了她的威儀。人家說姑媽有丈夫氣，看來是不錯的。」恂如惘然地自己在想，「她兩個兒子都死了，繼承了良材，性格也不大合得來，可是她總有那麼

好興致，談起什麼來都那麼果斷煞利，跟母親完全不同，至於她呢，連姑婆腳底的泥也趕不上，倒是婉姊有幾分相似。」正這樣想，却不防姑太太一轉臉問他道：「王家要你去商量什麼事呢？」

恂如怔了一下，沒有聽清姑太太是問王家的什麼，少奶奶似乎還是在留意恂如的動靜，這時便接口道：「姑媽問你昨天忙的是些什麼事？」

「唔，」恂如又有點不自在了，「也不是什麼大事，王伯中打算辦一個貧民習藝所，……」

「想來又是什麼工廠罷？」老太太關心地問。

「對，這也要弄幾部機器招人來做工的，可又不是普通的工廠，」恂如的精神似乎振作些了，「這是打算把縣里的無業游民招來教他們一種手藝，也是慈善事業的一種，」

「原來就是這個叫化所，」張太太聽着笑了笑說，「上月里也聽黃姑爺說起過，可是，恂兒，昨天你們商量這件事怎麼又沒有你的姊夫？」

「他不大贊成這件事，」恂如遲疑了一下這才回答，但又忽然興奮起來，「本來也

沒有錢的事，不過王伯申既然誠意相邀，想一想，這也是地方上一件好事，所以我就去了，——也加人做個發起。」

王太太忙問道：「那麼，他是不是也要你加點股子？」

「不是，這件事開頭是賠錢的，不能招股，恂如又顯得有點意態蕭珊了，他懂得太太的對於這件事根本另有一種看法，「王伯申打算動用善堂裏的存款，不過這筆錢又在趙守義手裏，不肯放。所以要大夥兒設法。」

「哦，我說王伯申怎麼肯化錢做好事！」姑太太沉吟着說，她笑了笑，臉對老太太道：「媽，你說是麼？」但又不等老太太回答，她凝眸看定了恂如又說道：「你們外甥的事，我一點也摸不清楚；不過，剛才我還跟媽談起，王家三代到如今的伯申都是精明幹了頂的，只有他家對別人的便宜，不會見過別人沾他家的光；我們家跟他們算是三代世交，可是，那他們打交道的時候，那一次不是我們吃點兒虧呢，」她轉臉向張太太笑了笑，「於是他還記得，那次爲了一塊玫瑰，二哥那姓精細，到底還上了當。」

王太太點了點頭，道：「他哥」，慢慢聽着她把這話講出來，又說道：「你兄弟那事，又次會做這事，我們也聽見過，那姓精細的，又這做這，又這做這，」

難人；瑞弟你說是麼？」

瑞姑太太忙笑道：「嫂嫂想的周到！」又看着恂如，帶笑地，委婉而又鄭重地告誡他道：「恂兒，記着你媽的話！王伯申自己不肯做難人，慫恿着你這直腸子的哥兒，回頭有好處，是他的，招怨結仇，是你的！」

恂如早就感到十二分的不自在，此時聽得媽媽和姑媽又這麼說，就更加煩悶，但也懶得加以申說，只益微笑，心里却在盤算着如何抽身逃開。不料一轉眼又看見少奶奶對他母親附耳說了句不知什麼話，還朝恂如瞟了一眼，這一來，恂如的疑心和反感又立即被挑起，他心頭那股被遏制着的忿火又一點一點旺盛起來。可是他還極力忍耐着，那股火就化爲熱汗佈滿了額角。

直到此時都在用心諦聽的老太太忽然把臉一沉，慢慢說道：「恂如，你要出場去當紳縉，還嫌早一點；如今縣里幾個場面上的人，都是比你長一輩的，你跟他們學學，倒還有點長進，可是，出頭露面的事情，你萬萬做不得，輪到要你們這一輩出頭管事的時候，自然有你的，如今却不必性急，我也許看不到你這一天了，目前我只要你留心着店里的事務，守住了這祖業，少分心去管閒事，莫弄到我們這幾十年的源長老店被人家搬

空了，你還睡在鼓裏。」

老太太說這番話的時候，姑太太和太太都肅然正容，並且不時睜着恂恂，似乎說「你聽見了沒有哪，你要講得好歹。」倚着北首的落地長窗的少奶奶却半蹙着眉尖，兩眼怔怔地瞷着老太太。恂如滿頭大汗，不住手的用手帕去滑拭，他絕對不同意老太太的這些意見，他不能接受這樣的教訓，而況他又受了冤屈；他心頭的怒火已經到了爆發的高溫點，但由於習慣的力量，他這爆發的方式也不能怎樣露骨。他懶懶地「哦」了一聲，沒精打采答道：「不過王伯申發起的這件事，老一輩的紳縉中，未必有誰懂得是一樁社會事業罷？」

但是恂如這句話，太太們也不大懂得，老太太更其沒有聽清，她側着頭似乎想起了什麼，說道：「王家，王伯申。哦——剛才瑞兒不是說爲了一塊墳地，福昌也上了當麼？王家那時另有一塊地，却跟我們的祖墳離得很近，我們也有一塊地，倒又坐落在王家祖墳的旁邊，那知王伯申的老子早已偷偷地請風水先生看過我們那塊地，知道這是正當龍頭，他家的祖墳不過是個龍尾巴，他知道有了這樣好處，就千方百計來打主意了，先說要和我們買，你們想，我們又不差錢家用，爲什麼要賣？後來伯申的老子就托了你們

二舅文卿來商量，把他家那塊地跟我們那塊對換，說是兩邊都方便些，我們倒不防他有鬼計，又礙着文卿的面子，就答應了，誰知道我們竟上了個大當！」

「可不是，」張太太聽得帶到她的兄弟就不能不作表示，「文卿也糊塗，不打聽明白就指人家的水浸木梢！」

「這也不能怪他，」姑太太忙笑着給解開去，「只能怨我們自己；自家有塊地在那裏，爲什麼不早點請個風水先生看一看呢！」

老太太也點頭，朝她的媳婦笑了笑說：「後來文卿曉得了內中的底細，還是他來告訴恂兒的爸爸，他說，這件事既是他經手的，他要去和王老相理論，討回那塊地。不過我們的福昌存心忠厚，又不大相信風水，他倒攔住了文卿，不讓去討。福昌說的也對：王家做事刻薄，得了好地也未必就能發，我們家要是祖德已經薄了，兒孫又不爭氣，那就把地爭回來，也未必有好處，倒惹人笑話。」

「爸爸的對！」恂如忍不住從旁插一句。

「話是不錯的」，老太太歎口氣說，「不過王家的發財，倒底也靠了這塊地的風水，要不是，那有這麼快？」

恂如沉吟着又說道：「王家兩輩子，人都精明，這是真的；可見他家的發跡還是靠人，不靠地。」

「你明白他們精明就好了，」姑太太接口說，對恂如使了個眼色，似乎叫他不要再持異議。

恂如又覺得不自在起來了，正好這當兒，店里的趙福林帶着個老司務送來了一大包東西，花露水，毛巾，香皂，還有幾瓶梘子露，恂如奶奶忙來安排這些東西，分一半都叫小荷香送到姑太太的臥房去。趙福林又去拿進一架汽油燈來，間掛在那里。

姑太太問恂如道：「要這個來幹麼？」

少奶奶忙笑着答道：「後邊的園子里木香架下，晚上倒很涼快，回頭姑媽要乘涼，有個汽油燈，蚊子也少些；反正這是自家店里有的，不費事。」

姑太太點着頭，慨歎似的說：「大半年不進城來了，這回一看，新鮮花巧的東西又多了不少，怎怪得錢不經化。」

恂如借這機會，就到後園子去指點趙福林掛燈，少奶奶也到廚房去看午飯的酒菜弄好了沒有。老太太坐了半天，也有點倦了，姑太太和太太扶着她到自己的臥房里，這

就是客廳西首那一間，打櫻後窗，望得見那木香架。

老太太歪在藤椅上，小荷香給她捶腿，姑太太和太太正在藤桌後面子座的一些花木，老太太忽然歎口氣說：「如今他們小輩的心思，都另是一樣了！」太太和姑太太聽了都一怔，忙走到她面前，老太太叫她俯坐了，沉吟地又說道：「如今的年青人，心都野了，總不肯守在家裏，喜歡往外跑。恁兒的心事，難道我不知道？可是等我閉了眼睛，那時上南落北，都由他去罷……」

「媽別說這樣的話，」姑太太忙笑着，「我看恁兒比我那里的一個證得多了。良材麼，野馬似的，一年倒有大半年不在家；我又不是本生娘，也不便多說他，反正現在青年人自有他們那一套，只要大體上過得去，也只好由着他們罷。」

「可是，良材比恁如老練得多了，」老太太眼望着空中，慢聲說，似乎空中就有良材和恁如，她在比較着他們倆，「恁如這孩子，本來很老實，固執，粗心，直腸子，攔不上三句好話，就會上人家的當。近來不知他爲什麼，老是沒精打采，少開口；一開口呢，又像爆栗子似的，爆過三兩句，又是冷冷的了。」她頓了一頓，抬眼看着張太太，說道：「福大娘，你看他們小夫妻，沒什麼合不來罷？」張太太遲疑地回答。

「倒也看不出來，」張太太邊疑地回答。

「寶珠也沒在你面前提過什麼？」瑞姑太太問張太太。

「少奶奶麼？」張太太又遲疑了一會兒，「也沒說什麼。不過，年青人總有點叫人不大能放心的地方，寶珠又有點疑神疑鬼的，可是，她也說不上來……」

「嫂嫂，你該細細地問她——」

「我也問過，」張太太歎息地回答，「只是寶珠這人，脾氣也古怪；一天到晚，總愛在你耳朵邊有一句沒一句的絮聒，等到你要細細問她的時候，她倒又支支吾吾不願說了。」

瑞姑太太皺了眉頭，正想對於恂少奶奶此種態度有所批評，老太太却先開口說道：「少奶奶也不會做人，可是，我看來恂兒別的倒沒什麼，就是不耐煩守着這點祖基，老想出外做點事業，孩子們有這點志氣，難道我說他不對麼？可是，做事也不能太急，話再說回來，剛才不是講到我們祖坟的風水麼？其中還有個道理，一向我都藏在心里，今天不妨告訴你們。自從和王家掉換了那塊地，知道是上了當了，我也請個先生來把我們祖坟的風水覆看一次，」老太太說到這里頓一頓，看一下給她捶腿的荷香，斥道，「便

丫頭，又聽了話？——哦，又接一下，那先生說，「到這里，老太太把聲音放低些，「我們家裏祖墳的地理，好是好，可惜其形不全，就缺一座房屋似的；大門，前邊，正廳，都好，可是缺了後進，便覺着偏促了，王家換來那塊地，恰好補足了這個欠缺；不過五十年之內，應當守，還不是大發的時候，算來要到約如三十八歲才滿了五十年！」

瑞姑太太和太太都不作聲，滿臉嚴肅虔敬的表情。太太斟了一杯茶放在老太太面前。

老太太端起茶杯，却又放下，繼續說道：「風水先生的話，我本來也不大怎樣認真，可是，雖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那位先生看過之後，不到三年，福昌忽然想到上海去發洋財了，那時他的大舅子善卿做什麼買賣，正在風頭上，大家都說機會再好沒有了，可是偏偏他折了本，兩年後回來又得了一場大病，雖說也醫好了，倒底病根沒去，他的身子一天一天不行，後來也就沒有辦法。從那時起，我就覺得那位風水先生的話，竟有點意思；現在我不許恂如出去做事，只要他守住這幾十年的老店，一半也就爲了這個。」

「媽的主意自然不錯。」張太太忙接着說。

老太太笑了笑，却歎口氣道：「我們這叫做：盡人事。只憑做小輩的明白我們這番用心就好了。」

「我看恁兒也不是糊塗人，媽的操心爲什麼，他豈有不明白！」瑞姑太太也安慰着。老太太點頭不語，姑太太笑了笑，又說道：「你們抱怨恁如成天沒精打采，什麼都不肯留心，可是我那良材精神倒好，一天到晚忙過這樣又忙那樣，這就算是好的麼？哎，說來也好笑，他儘忙，儘給老蘇添些麻煩。」

「哦！」老太太端起茶杯來喝了一口，又吹着杯緣的幾片茶葉，像是在思索，「良材這脾氣，活像他的老子，看不出那蘇世榮，倒是個有良心的。」

「可不是！要沒有這忠心的老管家，錢家那份家產怕早就完了，去年良材出門七八次，一年中間，只在家裏住了個把月，今年好多了，總算在家的日子跟出門的日子差不多；可是他出門是化錢，在家也並不省，——出門是自己化，在家是借給別人去化，老爺自然不敢說他，我呢，」姑太太頓住了，眼圈兒有點紅，「想想自己的兒子在世的時候也不見得怎樣成器，何苦又攔這承繼娘的架子？」

「年青人不喜歡住在家里，總不好，」老太太沉吟着說，「他化幾個錢還是小事，

要是結交了什麼壞人，再不然，像他老子那樣進什麼革命黨，都是夠麻煩的。」

「姑太太倒不如趕快給他討個壞房，也許就不大出門了。」張太太說。

「啊喲，媳婦，我也何嘗不這麼想呢！可是你一提起這話，他就處處問管說：還早，等一兩年再說，再不然，他就拿出繼芳的媽的照片來，說那模樣兒，性情，能幹，都像她，——這不是難題目麼？一時那能有這樣的人品？」

老太太閉着眼睛搖頭道：「你們休信他這套話，曹氏少奶奶的人品固然不差，也不見得找不出第二個；況且聽說曹氏活着的時候，良村待她也平常，他還不是眼現在一窩裏撒跑碼頭？他這套話，只是搪塞罷了。」

暫時的沉默，姑太太俯首半響忽又笑着道：「要是像媽那樣想，那我再也不管這件事了，我樂得看穿些，兒孫自有兒孫福，」

「我想起來，有一個人和良少爺倒是一對，」張太太看着老太太這邊說。

瑞姑太太忙問是那一家的小姑娘。

張太太笑道：「也是至親，——我們的表姪女兒。」

姑太太一時想不起是誰，老太太却已經猜着，也便笑了笑說：「哦，你是說她麼？」

書畫，品貌，才情，都配得上；」看見姑太太還是摸不着頭腦，就告訴她道：「怎麼你忘了軒表哥的女兒靜英了！去年你還見過她呢。」

姑太太也笑了起來：「啊，嫂嫂，你看我真糊塗，把外婆家的姑娘也忘了，哦，倒是一對兒，不過，恐怕良材配不上，聽說靜英一心要讀書，還想出洋呢，可甚麼？」

「也不過這樣想罷了，」老太太帶點不滿的口氣說，「軒少奶只有她一個，家道也不甚好，一個女孩子讀到十八九歲，教書也教了兩三年，實在也該早點成家。——我跟這位內姪媳婦說過：你捨不得把她嫁出去，乾脆招贅一個，反正許氏族中也沒有什麼近支，軒兒遺下的這一點家當，幾間舊房子，未必就會惹人來爭。那知道軒少奶就聽女兒的話，女兒又聽信了書堂里什麼石師母的話，書也不教了，又要進省去讀書，說將來教書里能保送出洋：這不知算盤？把一個女孩兒白担誤了！」

正說着，顧二來報，黃姑爺和嫡姑奶奶到了，少爺陪着在那邊廳上喝茶，老太太就說：「我們也到那邊去坐坐。」小荷香便拿起鴉毛扇和老太太的自用茶壺，他們剛出房門，却已聽得小荷香的笑聲到了廳門口，接着便見小荷香一手挽着小引兒，一手搖着泥金面檀香綉骨的摺扇，急急趕來了；才到得廳前，小引兒含笑說道：「從燈籠

邊等起，我們等候了半年了，怎麼姑媽今天才來看望祖母？說着就對姑太太要行大禮，姑太太一把攔住了他，也笑道：「別弄錯了衣服，姑卿，你那里去學來這些規矩的？」

「今年第一回見，自然要磕個頭阿，」婉小姐抿嘴笑了笑說，又向老太太和太太行禮問安，這時，黃姑爺和恂如也進來了，見過禮，都進了中間那客廳。

姑太太拉着婉小姐的手，然後留坐了，隨便談着家常，婉小姐穿一件淺桃灰色，閃光提花的紗衫，圓角，袖長僅過肘，身長恰齊腰，配着一條垂到脚背上的玄色印度綢套裙，更顯得長身細腰，豐姿綽約。頭上梳着左右一對的盤龍髻，大襟裡扣上掛一個茶杯口大小的茉莉花球，不設首飾，單在左腕上帶一只玻璃翠的手鐲。當下她見瑞姑太太不住的打量着自己，便迴眸笑了笑說：「姑媽瞧着我老得多了罷？」

「當真！」姑太太也笑了，「差一點不認穩了，你做新娘娘的時候，嬌嫩得多了！」

「姑媽又跟我開玩笑。」婉小姐抿嘴笑着說，似乎高興，又似乎不大高興，臉上却泛起淡淡的紅暈，小引這時倚在婉小姐膝頭，正在撥弄婉小姐的手鐲；瑞姑太太伸手將引攬在懷里，一語又說：「這手鐲是新兌的麼？翠的還可愛！配着你這麼雪白細嫩的

皮肉，才顯出這翡翠的好處來！」婉小姐笑了笑，有意無意地將手鐲褪下一些，那原先被手鐲壓着的一圈手腕上就露出一條淺紅的印痕來；「今年春天得的，可惜只有一支，」她低聲回答，却又招着小引兒道：「小引，你別老這樣挨擦，姑太太嫌累呢！」

小引聽說，迴身又到了婉小姐身邊，瑞姑太太笑道：「當真，小引兒跟你，比親生女兒還親熱些，」轉臉朝那邊老太太和黃姑爺瞥了一眼，像猛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她又湊近婉小姐耳邊說道：「瞧我們那裏不遠，有座大仙廟，求過娃娃的，頂靈驗。你幾時也去許一個愿。老太太提起你們這件事，也焦急。人家三四年的夫妻早有了三兩個小的了，怎麼你們整整五年了還是被絲風不動，一點影子也不見……？」

婉小姐勉強笑了作答道：「知道那是怎麼的呢！反正我——」她忽然臉上一紅，縮住了話頭，有意無意的朝姑爺他們一邊望了一眼，便轉了口氣，「老古話說得好：沒男沒女是神仙。再說，黃家這份家產，近來也大不如從前了，要是再加上幾個小祖宗，可又怎麼辦。」

「這又是你過度操心了，」瑞姑太太沉吟着說。她把身子偏過來，作了個手勢，又悄悄問道：「黃姑爺這個每天還抽多少？」

婉小姐臉又一紅，低頭答道：「一兩多罷。今年春天，我想了多少方法才把牠減到六七錢一天，可是他姓夏，又加上去了。」

「別着急，只要有長心，慢慢的不怕戒不斷。」瑞姑太太安慰着說，「姑爺身子單薄，也不能太急。」

這時候，梅少奶奶來請大家到那邊廳上吃飯，婉小姐忙站起，要扶着姑太太走。

「我不相扶，」姑太太笑着說，快步到了老太太身邊，又笑着對老太太說道，「媽，我說她鄉還是那幾種靈鬼似的！」

第二

午飯以後，大廳內只剩下了梅如和黃姑爺二人坐在西首後邊那炕榻上，有一句沒一句談閒天，黃姑爺喝過幾杯酒，臉上帶着幾分酡紅，倒把他的煙容養住，也顯得神采頗為俊逸。他剛吞過幾個泡，又乘着酒興，十分健談。

「梅如，你們東院後邊那個園子。倒是塊好地方，就可惜布置的太凌亂了些，不成個格局。比方說，那個木香棚的地位就很可以斟酌；大凡兩三畝地一個園子，一二處的小亭台倒也不可不有，然而又切忌靠得太緊或擺的太散。這一二處的亭台，應該拿來鎮

定全局，不是隨便點綴的。比如你那木香棚，緊靠了那三間樓房，雄踞在東南一隅，而又接着後首來這麼一個小小亭子，看來看去總覺得不是這麼一回事。尤其糟的，這對這木香棚，西南角上却是府上的大廚房，真真大為園庭減色！其實園子後邊也還有幾方空地，何不把大廚房往後挪一挪？」

「何嘗不是呢，」恂如懶懶地回答，「我也說過，大廚房攔在那裏煙煤重，可是大家都不理我，還說正要放在那裏才方便。」

黃姑爺手摩着茶杯，慢慢點了點下頭，又笑了笑道：「弄慣了，本來總改。」

「不但那個廚房，」恂如的牢騷似乎被勾引了上來，有點興奮了，「卽如這廟堂裏的陳設，我從小見的，就是這麼一個擺法，沒有人想去變換一下，你要變動變動，比修改憲法還困難。前面院子裏那株老槐樹，要不是蛀空了心，被風吹倒，恐怕今天也還是不死不活賴在那里罷？所以，我什麼都提不起勁兒來。」

黃姑爺將一口茶嚙在嘴里，聽恂如說一句，他就點一下頭，末後，他將茶咽下，又在炕几上乾菓盤內揀一枚蜜餞金橘一邊嚼着一邊說：「不過中國式的大廳大概也只能這樣陳設起來，就只前面有窗，門又全在後面。」

談話暫時中斷。東院園子裏的蝴蝶，抑揚有節地飛送來。黃爺爺輕輕打個呵欠，往後坐在炕枕上，慢慢閉了眼睛。酒意已過，他似乎感得有點倦了。忽然院子裏那花壇的薔薇上有只孤蟬怪聲叫了起來，黃姑爺睜開眼，却見恂如呆呆地好像在想什麼，黃姑爺欠身起來問道：「老太太他們都在打中覺罷？」恂如點頭，不作聲。黃姑爺喝了口茶，又說：「那麼，老太太他們跟前，回頭請你代辭，我就回家去了。」

恂如看了他一眼，知道他大概是煙癮來了，也不強留，但又說道：「再待一會兒，我有事和你商量。」黃姑爺點頭，復又坐下，恂如遲疑了些時，這才問道：「和光，你身邊帶了錢沒有？」却又不得回答，便口急地又說，「我要個百兒八十。」

「這個——」黃姑爺笑了笑，「我得向我的總賬房去要去，明天如何？」

「明天也行，可是，你得叮囑婉卿，千萬別讓我家裏人知道。就怕的他們知道了，又要嚼嘴，我所以不向店里去拿。」恂如消聲說，還引目四顧，生怕有人偷聽了去。

黃和光一邊走，一邊笑道：「放心，我無有不盡力。不過，令孫能不能遵守你這約東，我可担保不來，……」

「一切請你轉達，我恐怕捉不到空兒跟婉姊說，你聽，太太們老在一處，那有我捉

空兒跟她說話的機會！」恂如又一次叮囑。

「放心，放心。」黃和光笑應着，作別自去。

此時不過午後一時許，半院子的陽光晒在青石板上，將這四面高騰的天井變成了熱騰騰的鍋底。滿屋靜寂，只有天然几上的擺鐘在那一秒一秒的呻吟掙扎。恂如走到簷前，低頭沉思，日長如年，他這份身心卻沒個地方安置。他惘然折足過那天井，走進了那向來只堆放些被爛傢具而且兼作過路的那三間靠街房屋；一股陰濕的霉氣似乎刺激起他的思索。他想到：「出去找誰呢？難道再到郭家？」可是他終於走出大門，轉過那「學後」的小巷，到了縣東的大街了。

他走到了自家店舖門首，趙福林和另一個學徒正在開一箱新到的貨。兩三個時裝的婦人看過了一大堆的化妝品，還沒選定，却和店夥在那裏打情罵俏。店裏人已經看見了恂如，那位掌櫃的宋顯庭趕快出來招呼。恂如有意無意地靠近那貨箱，望了一眼，那老頭子宋顯庭一面堆起笑容，一面用腳踢着那木箱，似乎恭獻着。又似乎是在外行人跟前賣弄，格格地乾笑着說：「這一批貨，現在可值得很呢！前月我到上海定下來的時候，市面才只打個三分利，嘿。如今，呵，恂如兄，至少八分利，你請出去，人家拚

命！

恂如不置可否，只淡淡一笑，也無心去細看那些貨究竟是怎樣的活寶，但心里却厭厭地想道：「聽這傢伙的一張嘴呀，明欺我是外行……！」他沒精打采地又笑了笑，似乎說「好極，等着有一天我心里開些，你們這才知道外行的東家也不是好欺的啊！」可是在這當兒，一個伙計僵身在箱口的，忽然吃驚地叫了一聲。恂如轉過臉去，那宋顯庭早已四身份份地逃，他那肥胖的身子幾乎擋住了全部光線，可是他卻偏偏看得明白，連聲說，「一盞兒水漬，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同時又叫斥那伙計道，「這也值得大驚小怪！」看見恂如站在那里皺了眉頭不作聲，宋顯庭又陪陪笑着給解釋道：「水漬，壓傷，碰壞，這是我們做洋貨生意的家常便飯，……」把聲音放低，笑了笑又加一句：「所以啊，人家說我們這本玉毛就得賣畫塊了。」

「哦！」恂如隨口應着，「那不是要打個折扣麼？今年春天賣廉價的，好像……」宋顯庭不等他說完，忙搶着答道：「那還不是這些帶毛病的貨，那是些不大時新的底貨，一點毛病也沒有的。本店櫃台上，從來不賣次等貨。這是祖傳的老規矩，啊，恂如兄，幾時你有工夫，結裏還存得你顯老太爺手寫的規章，你可以瞧瞧。至於這些帶毛

病的貨呢，從前老規矩，都是作一半價，分給了本店的夥友，現在我把來打個折扣批給四鄉的小同行，啊，恂如兄，光是這一項的挖算，一年所省，總有這麼多！」說時他伸出兩個手指對恂如一晃。

恂如茫然聽着，始終不會全部入耳；一種慣常要來的厭倦與無聊的情緒又淹沒了他的身心。他寂寞地一笑，便轉身向街東去了。「話倒說得頭頭是道——」他一邊走，一邊惘然這樣想。

一條街快到盡頭，商店漸少，一些低矮而不整齊的房屋宣告了商業區的結束，並且斜趨左轉，導入了這縣城中的另一區。前面有一脈圍牆，幾株婆娑老樹探首在牆外，這里面就是善堂的所在地。蟬聲搖曳而來，好像在召喚人們到一個神祕的地方去。似乎到此方始散盡了惘然之感，恂如憬然止步，抬頭朝四面看了一下，自言自語失笑道：「啊，前面左邊那小巷里，不就是郭家的後門麼？……？」「隔晚的半宵之歡又朦朧浮現在眼底，可是，他終於轉身折回原路，脚步也加緊些。

誰家短垣內嘹亮的唱片聲音又逗起了恂如的飄飄然的念頭……

他知道這聲音是從何處來的。那也是個勉強可以破悶解顏的所在，本來恂如不大喜

歡多去。但在這百無聊賴的當兒，他遲疑了片刻以後，竟然奮步繞過善堂的圍牆，到了一條相當幽靜的後街。

然而迎面來了個老者，將恂如喚住。

這人是縣城里一個最閑散，同時也最不合時宜的紳籍，而他的不合時宜之一端便是喜歡和後生小輩混在一道。當下朱老先生一把拉住了恂如，用他那慣常的親切的口吻小聲問道：「有沒有事？沒事上雅樂園談談天去？幾個熟朋友大概已經先在那邊了。」恂如本來無可無不可，也就欣然相從。

雅樂園在縣城的西大街，他們二人又走過了一段商業區，朱老先生聽見一家雜貨舖里陳列着的玩具，猛然想起了什麼似的說道：「大約是今年新年罷，寶號裏到了一種新式的玩意兒，哦，是一種花砲，其實就是舊時的流星，可是他們給取一個新名兒，怪別緻，——哎，記性太壞，想不起來了，恂如你們年青記性好，總該記得那玩意兒的名字罷？」

然而恂如連自家店里賣過這樣一種玩意都不知道，一時無從回答；幸而朱老先生也自己想到了：「阿，有了，他們名之曰：九龍；對了，是九龍，也不知何所取義。總而

言之，也還是流星的一種，不過攔到半空的時候，拍的一聲，又爆出了三個火球，一個比一個高，而且是三種顏色，有紅的，綠的，也有黃的和紫的。當時我看人家放了，就觸動一個念頭——」他睜細了眼睛，天真地笑了笑，把聲音提高一些又說：「我也買幾個回來拆開了看裏邊攔的是什麼藥。我想：紅的該有些錳，綠的該是鉀；紫的大概是鎳罷？可是，恂如，我的化學不夠，試驗器具又不齊全，我竟弄不出什麼名堂。」於是無然有頃，他又興致很好地笑。笑道：「不過，也不是全無所得；我用鉍粉和那九龍里的一種藥球搗和了一燒，哈，居然——恂如，居然又變出一種顏色來，那是翠藍色，就跟孔雀羽的翎眼一樣。」

恂如聽得怔了，望着朱老先生的笑迷迷的瘦臉兒，心里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觸：爲什麼這一位身世並不見得如何愉快的老人居然自有一樂？但是他並不讓自己的這種感觸流露出來，只笑了笑問道：「行健伯伯，你在化學上頭，還是這麼有興味麼？」

「哦」朱行健帶點自負的意味微微一笑。但又無然自謙道：「半路出家，暗中摸索，不成氣候，只是還不肯服老罷了。却還有一點難爲難，近來他們把化學藥名全都換了新的，跟我從前在格致彙編上看來的，十有九不同；我寫信到上海去買藥，往往原信退

回，說我開去的名兒他們都不懂。恂如，你學的該是新法的了，幾時你有空，請到舍下，我正要討教討教。我想編一套新舊名對照，也好讓世間那些跟我一樣老而好弄的人們方便些。」

這可把恂如窘住了。他只好實告道：「不行，不行；老伯，我懂得什麼！」

「哦，」朱老先生又誠懇地小聲說：「你是專修法政的，化學不是你的專長，我也知道。然而，恂如，你們在中學校時總學過化學，總是有過底子的，況且你們年青人性好，難道還不及我老頭子麼？即如我那新，他並沒好好讀過中學，可是有時也能道着兩三句，到底年青，心思就靈活些了。」

「喂，喂，」恂如除了含糊應着，更無話可說。可是他又忍不住問道：「原來就新世兄也在跟老伯研究……」

「那里肯專心呢！」朱老先生有點感慨，「人是不太笨，就只心野難收。」

「哦！」恂如納罕地瞥了朱行健一眼；他也聽人說過，朱老先生的這位義兒有本事把老頭子哄得團團轉，老頭子一直被蒙在鼓裏……恂如不由的笑了一笑，却也不肯站破，便找些別的話來分開，不一會，雅集園已在前頭。

這個茶館，就恂如記憶所及，已經三易其主。前兩個東家屢次因陋就舉，只圖賺價，以廣招徠，結果都失敗；現在的主人接手不滿兩年，他改變作風，廢碗而用壺，骨牌凳以外又增加了藤躺椅，茶價增加了一倍，像這夏天，還加買汽水，但營業却蒸蒸日上，隱然成爲縣城里那些少爺班每日必到之地。近來甚至連朱老先生也時常光顧，好像有了癮頭。這時他們二位剛走到那小小長方形裝玻璃題着「雅集園高等茶社」七個字的燈匾下邊，從後又來了一人，未曾照面，却先聽得他嘆道：「恂如，怎麼你又在這里了？剛才有人看見你走過善堂後身，以爲你又到郭家去了。」

恂如聽聲音就知道那是馮梅生，也不回頭招呼，只冷冷地答道：「我可沒有分身術。你一定去探過了罷，可曾見了我來？」

馮梅生也不回答，搶前一步，對朱行健招呼道：「啊，健老，久違了；今天你難得出來走動走動。天氣真不錯呵。」

「這里我倒常來」。朱行健隨口應着，舉步便進那茶社。一條長長的甬道，中間鋪着不整齊的石板，兩邊泥地，雜蒔些花草，鳳仙已經零落，秋葵却正旺開，甬道盡頭，便是三間敞廳，提着一把雪亮的白銅大水壺的禿頭茶房，居然也穿一件乾淨的汗背心，非

常幹練似的在那裏伺候顧客。三間小廳裏顯然沒有空座兒了，朱行健和恂如站住了正在張望，那茶房却已瞥見了梅牛，便大聲叫道：「馮少爺，裏邊坐。」敝廳後身左側有一間小廂房，門上掛着白布門幃，他三位還沒到跟前，早有個矮胖的中年人掀開門幃，哈哈笑着迎了出來，恂如認得此人便是王伯申輪船公司的賬房兼庶務梁子安。

「還當你分身不開不來了呢，」梁子安先向馮梅生說，隨即又向恂如和朱行健點頭招呼。

這裏的三四付座頭，果然沒有什麼邊那麼擠了。和梁子安同座的一個尖臉少年見馮梅生三人進來，立即起身讓坐，一邊又招呼着恂如道：「恂叔，你早！」他一轉身燈近了靠壁角的座頭，又叫道，「恂叔，這邊來罷，——茶房！起兩把手巾，再來一壺。」恂如微笑着，回頭讓朱行健，又對那尖臉少年笑了笑道：「少榮，你自便，不用你張羅。」

「我沒有事，」少榮連忙回答，「梁子翁在等人，我隨便和他閒談罷。」

恂如一邊脫長衫，一邊對朱行健道：「他是敝店宋經理的令郎，」又回頭看着少榮，少榮忙接口說，「我認識朱老先生。」恂如手又來接過恂如的長衫掛在牆頭的衣鉤上，又

笑了笑道，「這也估寬寬衣服？」

「不必，此地還騰涼，」朱行健回答，又舉目瞥了一下，「怎麼我向來都不知道還有這麼一間雅座呵！」

「這是新添的，前天還沒賣座，生意真是野氣。」少榮的眼光一溜，把聲音放低些，「可是，老板還說賺不了錢；光是那鮑德新，賈長益，這一班太歲爺，每天都要抽他十來盞白茶，按節孝敬的陋規還在。而且聽說房東又要加他的租了。」

「哦——房東是誰？」

「這也是新過戶的，怎麼恂叔不知道！」少榮拿起茶壺給恂如他們各斟滿了一杯，「受主就是——」他將嘴向馮梅生那邊一咧。聲音更放低些，「他的伯父，在上海的調買辦。聽說價錢也真掙：這麼外邊三四間，帶這小廂房，里邊兩個披，再有豆腐干大小一方空地，就去了——連中六千八！無怪要加租了。照目前的租金，去捐稅，去修理費，每年一分的利息還打不到。」

正說着，恂如偶一回頭，却看見對角近窗的藤輪椅里一個人阿欠而起，原來是她的堂房內兄胡月亭，旁邊另有一個圓臉濃眉，近三十的男子，却不大認識。那胡月亭定

睛一看，便欠起半個身子，遙遙舉手一揖：「哈哈，老妹丈，哈哈，今天天氣不錯。」

恂如微微一笑，也隔座招呼，裏面口寒暄了一兩句，鄰座的梁子安却在喚他道：「恂如兄，恂如兄……」恂如應了一聲，回頭去，梁子安已經轉身過來，很正經地悄聲問道：「公卡上那個姓周的，你認識他麼？」

「不認識。」

「哦！」梁子安的眼睛異樣地一溜，又加重一句：「一向沒有往來罷？」

「也沒有。」恂如也覺得子安的言詞閃爍，便反問道，「有什麼事？」

「實在也沒有什麼，」梁子安笑了笑，「不過，敷衍他一下，總不會有壞處。即如上次寶號里那幾件貨，如果照公事上講呢，那當然——可是，一點兒小含糊，誰家沒有？大家不過拉個交情，諱個面子，打一個哈哈，也就了事。恂如兄，照我看來，那周卡官也很夠朋友，既然你們一向就——往來呢。哦，梅生兄也可以幫忙，就是我兄弟，能夠效勞之處也一定不肯躲懶呵。」

這一番話，却弄得恂如毫無頭緒，他貿然問道：「我們號里幾件貨怎樣？」

梁子安又笑了笑，還沒回答，坐少榮却搶口道：「沒事沒事，一點誤會，家嚴早已

說開了。大概也跟恂叔說過罷，不過你老人家事忙，一會兒也就記不起來了。」

「哦！」恂叔含糊應了一聲，有無此事，實在也記不真。而且他的心里照例也默不住這些怪厭煩的事情。

梁子安又笑了笑，微微點着頭，似乎還有話，那邊的胡月亭忽然高聲叫道：「子安，聽說輪船公司又要漲價了，有這件事麼？」

「還沒一定，要看天。」

「怎麼說要看天呢？」一向沉默着的朱行健忽然對這問題得了興趣。

「哦，當然！」子安似乎罵得別人不應該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如果西路再發一次大水，或者呢，再像上月那樣，本地連發幾場大雨，那就非加價不可！」

「哈，對了對了，」宋少榮又搶着說，「子翁這番話，倒叫我想起了那句俗語：水漲船高。輪船公司的票價自然要跟着水走！」

衆人都笑起來了，然而梁子安却正色答道：「各位有所不知。正是水漲船高的緣故呵。你們想一想，我們這一路河道有多少橋？這些老古董的小石橋平時也就夠磨煩了，稍稍大意一點，不是擦壞了船舷，就會碰歪了船樓，一遇到漲水，那就——嘿，簡直不

大過得去。公司里幾乎天天要賠貼一些修理費。請教這一注耗費倘不在票價上想法可又怎麼辦呢？」

「哦，原來是爲的河道淺，橋又低。」朱老先生沉吟着說，「不過，治本之道，還在——」他這話還沒說完，那邊的胡月亭早又冷冷地拋過來一句道：「可是，那一項生意沒有些折耗，那一家是隨便加價的？這早該算在開銷里頭！」

口吻顯然有挑戰之意，梁子安正待回架，那宋少榮又插嘴道：「說起橋低，小曹莊附近一段那幾座橋這才低得太可怕呢！那邊河身又仄，再加上兩個彎曲，真不是開玩笑的。前幾天，有人買了煙蓬票，差一點碰破了腦袋。」

「可不是！」梁子安趕快接口說，「買煙蓬的客人借這由頭，都跑到客艙去，客艙里怎麼擠得下？客人們自己吵架，又吵到賬房里。公司實在弄得頭痛了，只好不賣煙蓬。各位想一想，走一班，開銷還是那許多，如今却平空少賣了幾十張票，這一項虧空該怎樣彌補？論理，公司里早該加價了，不過，王經理辦事向來大方，所以還要看看天時。」

「那麼要是發了大水，便一定得加價了？」胡月亭同座那個圓眼睛濃眉的男子忽然

欠起半身問了這一句。

梁子安似乎也並不認識此人，聽他這麼問，只淡淡地答道：「恐怕總得加一點罷。」

那男子冷笑一聲，回頭望着胡月亭說：「月翁，要是再發大水，今年準得鬧荒；可是輪船公司不管你是荒呢是熟，人家不得了，他却偏偏要漲價。老孫說王伯申大老官熱心地方公益，原來他是這樣一個熱心辦法，哈哈！」

滿屋子頓時寂靜無聲。梁子安看了馮梅生一眼，躺在那裏老是半閉着眼睛的馮梅生這時也將眼一睜，臉色似乎有點變了。梁子安忽然覺得額上全是汗珠，也忘了取手帕，只將手背去揩。宋少榮偷偷地拉一下他如的衣角，又使了個眼色，似乎說「你道此人是誰……」恂如搖頭，正待問，那位朱健老先生却打破了這沉悶的空氣道：「所以，我勸治本之道，還在開濬河道，修築橋樑。但這一筆錢，自然可觀，應當在地方公款中好

好來統籌一下。」

「對！」馮梅生立即抓住了這有利的機會，「健老這番高論，真是透澈，開河修橋，實在不容再緩；這自然要在公益款項內想法，然而保管公款最大宗的，莫過於善堂。」

他轉眼瞥到胡月亭他們一人那邊，「想來趙守翁經手的這十多年的賬目趁早可以公佈，

讓大家都明白明白。」他頓一下，微微笑了笑，却把聲音放低些。「啊，健老，你說善堂十多年的收入該有多少？這十幾年的積存究竟總數若干，存放在何處生息？」——他仰臉冷笑一聲，故意把聲音拖長了道，「怕只有趙守翁一個人肚子裏明白！」

馮梅生這番話還沒有說完的時候，那位濃眉圓眼睛的男子早已滿臉怒容，幾次像要跳過來爭鬧。形勢十分嚴重，一場吵架似乎已不可避免。幸而胡月亭却還冷靜，他對他的同伴使了個眼色，一面朝四下里望了一眼，故作驚訝的口吻冷冷說道：「哦，姓趙的逃到那裏去了？嘿嘿，算賬要當面，何苦在人家背後跳得八丈高呢！大熱天，省點兒氣力罷！」

朱行健也笑了笑道：「大家別性急。聽說趙守翁正在趕辦十多年來第一回的徵信錄呢！」

梁子安他們都會意地笑了起來。那圓眼濃眉的男子此時也似乎怒氣略平，但一聽人家笑了，他又虎起眼睛，重復挑戰道：「趙守翁經手的公款，自然都有清賬，不過他可不應隨便交出來。他要看看人家拿這些公款去辦什麼事。養幾十個叫化的，算是什麼公費？輪船公司每天有多少煤渣倒在河里？河道填塞了，却又要用公款來挖修，請問輪船

公司賺了錢，倒底是誰私呢？還是歸公？」

「算了，算了，何必多說。」胡月亭站了起來，「反正走看着公款眼紅，總覺得抓過來經手一下便有點兒好處；好，我們瞧罷！」

他伸手取下長衫，却又不穿，往臂上一搭。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轉身對朱老先生說道：「健翁，好像善堂的董事也有你呀。前天趙翁說要開一次董事會呢。」

「哦！也有我麼？」朱老先生吃驚地回答，「又開什麼會！照老例，趙守翁一手包辦，不就完了事麼？」

「這，這——」胡月亭一邊穿長衫，一邊笑了笑，「健翁，你這話，就不像是民國年代的話了。好，再會罷。——哈哈，恂如，老妹丈，改天再談。」

這時，恂如正在看着朱少榮用手指蘸茶在桌上寫了三個字：樊雄飛。驀地聽得胡月亭這一聲，忙抬起頭來，却見那胡月亭已經搖搖擺擺走了。剩下那濃眉圓眼睛的男子並不走，僅向榻椅上一倒，大聲大氣喚茶房開汽水來。似乎一舉一動都充滿了尋釁的意味，又好像是故意要給人家幾分不痛快，他這番做作，倒弄得馮梅生梁子安他們有點爲難。不過，也覺得再在舊題目上鬥個唇槍舌劍，沒有意思了，而且大概也想到「不駁理」

倒是對於像這種人的最大的侮辱，於是馮梅生再開口，找些不相干的事隨便談着，打算把空氣弄得熱鬧起來。

他們先談到縣城里新開張的一家酒館，然後又談到一般的商情市況，末了又落到輪船公司的營業；梁子安興高采烈翹起個大拇指說道：「不是我自拉自唱，本縣的市面，倒底是靠輪船振興起來的。現在那一樣新貨不是我們的船給運了來？上海市面上一種新巧的東西出來纔一禮拜，我們縣里也就有了，要沒有我們公司里的船常川開班，怎能有這樣快？……」正說到這里，忽然有人闖進房來，伸長頸子先朝四面一看，然後像發見了什麼似的叫道：「雄飛，哈，你睡着了麼？找找你半天了，快走。」却又對梁子安道：「夥笑了笑，單獨挑着個宋少榮逗一下道：「去打個麼八圈怎樣？還是老地方罷——四寶家里？」宋少榮笑着搖頭，這時那樊雄飛已經穿好長衫，反催着那來人道：「走罷，多嘴多舌幹麼！」

馮梅生起來伸了懶腰，鬆一口氣道：「臭尿桶也到底拿開了。」獨自笑了起來。恂如問宋少榮道：「這樊雄飛是什麼路數？」梁子安搶着答道：「誰知道！說是趙守義的小老婆的姪兒呢，可是，哼！」他做了個鬼臉，「不明不白，知道他們是那門子親的

感！」

宋少榮笑了笑：「恂叔大概認識後來的一位罷？他叫徐士良，也是趙家的親戚。他和樊雄飛是一對，外邊稱爲趙門吟哈二爵的！」

「彷彿認得，」恂如沉吟着說，「不是他的妹子前年給了趙守義的兒子麼？」

「對啦，」梁子安接口說，「好好一個姑娘，却嫁一個瘦子，這徐士良的良心也就可想而知。」

「其實這樣一個廢人，不該給他娶親的。」

「可是恂叔，你不知道趙老頭子的打算。」宋少榮格格地笑着說，「前年給兒子娶親，去年秋天就把兒子送進瘋人院，花朵似的一個年青媳婦，叫她守活寡，——怎怪得人家說趙老頭自有打算？」

一語未畢，梁子安早鼓掌笑了起來，馮梅生把一口茶噴在地下，也忍笑說道：「少榮，真有你的，真有你的！」

只有朱行健莊容不語。他望了宋少榮一眼，轉臉却對恂如說道：「趙守義之爲人，我倒瞭如一二，要錢是真的，然而何至於此！他這兒子，也是他自己弄壞的。他不懂科

學，不知道那是一種神經病，却誤信什麼道士的話，以為有妖怪在作祟，只要娶了親沖一沖喜就可以好的，那里知道神經病受不得刺激，以至越弄越糟，變成了花癡，那時再送醫院可就晚了。」他摸着下巴歎口氣又說道：「不過趙守義還是不悟，只一個兒子已經成了廢人，却在銀鏡上頭依然看得那麼真，半文必爭，何苦呵！」

「有幾個人能像老伯那樣達觀呢！」

「哈，我麼？」朱行健眯細了眼睛天真地笑了，「我也不是達觀。人各有所好，別人好饒，而我之所好，則別有所在罷了。」

這時，門幃忽然一動。梁子安眼尖，站起來正想去看一看，一個人已經哈哈笑着揭開了門幃，正是徐士良。他探頭向內望了一眼，詫異地自言自語道：「怎麼，月亭不在這里？這可怪了！」說罷放下門幃，大概是走了。

「探子！」梁子安徽笑着向馮梅生看了一眼。馮梅生未及答言，朱行健却又問道：「哦，我想起來了，梅生兄，你們打算辦的貧民習藝所到底怎樣了呢？」

「還沒甚頭緒，就爲的趙守義不肯交出善堂的眼目，經費還沒着落。」

「哦，昨天聽說你們在伯申家里開會商量，我才知此事底細。習藝所之類，做也可

辦，不過，何必定要動用善堂的積存呢……」

馮梅生一聽口氣不對，連忙解釋道：「趙守禮把善堂當作私產，我們已經查得他虧空甚多，趁此清一下，也是個機會。」

「然而兩件事不宜併做一談。善堂雖說不做什麼事，可是縣城里孤老病窮，按月領取助金的，也有百數十人，每年施藥施材，也不在少數。要是你們將善堂積存移用去辦了什麼習藝所，別的不說，那一班孤老病窮的可憐人先就不得了呵！」

馮梅生知道這位老先生的脾氣，聽這麼說，便覺得不好再爭，只笑了笑，正想用話岔開，那邊恂如却說道：「可是，行健老伯，依然可以指定的款維持善堂向來的慈善事業。」

「哦！」朱行健親切地對恂如笑了笑，「但這不過是一句話罷了。我閱歷多些，看準了這些事往往不然。」

恂如還想再說，朱行健又接下去道：「究竟所謂貧民習藝所，現在還不過幾條草章。請問將來進去習藝的，到底是那一些人？是否那些孤老病窮？」

「恐怕不是罷，」馮梅生忍不住又開口了，却把語氣放得極其游移，「大概要招收

無業游民。」

「哦，無業游民！」朱行健幾乎一字一字辨味着，他笑了笑，突然把語調轉快，「那便是痞子了。莠民不可教！要他們來做工，如何能有成效？善堂那一點積存，不夠你們一兩年的化費，那時候，豈非賠了夫人又折兵麼？」

恂如和梅生對看了一眼，都不做聲。

宋少榮偷偷用手指蘸茶在桌上寫了兩個字給梁子安看。梁子安也沒看清，便舉手揩掉。又偷眼瞧朱行健，幸而朱行健沒有覺察。他端起茶杯來呷了一口，沉吟着又說道：「十五年前，那還是前清，那時候，縣里頗有幾位熱心人，——他轉臉向恂如，「令親錢俊人便共個新派的班頭，他把家財化了大半，辦這樣，辦那樣，那時我也常和他在一道，幫襯幫襯，然而，到頭來，還是一事無成。五六年前，——哦，那是俊人去世的上一年罷，他來縣里探望令祖老太太，他——豪性還不減當年，我們在鳳鳴樓小酌，他有一句話現在我還記在心頭……」一個似乎興奮又似乎沉痛的笑痕掠過了朱行健的臉上，他忽然把聲音提高些，「哦，那時他說：行健，從戊戌算來，也有廿年了，我們學人家聲光化電，多少還有點樣子，惟獨學到典章政法，却完全不感觸氣候。這是什麼緣

「故呢，這是什麼緣故呢？」說到這里，朱行健猛然以手擊桌，嘆口氣道：「恁如，——還是什麼緣故？令表叔這句話，非是身經甘苦的人說不上半個字。可是，什麼緣故呢？誰有過回答？可惜後人無壽，不然，他這樣才氣，這樣的閱歷，一定會打破這悶葫蘆罷。」

恁如聽着只是發怔：他這位表叔的風采，而又混合着表哥良材的笑貌，隱隱似在眼前出現了；而且又好像還看見夾在其中的，又有自己的面貌。但是朱行健忽又亢聲說道：「現在你們想辦的什麼習藝所，自然又是學人家的典章法規呀，伯申能辦輪船公司，但在這習藝所上頭，未必就能得心應手。所以，動用善堂積存，還得從長計較。剛才胡月亭說趙守義打算開一次董事會了，要是當真，我這回倒要出席說兩句話：善堂的賬目非清查不可，然而善堂的積存却也未便移作別用！」

這一句話却把衆人都駭住了。馮梅生明知道這位開散的老紳縉的什麼主張，雖則平時被人家用半個耳朵聽着，但在趙守義正和王伯申爭奪善堂積存的管理權的這個時候，那就會被趙守義拿去作爲極好的材料。他覺得不能不和朱行健切實談一談了。正在斟酌如何措詞，忽然那子安跳起來，一個箭步直撲向房門，一伸手就撩開了那白布門簾。

門外那小天井內，兩條黃狗正在滿地亂嗅，嗚嗚地似在互相示威，彼此提防。

「你幹什麼？子安！」梅生輕聲呵斥着。

梁子安回過臉來，苦笑着答道：「看一看還有沒有趙家的探子在外邊呵！」

怎樣運用文學的語言？

郭沫若

怎樣運用文學的語言？

這個問題我還不曾過細的考慮過。似乎應該先規定是那一種文學。照一般的分類，我們姑且按着小說，戲劇文學，詩和抒情的散文來加以考察吧。

小說注重在描寫，我感覺着它和繪畫的性質相近。它的成分是敘述和對話，敘述文是作家自己的語言，對話更應該盡量地採用客觀的話。

作家自己的語言依作家的氣質而不同，有的偏於詩的，有的偏於散文的，過分的詩了，反傷於凝滯，局勢便不能展開，描寫也難於切實。過分的散文了，則傷於瑣碎，局勢便流於散漫，描寫也不一定能夠扼要。

最好要簡潔，利落，感貼，自然。任何一種對象，無論是客觀的景物或主觀的情緒，要能夠用最經濟的語言把它表達得出。語言除掉意義之外，應該要追求它的色彩，

聲調，感觸。同意的語彙或字面有明暗，硬柔，響亮與沉抑的區別。現在適當的地方用有適當感觸的字。太生澀的字眼不能用。筆畫太多的字也宜避，我感覺着那種字必然附帶有一種悶感，如「蹙蹙」「醜醜」之類。應該用極平常的字眼而賦予以新的情調。由二字或三字的配合可以自由在地組成新詞，作家是有這種權衡的。

形容詞宜少用，「的的」一長串的句法最宜忌避。句調不宜太長，太長了使人的注意力分散，得不出鮮明的印象。章節也宜考究，大抵輕鬆的文體宜短，沉重抑鬱的文字宜長，無論語言，句調，章節都要錘煉，而且要錘煉到不露痕跡的地步。

對話部分要看你所寫的是什麼人，要適合於他的身分，階層，年齡，籍貫，性別，而盡量地使用他們自己的語言。這事情相當的難，非有充分的研究或經驗是不能夠運用的。因此一個小說家對於自己所能寫的範圍或人物應該有一定的限制。沒有研究的東西不能寫，要想寫便應該從事研究。

戲劇文學中的話劇，其語言與小說中的對話相同，但應該還要考慮到舞台上的限制。小說中的對話是供人看，話劇中的對話除供人看之外，還要考慮到供人聽。聲調固必須求其和諧，響亮，尤須忌避詞音異義字的絞繞。太長了的對話不宜於舞台，但一句

話中太簡單了的詞彙反而容易滑脫聽者的注意。話劇的語言最好是多味濃蘊，唸給自己聽，唸給朋友聽，務求其容易聽懂，而且中聽。有好些語言的適合度要經過試演之後，才能判定。

詩劇的情形又不同，我覺得這有點像個案盜，應該盡力求其和諧，勻稱，美妙。各個人物的個性固然是須得考慮的，作家要化身為各個人物，用那各個人物的語言抒他們自己的情感，做出各個人的抒情詩。

詩劇在西方舞台上的演出，和話劇沒有什麼區別，並不是唱而是唸。唸出時並不依詩的韻脚而停頓，全依詞意的起轉。這種嘗試在中國還不會有過。舊時的雜劇曲套必須唱，應該是屬於西方的歌劇的範疇了。

詩的語言地怕是最難的，不管有脚韻無脚韻，韻律的推敲總應該放在第一位。和諧，是詩的語言的生命。

古人愛用雙聲、疊韻，或非雙聲疊韻的連綿字，這種方法在新詩裏也是應該遵守的，尤其中國語文是在由單音轉化為複音的過程中，正要靠着這種方法以遂成其轉化。

新詩的韻律雖然沒有舊詩嚴，但平仄的規定是不能廢的。有時間一是平聲的字也應

該分別陰平與陽平，同一是仄聲的字也應該分上去入。但過於鑿穿了也是一種累贅，而且那時候詩便會流而為歌了。這裏應該有一個法則可循，我相信會有心細的人在不久的將來要把它尋出的。

字面的色彩和感觸同樣很重要，應該按着詩的格調去選擇，恕我也不能有什麼具體的方法貢獻。大凡一個作家或詩人總要有對於言語的敏感，這東西「如水到口，冷酸自知」，實在也說不出個所以然。這種敏感的養成，在兒童時代的教育很要緊，這工作不是作家或詩人自己所作左右，差不多要全靠做母親的人來擔負。因此一個優秀的作家或詩人每每有賢淑的母親。

但作家或詩人自己不用說是不容懈怠的，多讀名人的著作，而且對於某幾種作品還須熟讀，爛讀，便能於無法之中求得法，有法之後求其化。古人所謂「文選爛，秀才半」，就是說的這個秘訣了。

我們是用中國字，中國語言寫東西的人，對於中國的書不讀是最要不得的。五四之後有些人過於偏激，斥一切線裝書為無用，為有毒，這種觀點是應該改變的時候。我自己要坦白的承認，我在中國古書中就愛讀莊子，楚辭，史記。這些書對於我只有好處，

並沒有怎樣的毒，明清兩代的幾部大小說，讀來也很夠味。不過這些究竟和我們的時代相隔得遠了，在生活情調上不能合拍，因而便不感覺得怎樣親切了。在這一點上近代歐美名家的作品反而更親近於我們，可以提供我們無數近代式的表現方法。

學習新的方法來鍛鍊本國的語言吧，最好要把方塊字的固體感化成流體，中國有些美妙的隨曲是做到了這步工夫的。語言能夠流體化或呈流線形，那麼抒情詩和抒情的散文也就可以寫到美妙的地步了。

自己寫出的東西總要讀得上口，多讀幾遍，多改幾遍，朗誦給自己聽，朗誦給自己親近的人聽，不要急於求發表，這也是絕好的方法，這便是古人所說的「推敲」。

（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活的語言

吳組緝

現在活在中國人嘴上的中國話，是主要的大約有兩類：一是知識分子等上層的人們所說的國語或普通話，一是老百姓所說的各地方言。前者的成分頗為複雜，其中有普通化了的方言，古籍中的詞句語彙，被選譯了的和未經選譯的東西洋語言等等，此是一種新興的語言，比較長於說明，與五四以來通行的白話文大致接近。後者的成分比較單純，都自切近的日常生活中取材，故內容活潑宏麗，表現方法富有藝術性。此是簡練了的民族語言，足以代表中國人的生活與文化的真正的中國話，但是處處相異，地地不同，其與文字的距離是很遠很遠的。

我們愛好文藝的人，大概都把興趣放在方言的一類上面。近年新文化所鼓吹提倡的所謂「大眾語」，怕也應該是指的此類語言。

筆者自己是皖南人，自小學會本地土話。平時說慣了這種土話，發不出什麼，但與

現行的白話文比較起來一想，就發現它可驚的豐富與活潑。略舉數點說：第一、它能以千變萬化的語氣，表達出千變萬化的感情；第二、它能用一兩個簡單的字眼兒，極豐富極精當地表達出一種可意會而無法明言的意思。這兩點，我都不能在紙上舉出例子。再說第三點、它表達情意多用具體的描寫，不作概念的敘述。這可以舉例：如說「着急」，曰「急得卵子上了頸」；如說「生氣」，曰「氣得頸子比木桶還粗」；如說「欣喜」，曰「喜得嘴巴都抵不起來」；如說「受嚇」，曰「嚇得心裏統呀統」（統呀統言心跳之聲音）或「嚇得心肝跳到喉嚨裏」；如說「焦躁」，曰「焦得心裏點得着火」；他如「哭得素棉拉絲的」「長氣喘得屋都動」等等，無用多舉。第四、善於取譬。如表明決心，曰「這回不是魚死就是網破」；如說不可掩藏，曰「醜媳婦總要見公婆的面」；他如「褲子沒穿，還當你跟頭翻的好看呢。」與「騎馬碰不見親家公，騎牛碰見了親家公。」山高壓不住太陽，官高壓不住家鄉。」等等。第五、援用韻語，使句法活潑生色，如「他是三個曉得，回家老早得。」如「你是半夜下楊州，天亮還沒跨陽溝。」等等。其他多用格言，多用古籍句子，多用成語，歇後語，諧音詞的花樣等等，不及細列。（又句法變化無窮。如爲着重某點，即將某點提前，於是句法顛倒。如「在祖宗牌位面前，這是。

你老哥賭個咒！」又在引說別人一番話之後，再說明這話是誰說的。這種句法的變化，新體白話文中常用之，但都以為是歐化的結果，其實我們口語中原即有之。（鄉人見面接談，雖口舌笨拙者，亦能說出很巧妙很有力很活潑很精彩話來；因為大家的口語都由上述種種成分組合而成，隨口撫合，無盡無窮，想來自然不祇我所知道的這種方言爲然，各地方言都是如此。我常常勸告研究修詞學的朋友當以方言口語爲研究對像，不要祇從寫成文字的語句中找材料。老百姓口語中的修詞，完全從他們自己的生活中取材，而經過創作與精練；他們的生活豐富，他們的語言有悠久的歷史，所以可貴。

「你寫出來呀，不寫出來，從那裏去着手研究呢！」我的研究修詞學的朋友說。

在我的很少的幾篇創作中，曾在人物的對話裏採用了幾句方言。因爲怕讀者不懂，我選用的很仔細。我讀過「九尾龜」，「海上花」等蘇語的作品和山東土語的「金瓶梅」和蒲松齡先生的變文之類的作品，想來他們的運用土語也會經選擇，並且受了文字的限制，未必能夠純粹，更未必與其口語符合一致，但我們讀着已經感許多地方不覺能懂得。而且像蘇州或上海話及山東話，還算是通都大地的話，若窮鄉僻壤的土話，就更不易於使人懂。所以我過去沒有運用方言來寫小說的勇氣，卽是對話中所採用的，也是數

鑑推敲，估量着讀者一定懂得的幾個詞兒或成語之類而已。在最近的一冊長篇小說中，私有一種野心，想試着在人物對話中純用方言，使之與口語相符，藉以活龍活現的表現出人物，但這次的試驗，完全碰了釘子。其困難大約如下：

第一、方言口語各有其嚴格的窄狹的地方性。許多習用的俗字俗語，一則離奇乖僻，非本土的人萬不能懂：如謂婦女，曰「老賢德」或「老相得」；謂女孩，曰「丫姑」。二則那些俗詞俗語多數找不着相當的漢字來寫下它，若是勉強寫了出來，即本土的人讀着已半天想不出是句什麼話。

第二、各地因其特殊的用物與人物以及特殊的生活習慣而創造出某些特殊的語言。舉例說：皖南人家的廚房中都在屋頂開一天窗，下面以磚砌欄，以便傾倒污水。這名叫做「水窗」，水窗中都養三兩隻烏龜；因為其中污穢潮濕，蟻虫滋生，烏龜可吃牠們。就因這一種「水窗」，乃創出許多語言。如罵人，曰「我把你關到水窗裏去！」「你是吃像蟲子長大的！」等等。這在別地人如何懂得？又如一種舊家破落的子弟，因煙賭而致精窮，每至一終歲逼，他們即到街上向買辦平貨的人們乞討。他們的形貌是這樣的：身披麻袋，脛肘裸露，高聳着肩頭，皮膚凍成青紫色，這已經很像文昌廟中泥塑的「魁

星」模樣；又加一手捧着卷之餅，一手罩遮着頭，以免着露滴下，因街道窄狹，年終又多雨雪。此種姿態亦與一手持斗一手舉箸的魁星相同。因此俗稱此種破落子弟爲「魁星」，而有「某某少爺點了魁星了！」「他明朝總是個點魁星的貨！」一類話。此類取喻極是傳神，但別地人未必領會。又如春天山上產蕨，（大約即是伯夷叔齊在首陽山採以爲食者）鄉人以之爲一重要蔬菜，吃時總與齋子同炒，二者有不可分的關係。若有人做事冒失，或行爲不近人情，卽諷之曰「你吃了筍沒有吃蕨！」又有韻語曰：「天上雨夾雪，地下鋼夾鐵，山上筍夾蕨，河裏魚夾鯢。」

第三、最難辦的恐怕要算助足語氣的所謂語助詞和表達情感的歎詞之類。此種詞兒，差不多每一句話中都須用之。話裏缺少此類詞，卽等於菜裏沒有放鹽，花草沒了顏色，樹木抽去了水分，美人沒了眼睛，變成僵硬枯死，毫無意味的東西。但此類詞，第一是多到不可勝數，却找不着適當的漢字爲其符號，白話文中通用的「麼」，「嗎」，「呢」，「了」等等，不過是牛身上拔下來的幾根毛，以視方言口語中所用的何止掛一漏萬？第二是因語氣不同，而有不同的說法。如表示徵求對方同意的一個詞曰「噢？」「這屋子不壞，噢？」有時語氣緩慢，此一字卽說成兩個字，成爲「哦嗎？」若寫「噢」

字，看慣白話文的人已未必都曉其意；若寫「哦嗚」，讀者更難領會。這還是普通話中適用的一個詞，若方言口語中那些光怪陸離的字眼，又如何寫的出？縱使以羅馬字撞音之類寫了出來，讀者又如何懂得？第三是此類詞因千變萬化的感情或說話神氣，而有千變萬化的抑揚，輕重，清濁的聲調。如上舉一個「噢」字，可表達多少種類的微妙感情或神氣？有多少種毫釐之差千里之別的聲調？這又如何寫出來呢？

第四、我再補說一種習慣的用語。如我們江南以一百枚銅板為「一吊錢」，平津以十枚為「一吊錢」，山東泰山一帶却以五十枚為「一吊錢」。又山東濟南一帶「謂不知道」，曰「不知道」。我曾在小文中用「一吊錢」字樣，自注曰「五十枚為一吊」。在雜誌發表時，編者先生改為「一百枚為一吊」；結集單行本時，我們把它改為「五十枚」，可是編者又把它改為「十枚為一吊」。所用「不知道」一語，亦被鉤改而為「不知道」。又如稱謂詞亦因習俗而各不相同。我們普通稱丈夫的母親曰「婆婆」，東川的「婆婆」却是老太太的意思。東川稱母親為「奶奶」，我們普通却是稱祖母為「奶奶」。此種詞寫出來，最易使讀者誤會。

第五、還有方言口語中常用許多文言或成語，但說者祇是沿用成習，並不明其本

意，以此往往說的聲音說誤，似是而非，此時却已另有它的意思與情味。如我們鄉間，認鬧得「骨肉分離」，曰「妻離子散」其實即是「妻離子散」。若即寫作「妻離子散」，即顯得文縷縷的，讀者會懷疑這樣一個粗野無知的人，怎麼會說出這種文雅的話？其實在書寫上此語極爲俗氣，並無文雅意味。此等處又如何文字中傳達之？

上述各種困難，都是隨手舉例，不成系統，自然也太不完全。但即此已可見出梗概。其中第一類，或可補救之。第二類，或可補救之。第三類，不但認得作者賣弄，讀者亦必蒙受其厭。第三類原非方言爲然，普通話或口語亦有同樣困難；非止中國文字不能表達，外國文字亦他沒有辦法。他們只好在對話之下解說道：「他說這個字的時候」聲音拖得很長。或「他說這話時，略表一點諷刺的意思。」等等，但此又何等體統？何等不可捉摸？

文字永遠追不上語言。「我手寫我口」？「言文一致」？「怎麼說怎麼寫」？我認爲根本無此可能。

亂說幾句

老舍

文藝以語言爲工具，故語言問題在文藝中甚爲重要。近中讀園青年友人文藝習作約百件，文字通順者不多，生動者極少，更感語言問題的重要，爲短文論之。

(一)文藝字：「文藝字」一詞乃我自造。在許多件青年文藝習作中，我都看出來，青年們大概是想文藝有一定的字眼，用這種字則有文藝性，否則失之。因此黃河怒吼，中國怒吼，李四怒吼，張三亦怒吼；蓋以「怒吼」爲文藝字也。同樣的，不管是說什麼，亦必將「原野」、「祖國」、「交響樂」……用上，以爲祇要有了牠們便有了文藝。殊不知文藝的語言乃是作者揣情度事，由人心中，事物心中，山水心中，掏出來的；而不是隨便湊上去的。「辭源」並不是文藝。有許多字在那裏擺着，祇要我們去細心的揣摩，便不難於找到很恰當的那幾個。哪個字用妥當了，用生動了，都有文藝性，並非祇有怒吼，原野等等才是天然長成的文藝字。知此，我們才知道用我們的眼去向事

物中找字，才知道用我們的腦去想字。這樣找到想到的字不啻是代人代筆代物去說話，於是喜怒笑罵，雲林風雨，都是文章；不必一定都怒吼——就以黃河說，在嚴冬水枯的時候也頗老實，並不怒吼哇！

(二) 學生語：一般的來說，新文藝有個很大的毛病，就是寫家們用的都是學生語。不管描寫的是黃包車夫，還是未受過教育的村婦，他們——寫家們——總是用着自己的話語；結果，寫車夫不像車夫，寫村婦不像村婦。今天的青年朋友們，摹着已印成的作品作範本，就變本加厲的，教一人都說一樣的話。即使偶爾加上一半個「媽的」與「日先人」，也不過更顯着醜態不對馬嘴。要矯正此弊，須是由生活「去找言語，不要死抱着書本！」

(三) 自造字：從青年朋友們寫的東西裏，我發現了許多他們自造的詞彙，比如：把泛濫改爲濺流，把詞藻寫成筆藻。也許在他們想，這樣躲開現成的，而硬造出些獨門秘製的，便是創作了。事實上，一點也不這樣！所謂創作者，原是把現成的語言調動得最恰當，最生動，使人一看就懂，而且於看慣之外使人驚喜，「這些字用得多麼巧妙而精美呀！這才是言語的精華呀！」假若我們寫出的，使人根本不能了解，我們寫得越

文藝的效果在求得人的同情與感。讀我們寫下六種書稿，怎能有的感與同情？不能作爲硬造生字的原諒。不管多麼豐富的言語，也不能包羅萬象，把一切微妙之感都堅折不斷的寫出來。一個寫家的本事，都在能把不易表現的東西「設法」表現出來。他會用明喻暗喻和其他的方法，把沒有專字的感情體感盡了出來，使人看見，他用的還是現成字，可是表現了現成字所不易表現的東西。

(四) 假國語：國語以北平話爲標準，但一般作家不見得是北平人，也不見會說北平話。於是，他就用了一種最簡單的普通話。假外語人口中的華語，去寫作。這樣一來，他寫出的東西多半像洋文，而不像文藝，因爲他手下祇有那極稀稀疎疎的幾個字，而且未必能把牠們表盡。這自然加緊了動詞的運用。動詞是最好辦的。但國語運動必定不是個很快當的事。動詞水既救不了近渴，我們祇好另謀途徑。最簡單的办法，我以爲，是利用動詞的活用。(一) 與其用動詞，不如用原封未動的土話。半生不熟的動詞，比動詞的活用，即使運用得好，也不過像補綴派女學那樣清瘦脆弱，和舞臺勃勃的氣勢。而(二) 土語中呢，却有極富於養分的動詞，與

特異的文章，自然囉，選用土語有種的困難，可是，行話既一多，就碼在類以隨的詞彙代替泛泛的，沒有血色的普通語。

就拿北平話說吧，其中也還有多少多少字雖活在人的口上，而沒被文人發現的。木匠，瓦匠，洋車夫，大車夫……都有他們自己的行話。這些行話若應用到文藝上來，必能使我們語言增加許多名詞，動詞，形容詞……等等。借著木匠們的一個詞，也許能表現我們用普通話所難表現的一點什麼微妙的心情；北平話如此，別處的方言也如此。可惜，我們祇看見了紙上的一「怒吼」，而沒能從各行各業中採取證實。我們應當把各地的各行各業都編為辭典，以便豐富起來我們的言語——我們的語言並不——我們想像的那麼枯窘！在編製辭典以前，我們就應留神去調查，把活字馬上匯集起來。北平的寫家，應當以此法去豐富北平語；別處的寫家，應當以此法去豐富別處的話。若祇收集了幾個「慫慂」，「壓根兒」什麼的便以為是學會了國語，從而用牠們去支持文藝，則新文藝，在語言方面，大概要患長期貧血病，以至死亡！

以上所述，係我讀青年習作的一點經驗而拉雜的寫出。對與不對，我不敢說，因為我並沒下功夫研究過語言。

五、二十五、於東川陳家橋。

談文學的語言

馬庸

文學的工具是文字。文字是語言的代表，（或曰符號），所以文學的工具實質上是語言。亦沒有文字以前就已經有了文學；古來的歌謠，神話，都是靠語言來「流傳」的；有了文字以後，仍有一部分文學靠語言「流傳」，譬如民間的歌謠，小調，說書，講評，彈詞，甚至大部分的戲劇脚本，多不是用文字來創作記錄，而是用口語傳播。直到有了文字，而且文字相當發達，使用已有餘裕，全靠語言的文學纔慢慢由文字來代替語言的職務；但也不過是筆下的文學漸成「主流」和「正統」，口頭的文學退為「旁支」「別系」，事實上口頭的文學依舊佔有很大的勢力，就流傳的範圍來說，比筆下文學還要普遍大得多。因為不能使用文字的人佔大多數，而他們有「文學」。我們承認筆下文

學爲文學的「主流」，並不是因爲強勢力傳播得廣，而是因爲牠以文字爲工具，有牠的進步性；文字在效用上也有一種過語言的地方：文字可以超越時間和空間，文字比語言更有確定性（語語相傳，變化太大），在某些地方更簡潔正確，可以有條有理，可以保存原狀。——這些優點是語言所沒有或難有的。可是語言仍有語言的長處，牠究竟是文字的母體：文字只能利用視覺來傳達，而且只利用視覺最簡單的小部分，辨認簡單的線條輪廓所構成的符號，這種符號要通過認識的翻譯纔能夠發生概念，形象或情緒；而語言，却可以同時利用聽覺和視覺，用聽覺聽聲音，用視覺看發聲音的人所表示的姿態，狀貌和指示。感覺範圍的大小，對於瞭解的程度，大有作用，感覺器官用得多，所得的印象更具體，所瞭解的程度更深刻。例如聽到一篇很動人的演說，從筆底一字不易的記錄下來，却往往成了冗雜凌亂，毫無生氣的文章，一篇看起來不很生動有力的文章，從口中讀出來，往往能更加精采。在舞台上動人的會詞警句，看脚本往往不能夠感覺聽怎樣有特色，而自以爲寫得並不漂亮的台詞或詩句，只要合於語言的規律，朗讀起來却可以成爲動人的詞句，收很大的效果。這就是因爲語言有勝於文字的地方。此外，語言的流變性大，進步得快，文字是有形的符號，流變性小，因此文字的發展趕不上語言，文字

不能像語言一樣的活潑多變，複雜廣泛；文字永遠只能追隨在語言之後，脫離語言雖不是全無用處（如利用牠來考古），但根本上牠的使用價值，是減少了，同時也就漸漸失去牠的存在意義。譬如許多古字，除開在古書上還保存牠們極少的一部分遺骸以外，在一般的文章中，在一般人的眼裏，牠是等於沒有的；超過現有的語言來重造新字新詞，誰也不會懂，也就等於沒有造。

所以我們與其說文學和文字的關係最緊要，倒不如說文學和語言的關係最緊要。現在一般人講「文學」雖專指文字記下來的東西，但是第一，文學根本就不單是包括文字所記載的東西，用語言流傳的文學同樣重要，同樣有價值；第二，文字離不開語言，用離開語言的文字來寫文學作品，決不能表達現實的內容——現代人的造物形象思想情緒。

二

文學的語言就是一般的語言，就是普通流行於口頭的語言。因為文學的範圍是包括整個現實社會人類生活，在這個範圍內的一切東西，都可以成爲文學的材料，表達這

範圍以內一切事物的語言，也就可以是文學的語言。縱使人類是文學的語言是一種特別高超的語言，那就等於把文學作者視為世界上特別高超的人物一樣，是錯誤的。文學作者談情說愛，喜笑怒罵個用的是普通語言，他所寫的文學作品也應當使用同樣的普通語言，而不應該使用另一種；作品中的人物事件也是世界上現實的存在，那就更要用現實所有的語言，總能夠真正表現出來；讓那些人物到了文學作品中卻中發出怪腔怪調，是使人看不懂的。不懂就毫無意義，等於不寫。——總而言之，文學的語言，應當是現實存在的，流行最普遍的一般的語言。問題只在文學作品怎樣來使用語言。因為使用方法的不一——使用得更經濟、更巧妙、更具體、更豐富、更精密、更形象化、更變化、——就成了「文學的語言」和「非文學的語言」唯一的區別。

所謂通用「文學的語言」就是要使語言在文學中達到極的特殊任務。文學的最大特點是形象化，但文學不能用色彩，用別的複雜完備的線條，用光暗，用音響，用實體輪廓，用形象動作來表現現實，牠只能利用有聲無形的語言和有形無聲的文字，語言雖有聲，但總不是直接模仿現實音響，也不能表出一種事物的形象；文字雖有「形」，但牠本身的「形」離開事物的原形已遠；何況有許多事物甚至連圖畫都畫不出來；更何況

現體是凝靜的。然而文學却祇能利用牠們兩弟兄來表現形象和形象所包含的抽象的思想情緒。因此就發生怎樣運用語言的問題；就是說，在這樣的條件下，怎樣來完成文學本質的要求。

三

來專門研究語言文字的科學，有語言學和文字學，但我想，牠們大抵只研究語言文字的發生，發展、形體、性質、屬性、以及和這些有關的民俗、民族、歷史、文化的考據等等，對於語言文字的使用問題，不在牠們的研究課程以內。研究語言文字的使用的通常有兩種：一是「文法」，一是「修詞學」，前者是專門研究語言的規律法則，後者是研究這些規律法則的實用方法。但這類研究，有一個共有的大毛病，是記語文的有機性和發展性忘記了，牠們往往從已有的甚至是過去的語文中抽出許多法則和條例，但應用到現實中來的時候，却往往不能夠切合無間，倘使人人類依照這些繁複的法則來說話行文，將無法開口，不能動筆。況且牠們也不是完全爲文學而研究的，因此怎樣運用文學的語言這問題，從他們的研究中只能得到一部分概念參考，而不能完全解答。

怎樣運用文學的語言呢？這個問題頗不簡單，但我們可以定出一個大前提，就是「文學的語言」，必須和口頭語一致。所謂「一致」，並不是文和話完全一式一樣，無一字之差，——那是辦不到的；即使辦到，也並不能算絕對好。言文一致，是指文章要盡量接近語言，文章要能夠從口中讀出來順口，聽起來順耳。收到和語言一樣的效果：大家懂得，大家習慣於聽我們說出來的話，絲毫不帶勉強。要辦到這一點並不難，但也不怎麼容易，一般人提筆寫文章，最容易犯兩種過與不及的毛病：或是讀前人的文字讀得入迷，不知不覺筆下就寫下前人的文章來，甚至字斟句酌，要使牠和前人的文章一模一樣，以別人的文章爲作文軌範。遵守他自以爲是規律的規律。這結局自然是和口頭的語言脫離關係。使言文分裂。另有一種毛病，是任何拘束都沒有，超越一切語文的範圍，字不夠使用，就自己隨心製造，作今之蒼頡；竟不夠表現意境，就任意創作，寫出來就使人看不懂，讀出來更叫人莫名其妙。前一種毛病是拘守成規，而且是拘守語文最小的一部分成規，不知道從活的廣大的語言文字中去學習；後一種毛病，病根相類，是學得太少，別人的成規既不知道，有些「字」是已經有的，他也不認識，只好自造，有些「辭」是已經有的，他也不熟習，只好自作聰明，創造新的。一種是趕不上活語

言文字的進步，一種是趕得太快，趕過了語言文字的負擔，過猶不及，兩者都不對；跟不上語言的發展，固然是落後，是開倒車，跑上語言文字的前面也是白跑一程，毫無效果。硬造出來的新字和新辭，誰也不認識，誰也不懂，和文學創作的目的——把環境、情感、思想用語言文字傳達出來——完全相反，恰巧是得到反效果，什麼也沒有傳達出來，只寫成了一部天書符籙。

總補救這兩種毛病的丹藥，只有一種：拿大家通行的口頭語作準則，看得懂，讀得出，聽得順耳的語言文字，就其文學的語言，就可以使用。

這裏還有一個「方言」使用的問題。向廣大的方言土語中去學習辭彙，擷取其華，這是極好極靈敏的方法，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一件事：我們是爲了創作使大多數人看了認得，讀來聽得懂的文學作品，祇向大多數人去學習語言、字彙、辭藻、方言土語雖也是多數人的語言，但牠常是一地方一區域的語言，在當地的人說來是普遍流行，一聽便懂的語，然而一到通都大邑或移到別處，却成了非大眾的語言；使用這種方言土語的人，在當地是大多數，和其他地方其他的人比較顯然成了最少數。我們所謂「大眾」，顯然是泛指全國的大多數人，而不是一地方一區域的多數人；所以我們祇能學方言土語，

也同樣奉一標準，於是，無論字彙辭彙，在本地區然可以通行，移到別處也不至十分阻礙。——有牠的特殊性，也有牠的普遍性。倘不能以此為標準，則用方言土語寫文章和用古字古詞寫文章，同樣成爲錯誤。

四

在這樣大前提下，運用文學的語言，還有兩原則要遵守：一、習慣性，二、現實性。

什麼是「習慣性」？「習慣」是產生一切規律的根據，習慣是變化發展的，所以規律也同樣不可拘執。過去的「文法」與「修辭學」所犯的大病，就是把語文的規律當作一成不變的「定期」，客觀「習慣」變了，固不變，並且叫人違反習慣來遵守從過去習慣抽象出來的規律，使規律和習慣發生矛盾，柄鑿不入。習慣是客觀的存在，規律應當是從客觀存在產生，客觀的存在變了而由客觀產生的規律不變，這是關於主觀主義的形式邏輯的緣故，倒果爲因。我們對這些錯誤的成果——「文法學」和「修辭學」。疑不處一詞點額，全盤丟掉，想至少不致再迷信牠們了。

便是拋棄這些規律，就可以信口亂說，順筆亂寫嗎？也不行。担子挑得太重，固然走不動，完全不用鞍韉的跑野馬，未必就能到走目的地，而不發生阻礙危險。成文的法律要不得，我們也還有不成文的法律，而且這法律是活的，是隨時代需要而進展的，那就是「習慣法」：在文學上一切的語言——或文字——必須與當時大多數人語言的「習慣」相吻合。「這個是什麼？」或「我在路上走，」這是中國語言習慣的說法，「甚麼是個？」或「我走——在路上，」這就不是中國語言習慣的說法，是英國或其他外國語言習慣的說法，在外國要得，在中國却「不通」。所謂「通」與「不通」，並沒有其他理由，更沒有什麼法律規定，就只是不是合於習慣法，是不是一直說下去，寫出來，使看與聽的人都能夠不感覺障礙，一看便懂，一聽就瞭解，譬如喝湯水，能夠順口呷下肚腹，別無刺激的味道，使牠從口中噴出來。倘使這碗湯水又酸又辣，或苦或鹹，又滾又燙，喝進口中免不得一陣嘔吐，這就不是一碗好湯，至少是一碗難吃的湯。語言文章說到（或寫到）如此程度，看和聽的人，也將發生同樣的反射：嘔吐出來！

自然，不是凡有一切習慣，一定都是好的，譬如許多人開口就先要罵娘，「媽的，你吃吧！」「我吃了，媽的！」這種習慣語擴大起來，發展下去，對明確的語言並沒有

好處，在一種場合不能免，在另一場合却成了無意義，無價值。但是我們可以有第二個原則就，是：「現實性」。

什麼是「現實性」？就是，文學上一切的語言，必須是現實的，必須以現實存在為基礎。文學作品是給全社會大多數人鑑賞的藝術品，文學作品中所包含的人、物、事，是大多數人的社會所存在的現實。就人的語言習慣來說，不一定人人一開口就「之、乎、也、者、」，「光明、黑暗、怒吼、鬥爭」，但同樣也不至開口一律是「媽的」，或「妻老母」。我們在作品中安排的人、物、事既不一律，所用的「語言」當然應是多樣的，字彙與辭藻須隨時隨地隨人隨事而不同。怎樣來決定的牠的取捨呢？以現實為標準：倘使現實的人物真有開口是「光明黑暗」的我們只好隨他寫「光明黑暗」；倘使現實的人開口非「媽的」不可，我們也別無辦法，只能「媽的」。

但也還有一種準則：文學創作不是拍照像，非如實描寫不可；是有選擇，有剪裁，有配置、有所謂「斟酌」「推敲」的餘地的。現實雖可以「媽的」媽到底，我們文學創作倘也如是，就不成話了。我們須：當「媽的」則「媽的」，不當「媽的」却不「媽的」。只有在適當的場合，一字一辭恰能表現一種內容——意境、思想、情緒——的時候，我

們繼續使用牠。這種有選擇的現實，就是藝術的現實。文學的「現實」，是實中現所不能有的，却不能現實中所「金有的」。一切的現實雖不全是藝術的內容，但一切現實可以是以藝術攝取的對象。其間的取捨佈置，就產生「藝術」。

文學的語言，也如此。運用文學的語言，應當是運用現實存在的，但不是現實存在的「全體」，現實的字和辭可以儘量採取運用，但必須經過選取，而且是精細適當的選取。

我想，倘能根據這一層前提，言文力求一致（不是絕對一致）——和兩大原則：適合習慣的法則，接近現實，由此怎樣運用文學的語言這個問題，大體有些途徑可尋，不至於無可捉摸了吧？

至於某字某辭當用於某處，如何用法，那又是我們可以答覆得了的，而且也痛此必

剪菜女

艾青

當春雷第一次響過了大地之後
當溫暖的雨滴滲透了泥土之後
一切的生物都從沈眠中驚醒了
田埂上也長滿了綠色的嫩苗

那些少女帶了篾籃和剪子
屈蹲在長長的堤岸的邊上
俯下了上身，伸出稚嫩的手

小心地尋覓墨綠色的馬蘭（註）

這樣的日子是宜人的

太陽在路上延遲了

而昨夜下過雨的泥土

也給人噴發着香氣

她們小心地剪着菜

又附耳地談着話

當說到有趣的時候

就突然竊笑起來

從這一條堤岸到那一條

籬笆已積滿綠色了

她們站起來伸一伸腰

就一齊到水邊去洗菜

正在想着今夜的美味

黃昏的霧已從水上升起

於是她們走進小小的村子

不久，屋頂就冒出了炊煙

(註) 蔬類植物，田野自生，春日生苗，葉可食。

歌

力揚

我呼吸着

你底歌聲所曾震蕩過的陽光

走在你底足跡所曾經過的大野

尋覓你

於黎明所曾嬉戲過的林間

但是，你在那裏？

我沿着祖國底每一條河流

注視那歡躍着的流水

想像起你瀟灑的生命

我在尋覓你

行走於滿生蘆葦的岸上

但是，你在那裏？

我冒着漫天飄舞的風雪

登上那最高的峯頂

尋覓你

在黎明與黑夜所爭奪的曠野

在嚴冬與春天所訣別的路邊

但是，你在那裏？

總是

我走向那座潮濕的陰暗的屋外

貼伏在窒息的窗口，傾聽着

像有你受難的步聲

像有你憤恨的呻吟

難道你就在那裏！

一九四二、五月、陪都。

客人都走完了，陳素英像一隻卸脫了重載的船身般感到輕快，她是最厭煩丈夫把客人帶到家里來的。想起在第一次招待客人忘了倒茶的那回事，就禁不住要笑起來，但是自從有了這個家，楊立達不但自己不再在館子里包飯吃，而且連請朋友也不進館子了，因為他覺得那樣太不經濟；以前呢，那是沒有法子的事，自己既不願意花費精神，和時間，在這些他認為是女人的事情上，——至少他認為這些事務的工作是會妨礙一個青年人的進步的。而學校里的伙食他又嫌太壞，如他所說，這樣沒有營養的伙食，抗戰前豬都不吃的。他的話未免有點過火，然而他却十足是一個吝嗇而又自以為嬌弱不能吃苦的人，誰則他的體格是很高大而健康的。至於他心裏面還有一個原因使他在學校里吃

飯，那就是有時他必須在外面吃一頓，而學校里並不能少算他一頓飯錢。

楊立達送客人到大門口又回來了。

「立達，不要再帶客人來家吧！」陳素英向他說：「我不願意勉強的招待這些人，真討厭！」

「親愛的，對不起，不久就會平靜了，」他說，同時把左手壓放在陳素英的柔弱的肩膀上。很得意的接下去說：「你怎麼會討厭這些人的呢？他們都是一夥最前進的青年，那個戴黑眼鏡的，你也會厭嗎？他是戰地攝影家呢？還有頭髮像女人的叫你米司禮的那個朗誦詩人，他參加過文化戰地服務……」

「夠了！夠了！」

一種幸福的微笑從陳素英的睫毛上閃過，她從楊立達的手下掙脫，走到靠牆放着的方桌跟前去整理客人們用過的茶杯等物。從她動作遲緩而呆滯的背影上，楊立達看出了她一定又在想什麼心事，他正在猶豫着是否應該問她，忽然陳素英先開口了：

「媽的，這種生活真討厭！」她噙着把一隻手壓在杯口上，不耐煩的嘟着嘴，「這樣下去腦子也要上鏽了。」她加上說，像哭泣的聲音。

「什麼事，怎麼？你又這樣了」。楊立遠走近她的背後備備的說，陳素英的頸子因受到一股呼吸的暖氣的刺激，感到微微的發癢，像一條小肉蟲在上面爬似的。

她低着頭，凝視着撐在桌面上的自己的手指，一陣難忍的酸痛襲擊着她的鼻尖，她的嘴唇起了輕微的顫。

「快告訴我，親愛的」楊立遠說，「你心里想些什麼？你覺得我們不幸福嗎？」他俯下身去看她的臉，這時正有兩粒淚珠，要落未落的亮閃閃的掛在她的睫毛上，楊立遠僵住了。

「爲什麼？我真該死，」楊笨，竟不能明白——」他突然傷感的說，一面用手掌捧着臉倒在一張椅子上，他好像很痛苦；實在他的腦筋里什麼也沒有想，看他的樣子，似乎他已經沒有力量來承受這種痛苦了。他常常說自己是最怕看女人的眼淚的，尤其是只要陳素英有一點不愉快，便會使他不安，因爲他永遠不該忘記陳素英是因爲和他同居才被郵政局撤職的。

陳素英偏過頭去看了她丈夫一眼，看見他那樣的難過，她又後悔剛才不該發牢騷

了。

「爲什麼哭呢？」她在心里埋怨着自己，用手背擦乾濕潤的眼睛，「這樣不能忍耐，能做什麼工作呢？我應該改變自己的環境，利用環境，而不應該這樣懦弱，主要和這個家庭環境鬥爭不爲牠所征服！」這樣想着她的眼睛又亮起來了。一種對勝利的自信的決心，頑固的浮上她的嘴角。

她又看了楊立達一眼，想過去安慰他，但是一種難爲情的心理湧進了她的心房，仍舊呆呆的站在那兒，眼睛一翻一翻的看着天花板。

沉澱的空氣使她感到不安，像被一種難以克制的力量箝住了她的喉嚨，呼吸艱困而迫切。她知道如果她不過去安慰他，楊立達不會自己好的。她慢慢的走近他的面前，躊躇了一下，開始去撥楊立達的頭，想把牠從他自己的手里移開。一面用着低微的，像順着呼吸流出來一樣的聲音叫着：

「達！」

楊立達的頭沒有被她移動，她蹲了下去，用力去分開他的手，但是楊立達的手扣得很緊，她焦急而氣憤的伏在他的膝上啜泣了。

忽然她覺得有一隻溫熱的手，輕輕的從她的頸上輕輕的滑過，接着繼續的撫摸着。

像通過一道電流。陳素英感到一陣顫慄和麻痺的震盪，從頭一直抖到骨髓心。

「立達，不要難過，我錯了。」她聲音顫慄的說。

「沒有什麼，我本來不怎麼難過，只要你愛我……！」楊立達鎖着眉做出很憂鬱的樣子，接着說：「你沒錯，素英，可是也並不是我把你關在家庭里。社會就是這樣的，所以我們要改革牠——」

「立達，我真的太不能忍耐了，幫助我克服這不好的性情吧，我真不要再這樣了！」陳素英仰起頭來，用濕潤的大眼睛天真的望着楊立達說，並且羞怯的微笑了。

「你是對的，你應該反抗……有一天你會明白這一切的……」這些話在楊立達的心里翻騰着，但他的喉嚨却被什麼東西哽住了。

「你真是一個好孩子！」他只能這樣的說，嘴唇在陳素英溫靜的額頭上吻了一下。

一一

陳素英是一個十九歲的女孩子，兩個月以前才和楊立達同居的，她的身材瘦長，與她不是很美麗的但却動人的面孔配合得非常相稱，她的皮膚嫩黃，但兩頰却常帶着病態的

潮紅，眼睛大而有光彩，鼻子是垂直的適當的長在面部的中央，從她凝視的眼神和緊閉着的輪廓整齊的嘴唇上，表現她的沉默好冥想和倔強的性格。

她是河南偃城縣人，一年前她還在縣城裏的一個中學校裏讀書，她的父親是當地有名的紳士，地方上每一件事情都得經過他的手才行得通，陳素英是在這樣高貴的家庭裏長大的，而且她父母只有一個女孩子，因此也看得更嬌貴，她從來沒有遠離過家，但她心里却非常羨慕那些沒有父母和家庭的孩子，她常常希望去嘗試那流浪的生活，她羨慕苦兒流浪記里面所述的主人公的不平凡的生活，把他所遭遇的痛苦和危難幻想得非常美麗而富有詩意，因此，當「七七」事變後，抗戰的烽火一起，她便悄悄地從家里逃出來，剪短了頭髮，換上了草綠色的軍裝，和一羣火樣的活躍的青年兒女到前線去過她理想中的英雄生活了。

生活在活躍的青年羣中，她像在溶爐中燃燒着的金石的，自身發散着熱和光。她顯得非常活潑，而且很快的，她學會了和大家一樣的說着野野的話，知道了一些新的術語和理論，同時她懂得怎樣去使別人歡喜她，和讚揚她；但她反對戀愛，她會堅決的拒絕了向他求愛的男同志。她大着一雙溜圓的圓眼向他說：

「這是不齊的，現在不該愛的時候。」

不幸的是她先天染上了她母親的肺病，在極苦的生活中，和體力過度的勞動之後，病徵就慢慢的顯現了，同志們都勸她到後方休養，但她却爲了奮發有力的戰鬥生活而拒絕了那些好意的勸告。

不久，一件使她驚駭的事情發生了，使她對周圍的人們發生了懷疑和恐怖，那就是在女同志當中發生了墮胎的事情。「這是多麼污濁多麼卑鄙的事呀！」她想，「難道在爲祖國的解放而鬥爭的青年同志中，竟也會做出這種沒人格的醜事嗎？她們不是每天向老百姓宣傳着抗戰高於一切的吧？媽的！他們……。」現在她真氣憤得要向他們臉上吐唾沫了，她想着自己是處在這樣一個骯髒的環境里，和從前的想象有這樣大的差別。

「原來他們都不是我理想中的人。」她恨恨的說。就在當天的夜里，他們意外的被敵人包圍住了，四周的鎗聲由緊密而稀疏，接着又比以前更緊密起來，她驚恐得腦子發軟了，禁不住滿身的抖索，好像死神已經攫去了她的靈魂。後來終於脫險了，但她却迷惘得不知道自己怎樣出險的，只是聽到別人說有三個同志陣亡了，——兩個男的和一個女的，——她悲痛的流着淚，在心里替他們默禱着。

在抗戰的第二年春天，陳素英到了後方的城市里。

她才從火車站下來，穿着一套蒙了灰塵的褪了色的綠色軍裝，頭髮很短，臉微微有些浮腫，她到了××師範學校去找還未見過面的楊立達，傳達叫她在會客室等着，便進去找他了。

不久，傳達來告訴他楊立達就來。

她等了十五分鐘的光景，看見操場那邊有一個戴着淺度近視眼鏡，身材高大但卻顯得很拘謹的男人向這邊走來。他的衣服穿得很整齊，有一束頭髮從前額的左邊斜披下來，遮住了左邊的眉梢，他不斷的用手把牠向後攏着，右手一直插在褲子的口袋里；當他走近陳素英時，發覺她的眼光停留在他身上，他走路的姿式也就更不自然起來，高一步低一步的，雖然他是走在平坦的操場上，却彷彿是夜晚走着崎嶇不平的山路似的。

知道他就是楊立達以後，陳素英向他伸出手，同一個時候，她感到對方的臉上所顯出的躊躇的精神，又立刻縮回手，從衣袋里闔出一封信給他。

楊立達用左手接了信，並不就去看牠。

「這是陳堅同志給你的信，他介紹我認識你。」陳素英不高興的說，特別把「你」

字認得很重，顯然被他冷然的態度激惱了。

「哦哦！陳堅同志的？你貴姓？」他問，從眼鏡片後面看着陳素英，一面伸出右手從信封里抽出信來讀。

「也姓陳，陳素英同志！」陳素英說，並且注意到了楊立達右手的姆指旁邊多長了一個小小的毛指，她這才明白剛才沒有搔手的原因，好像探到了別人的隱私似的。她的臉微微紅了。

「那末，陳同志是從前線來的？」看完了信，楊立達問她，右手又插進袋里去了，這是他在生人面前的習慣。

「是的，才到。」

「行李呢？」

「都在這裏，」陳素英把左手提着的綠布口袋一揚，笑着說。這笑含着驕傲，但也含着羞怯的心情。

楊立達把陳素英帶到他自己房子里去，要她休息休息，自己便推說有事情走開了，原因是他怕在一個陌生女子面前露出了手足無措的窘態來。

陳素英感到很悶，她推開了玻璃窗門，一股微風吹進來，却夾着臭氣，原來書齋窗子不遠有一個小便處。房子裏佈置得很簡單，桌面上的書籍和雜誌推得很高，顯然是沒有人翻動過，上面鋪了一層很厚的灰塵，她把書名一本本的看了過去，臉上閃着興奮的光芒。

「都是值得看的書，我一定要向他借，」她快活的想。

房間裏每一個角落裏她都看到，桌面上的東西也都看過摸過了，她忽然想起口袋裏還有一包糖果——那是在火車上吃剩的。她便吃了起來，一面翻看着每本雜誌里面的木刻和圖畫。

快到吃晚飯時，楊立達進來了，他們一起到他包飯的那個館子里去吃飯，坐下以後，茶房把點菜的牌子送上，楊立達皺着眉把手一揮。

「多加一個客飯！」他說。

吃飯時，陳素英的眼睛緊跟着楊立達的右手上下移動着，這使他非常難堪，連夾菜的次數也減少了，他感覺很不舒服，陳素英吃菜很厲害，吃飯又快，他一碗粥吃完，她的第二碗又吃完了。一半了。

「全不像個女的，」他想，「要是長久和她吃飯可真倒霉。」

「陳同志就不吃了？」他看見她放下碗和筷，心里突然一鬆，「不要客氣，吃飽，」他加上說，眼睛在玻璃鏡後面瞧成一條綫。

「夠了，我每餐都是兩碗，我吃得快，在前方一定要快的。」陳素英說，然後閉着嘴靠在椅背上，不時的皺着眉，不耐煩的向四週蔑視着其他的食客。

「我以後就在這里包飯吧！」跨出了飯館的門陳素英這樣說。

「唔？」楊立達的心一驚，嘴里的香煙落到地下去，便不好意思再去拾了，「這裏菜的味道還可以，只是太貴了。」他說着，不自覺的隨着她走向與學校相反的大街上去。

「多少錢一個月？」

「十八塊，一天兩餐。」他回答，他想這個數目一定很使她吃驚的，但是陳素英却淡然的說：

「這不算貴，」停一下她又說：「我今晚得找一個旅館。」

「快別，旅館起碼一塊錢一天，住下去不上算，我已經同一個朋友太太交涉好了，

可以讓你去住。」這時他之發覺走錯了路，便站住了，心里真恨陳素英這樣不識事；他想她如果在短期間找不到工作，對她的生活問題他總要負一點責任，否則將來見着了陳堅時不好意思，想到這，他又恨起陳堅來。

「不要緊的，我還有錢。」陳素英邊走邊說，聽了這話，楊立遠的心稍放鬆了一些，但總不能安心，陳素英接着又說：「在生人家裏我住不慣」。

找着了一家適合的旅館，弄妥之後，楊立遠說：

「我看住一兩天是可以的，住長了太不上算，剛才我說的那位太太是很好的，……」

「不要，我不去，錢是沒有問題的，在路上我已發了一封快信回家，大約不久會有錢寄到你那里去的。」

「哦！那我真是白担心了。不過在外面，用錢總要緊些好。儘，我替你留意着吧！」楊立遠聲音和善的說。

這時心里的一塊石頭完全落下去了，而且對陳素英的印象立刻轉變起來，只覺得她非常天真和幼稚。

楊立達走了以後，陳素英疲倦的倒在床上，心里非常愉快和興奮，她睜着眼睛看着帳頂，她的家，她的學校和前線的情形，一起混亂而錯雜的交織在她的腦海裏，她的嘴角掛着微笑……

接着她又想到了楊立達，她覺得楊立達對朋友還好，肯幫助，而且他有那麼多進步的書籍，他一定是一個前進的青年，他想以後一定要多和他接近，使自己很快的進步。

第二天，楊立達來找陳素英時，見她已改穿上長衫了，經過一夜安然的睡眠，臉上的浮腫也消去了，她變得非常美麗而溫靜，烏溜溜的大眼睛射着愉快的光彩，臉上時時都露出微笑。

他告訴她，從朋友處得到一個消息，說郵政局里有一個郵務佐的缺位，原因是原來的這位結婚去了，如果她自己願意，他可以托朋友幫忙進行的。

「我能做得來嗎？」他問，心里充塞着複雜的情感，她為一種新的從未嘗試過的工作而興奮，但一方面又因缺少經驗而內心懷着畏懼，沒有等對方的答話，她又急速的說：

「我沒有做過能行嗎？一點也不懂得都可以嗎？」她躊躇的看着楊立達。

「不要緊，工作很容易，只是很機械的，如果你願意，不妨去試一試。」

「如果他們不要我呢？我怕我弄不來，你先告訴我我要做些什麼？」

「沒有什麼，你不要把一切想得太難，等你開始工作時，你就都會了。」

陳素英的心里決定要去了，但一方面却懷着很大的恐怖，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自己是那樣的空虛和怯懦。

吃晚飯時楊立達就告訴她，工作已經講妥了，而且很替她高興，又說了些鼓勵她和讚揚她的話，還擅自作主的托人替她租一間合式的房子，因為無論如何住旅館是太浪費了。

像所有的心地純潔而熱情的女孩子一樣，人家給她一分情感，她便會付出她自己所有的全部。沒有多久，陳素英和楊立達弄得很熟了，她十分相信他，認為他所說的話全是真理，連他姆指上的那個多餘的小手指她也不覺得厭惡了，她自己的話也一天天多了，每次吃完飯就睜着一雙大而無邪的眼睛看着他，講她家里的故事，她的父母如何的愛她，她怎樣從家里偷跑出來，在前線工作的情形，以及她現在的生活，內心的幻想等等，她從他那里借了許多書來看，看不懂的地方就問他，一到吃飯的時候，她一定有許

多話要說，有時她閃着崇敬的眼光聽着他說話。

於是楊立達就告訴她，他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小學畢業後父親送去當學徒，後來他便逃跑了，考進了中學；起初他的父親拒絕對他經濟上的幫助，他的努力和勇敢終於感動了他，因此反而更愛他，在他自己說來，那不是普通父子的愛，他的父親簡直把他當英雄一樣崇敬着的。當然他的話多少是帶些誇張，而他在陳素英的眼裏也就簡直是一位英雄了。

楊立達自己也感到了這點，陳素英已經是被他把握住了，他相信只要他向她說：「我愛你，」那末她便是他的了，他心里是這樣想的，但是他沒有這種勇氣，一看她那雙溫靜的閃着光彩的天真的大眼睛，他心裏所有要說的話都被堵住了。

「她一定也愛着我了。」他確信的這樣想，向坐在他對面正在吃飯的陳素英一瞥，正好遇着了她的眼光，他立刻收了回來，一抹紅潮由面頰漫向耳跟。

「你寫信給陳堅同志沒有？」陳素英問。

「沒有，」他的臉上掠過一陣暗影，「你寫了嗎？」他抬起眼來，但却不敢望着她。

陳素英點點頭，不停的吃飯。

「你覺得陳堅同志怎樣？」他試探的問，想從她嘴里知道她對陳堅的感情。

陳素英放下碗，接過茶房送來的濕手巾擦擦嘴，然後思索了一下說：

「我覺得他非常好，但是要說什麼地方好我可又說不出來，總之他真好，在所有的人中間。」她說着眼睛向上看着，彷彿在回憶似的，「是的，他肯接受別人正確的批判，工作很負責，能力又強，總之他真好。唔，祇有一樣，在生活上不能克制自己。」

「怎麼樣？」他很快的問

「他抽煙抽得很利害，差不多是不停的，這東西有損健康呢！還有，他不顧同志們的反對和一個女同志戀愛……」

聽到最後一句，楊立達才算鬆了一口氣，他把眼鏡往鼻樑上一推說：

「這都不是重要的，尤其是抽煙，」說着他從口袋里掏出煙來，並且給自己燃了一支。「這是沒有辦法的，尤其是在工作繁重的時候，像我整天忙得不得了，這裏開會要參加，那邊要他擬組織大綱，又有什麼討論會研究會的，而我本身還有職業，學校里教書。」深深地吸了一口煙，他接着說下去：「至於陳堅，他確是可造就的，記得剛和他同學時，他什麼也不懂，又不看書，只愛看電影，看……一個蒼蠅落到杯子裏去了，

重倒一杯吧！」楊立達一邊替陳素英洗茶杯，一邊說：「後來，後來，我硬逼着他看書，在對現社會的觀點上，及對人物各方面，他受我的影響很大。」

陳素英雖然沒有聽進去，他把陳堅的優點的成長全歸功在他自己身上。她所不高興的，至少她對他的尊敬還沒有超過陳堅以上，她總覺得：在什麼地方楊立達是比不上陳堅的，如果一定要她具體的說出來，這又要使她困惑住了。

「哦？我還有東西要問你，」她趁他停了時，趕忙說：「什麼形而上學，物自體，和機械論，這一些我始終弄不明白。」

楊立達突然站了起來，把褲屁股丟在地下踩熄了。

「這個，下次告訴你，現在我得回校了，他說：「要我送你一程嗎？」

「送幹什麼？不要。」她莫明其妙的看了他一眼。

她走了，楊立達很後悔沒有向她表示出自己的心情。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楊立達不止一次的向陳素英披露他的愛情了，起初她惶惑而且羞着，因為連她自己也不能把握她的感情，她不能明白的分析自己對他的感情，她只覺得敬愛他，像敬愛着自己的哥哥或師長一樣，却並不愛他。但要說真是一點都不愛嗎？

她又不能回答了。總之，她不能十分的確定自己，然而那種少女的大胆的好奇和熱情在她的內心衝動着。在不斷的誘惑着她，在使她恐懼。

——直到同居爲止，她也不能找出她愛他的理由和證明。

三

陳素英和楊立達已經同居了三個月了，她常因不滿意自己的生活而苦惱着，對自己生氣。但是每一次平靜之後，她又重新下了決心，勉勵自己安心的好好的生活下去，於是壓抑住心靈上煩惱的浪濤，每天捺着性子，化一些功夫去整理她倆的小窩，開始她弄得乾乾淨淨而有條理，從窗櫺到門框，從椅子腿到床脚，差不多沒有一處不是經她親手抹過的；一切的器皿和食具上，她不使留着一點污痕。同時楊立達的脚上穿着上了襪底的襪子了，而且他的口袋里經常的放着一條潔白的手帕，另一方面，燒焦飯或被菜刀砌破指頭，以及因不小心而打破碗碟的次數是減少了。

然而這樣的好現象總難維持到三天，便又漸漸的厭倦了。因爲對現實生活感到不滿而希異着一種新的生活的那種力量又攪擾着她的靈魂，使她對目前的一切都煩膩起來，

她對那些瑣碎的家庭事務她感到不耐煩；而且不能夠安心的看書，她的心終是無定的，像一頁飄盪於狂風中的樹葉，得不到甯靜和安慰。她覺得生活空虛得像一張白紙，在生命的過程中，她不能貢獻些什麼也不會獲得些什麼，像一顆沒人注意的無關緊要的小草在荒野的坡頭出芽，生長，然後踏上生命必然的歸宿——死亡。一切都是無聲無嗅的。

她想掙扎，她想努力的看些書，但由於內心所感到的不安，她總覺得家庭這東西在她心靈的周圍築起了一道堅固的牆壁，因此她的心情常陷在很深的矛盾中。對光明的攫取，抑或是沈緬在如同一池死水似的環境里過着麻木的生活？這兩種力量在她的心底搏鬥着。

陳素英的身體漸漸的好起來了，但沈默得每天說不上十句話，對四週的隣人她是從沒有什麼話說的，除了有時向她們借攔柴刀或洗衣盆而外，就沒有什麼來往，何況她更知道她們對於她突然和一個男子住在一起的事，都懷着輕蔑和鄙視的眼光，她是沒有勇氣去找她們談天的；另一方面她也瞧不起她們的庸俗和腐舊的思想。

揚立達日里是很少在家的，他除了在學校里担任課程而外，通常閒着總喜歡在外面跑，顯得很忙的樣子，即使他在家，他們也很少說話，平日所常說的幾句老話是：

「回來了？」

「唔，吃過飯嗎？」

「沒有，等着你呢！」

吃過飯要走了，於是：

「就走嗎？」

「唔。」

是的，他們能說什麼呢？陳素英所知道的，和她自己的故事老早就說完了，現在，她除了生活給予她的苦悶而外，沒有比以前多知道任何一點事情，而這些苦悶和憂傷却又像是應當在她的心里攪纏着腐爛下去，讓毒汁滲進她的血液里去似的。

當楊立遠講着時事，或者關於學校里的事情給她聽時，她像一尊石像似的甯靜的望着他，面上流露出漠然的表情，有時楊立遠喋喋不休的講個不停，甚致說到在某件事情上，他是如何的出了力，而某某等又是如何的沒有能力，沒有認識，而這些事情都是陳素英這影子也不知道一點的，有時她聽楊立遠替自己吹牛的話弄得胃火了，就會憤怒的

叫起來：

「這些與我有什麼關係呢？知道與不知道對我又有什麼兩樣？」

陳素英坐在床沿上低着頭，膝上放着一條短褲，她旁邊放着一本攤開的書本。她皺着眉，眼裏露出幻想的恐怖。她的手動作得很慢，有時突然的停止了縫紉，完全沈入在她自己夢幻里了。她的腦髓上正在閃映着一個壯健的中年女人的影子，她穿着一套布褂褲，肩膀和膝頭上都補了布了，頭髮從前額向腦後梳成一個髻子，平板而短的額頭上深印着一條條的皺紋，一雙骨節稜稜的大手，說明了她曾經度過了許多艱辛而勞碌的年月，而且她還要一直忙碌到死……。

漸漸的這個影子模糊了，另外一個填補了這空虛，這是一個穿着很整潔的香雲紗的長衫的女人，滾圓的手腕上帶着一只小型的手錶，臉上露着驕傲的笑，嘴唇縫里露出一顆金牙，臉前的奶子在衣服下面凸出來，因為經過了幾次的哺乳而變大和拉長了。似乎這女人正坐在一張桌子上打牌，手里抓着一張將要打出去的麻將，眼光銳利的掃視着其他人的臉，手指上的金戒指在燭光下閃灼着……想着想着，陳素英忽然打了一個冷顫，好像她就在夢幻里的景色驚搖了似的。

「不會的，我決不願走上這兩條路中的任何一條！」她低沉而有力的自語着，勸她

勉自己，但她的心却是惶惑而戰慄着。

「我不能這樣下去，我絕不走這樣的路！」她叫着，臉上刻劃着熱烈激昂的表情。陳素英放下了手里的針綫，沉思地跨着緩慢的步子，走到窗下的書桌面前，對着鏡子用憂鬱的眼神凝視了一會兒，又抬頭望着窗外的天空，若有所思的嘆了一口氣，她沉浸在回憶的海里了。

好像過去的生活是一個播散着熱和力的源泉，每次陳素英從回憶中醒來後，照例又自己勉勵了一番：要忍耐！要爭取時間！要用功看書！

正當她從床上拿起書本的時候楊立遠從外面進來了。他向床上一坐，把皮鞋脫了下來，用手捏捏腳趾，然後從床底下找出一雙木屐來套在腳上。

這一次陳素英沒有先向他打招呼，近來她感覺到丈夫對她愈淡漠了，不十分關心她的學習，甚致把一些瑣碎的事加給她，她內心感到莫大的侮辱與痛苦，但她極力的隱忍着，她想，「終有一天……」，她靜默的等待着這希望的日子。

「素英，你在做什麼？你把我那件衣服的鈕子釘上。校長派我去出席一個會議。」他說完向坐着不動的陳素英看了一眼，「晚上我不回來吃飯了，這樣熱的天我真不願

去，可是沒有其他的人可以代替。」他加上說，並且故意的扭捏了一下，表示他說出這個光榮的任務是很好意思的。

一個輕蔑的笑從陳素英的嘴角滑下去……她很氣憤他擾亂了他讀書的情緒，但努力壓抑住煩厭的心情，默默的從箱子里把衣服拿出來了，又在一個抽屜里找到了幾粒鈕子，便把褲子上的針和綫摘下，開始釘起來。

楊立達這時對她的沉默感到了恐怖，他似乎預感到一陣暴風雨的來臨。

「素英，真對不起你，我老是剝削你的時間」他說，眼睛跟着她的手移動着。

較之溫存的話她甯願聽那憎惡的責罵，現在她再也抑止不住了，那早已壅塞在喉嚨里的眼淚，便湧進了眼眶，眼前的一切模糊了，淚珠一粒粒滴落在手上衣服上，她怕給楊立達看見而不敢去擦，但楊立達一開始就看見了，並且立刻俯下身去抓住她的兩手，看着她的眼睛：

「嘿——你怎麼啦？」

「你不要管我！」她憎惡的眼光狠狠的盯在他那根多餘的小指頭上，她已經停止流

淚了。

「放開，你過去！」她猛一用力，從楊立達的手里掙脫了，繼續縫她手中的鈕扣。

「不，我不走開，我要看，我要從你的眼裏看到你的心裏，你近來對我冷淡了。」

「我？」——「陳素英忽然抬起頭來，想要替自己爭辯，忽然想起了什麼，又止住了自己。」

「是的，你，你看你已經覺得不屑與我爭論了。」

「哼！」陳素英輕蔑的擗着嘴，從鼻孔里透出一聲冷笑。

這冷笑像一個鐵錘打在楊立達的心上，他臉色陰沈的站了起來去到窗前，厭着窗外對面的屋頂。

陳素英從睡毛下面看了他一眼，心裏什麼也沒有想，祇是覺得有一種情感抓住她的靈魂，好像她正睡在濕熱的被窩里的那種煩膩的無力的感覺。

楊立達從陳素英手里接過衣服，陳素英總以為他會給她一個熱烈的吻以為報答，便故意裝做不看他的樣子，但是楊立達穿好衣服却匆匆的走了，連一句溫柔的話也沒有向她說。

一陣難堪的心懷襲擊着她。

「回來時帶一根小針。」她用氣憤的聲音向他的背後投擲過去。

她痛苦的坐到椅子上，眼睛注視着鏡子里的自己，一動也不動的繼續了很長久的時間。她想看書，但內心憤恨的情緒像海潮般的不易平謐。

她掀開桌上的一個小磁碟，從里面抓出了一把糖菓，她拚命的用力嚼着，把所有的氣憤都發洩在這上面。

「太太，楊先生的信。」忽然一個人送來一封信，陳素英憎惡的看了她一眼，作為他叫「太太」的報復。

信是一個署名小王的寫來的，從楊立健的日記里她會聽成過她是婦女會里的一個什麼負責人，很能幹，思想前進而且漂亮的，信上寫：

「老楊？」

等了許久，請速駕臨，其時。

小王。七、廿九。即刻」

突然她的臉色灰白了。一陣麻痺襲擊着她的心臟。她緊咬着下唇，僵立在那里，眼

里迸出憤怒的火星，像要焚燬眼前的一切一樣。

「媽的他欺騙我！」她痛苦的說，把信揉成一團丟到地下去，她的心像被毒蛇咬噬着。

太陽落山後，沒有吃飯她就出去了，事前她並沒有想到要上那里去，走在街上她又後悔不該出來了。她無目的地在人行道上走着，旁邊的地下擺滿了賣貨攤子，行人擁擠得肩擦着肩。這個城市彷彿只有在晚間才是鬧熱的，在白天，却受敵機的威脅屏息了呼吸。

陳素英的憤怒的心情也隨着消失了，她麻木的跟在別人的身後走進了一家燈光輝煌的百貨商店去，但是突然她的臉像被塊石頭擊中了，一雙熟悉的眼睛正注視在她的臉上，她正想退出去，但那個穿着花長衫的年青的女人已經在招呼她了。她認出了這是她在郵政局里的同事陸美芳。

「小陳，」陸美芳走近了她向她伸出手愉快地說，「好久不見了，我也步你的後塵離開那里啦。」她說着，向背後看了一眼，彷彿在找誰。

「哦，是的嗎？」陳素英勉強的說，嘴邊露着輕視，她想她怎麼會因此而這樣高興

呢？

陸美芳又向後看了幾次。顯然的她在找人，而且找着了。

「你看，我以爲他到那里去了哪，」她向陳素英說，素英顧着她的眼光看見在櫃枱那面站着一個肥胖的穿着西裝的中年人，似乎不耐煩的等着她。

「他等得你着急了，」陳素英想支開她。

「不，我給你們介紹。趙，過來。」她叫，許多人的眼光都瞧着她，陳素英顯得非常難堪。

「這是趙經理，我們結婚時本想請你來吃酒的，真的，帖子都寫好了，可是不知道你的地址，你問他，不是嗎？」陸美芳說完又撒驕的向趙經理微笑一下，但後者冷淡的站着不動，臉上沒有一點表情。

陳素英在她們面前感到絕大的侮辱，她想趕快走開，但是陸美芳像遇見了久別重逢的知己一樣，朗朗不休地說：

「來嗎？到我們家來玩。會打牌吧，不會？我來教你，一定來，記着××街三十二號。」

陸美芳的影子，那嫵娜的身材，愉快的笑和聲音，很久很久還活躍在陳素英的腦海

里。

「媽的，我碰了鬼。老想她幹什麼？魔鬼！廢柴！寄生蟲！而他們侮辱我——一個有靈魂的女子，媽的寄生蟲！」

她在門口碰見了楊立達。

「到那裏去的，素英？」他問，沒有得到回答。

「我要告訴你，我們今天討論得很難，很緊張。」他一面說着一面跟隨她走進了屋子，「下次出去得鎖門，素英。我們一定得努力，尤其是你，很少看書，也不注意時事。……」

「不要說！我不愛聽！」她叫着倒到床上去，開始啜泣起來。

「怎麼？素英，你又生氣了，我真慚愧，對你沒有多少幫助。可是你先聽我說，我今天在會場中對武漢在目前政治地位上的重要性發揮了許多意見，有人誤會我的意思，反對我；小王的意見和我差不多，她也說了許多……」

忽然陳素英想起了什麼，從床上跳了起來，從地下拾起那揉成一團的紙條，丟給楊

立達。

楊立達沒有用手去接，聽從他手上飄落到地上。

「我知道了，不用看。」

「你爲什麼騙我？」

「騙你？」

「你說校長派你出席一個會議，非你這人去不可的會議。」她咬着牙諷刺她說。

「我這樣說過嗎？」他紅着臉說，「如果說過，那一定是我說錯了，你原諒我嗎？」

「你不相信我嗎？我該死，怎麼會那樣說的呢？素英，我不是有意要騙你的，你不相信我愛你愛得發瘋嗎？我常想，如果有一天素英不愛我了，那末我怎麼辦呢？一個人怎麼能夠沒有靈魂沒有心而生活下去呢？素英，你就是我的靈魂我的心，我整個的生命……！」楊立達的聲音由悲痛而戰慄以致微弱得聽不見了。

「我對你沒有幫助，」陳素英低聲的說：

「不要說這樣的話，素英，這是不對的，無論如何我永遠都愛你，今天的事實在太冤枉，我有什麼理由要騙你呢？」

他們繼續了很久，楊立達生怕失去了陳素英的愛，他確實是愛她而且需要她的愛，他不停的向她解釋，安慰她，求她寬恕，直到她答應原諒他而且有了笑容，他又告訴她明天小王也許會來看她。

「又沒有多長一個鼻子，有什麼好看的呢？」

「要你買的針買了嗎？」停了一下，她又問。

「呀！」楊立達一下記起來，慚愧的用手打着後腦：「該死，我總記不得這些瑣屑的小事，怎麼辦呢？我再去看去。」

「不要了，又不等着用。」陳素英溫和的說。

「對於這些事情我最不行呢？」楊立達笑着說，似乎對這引以為榮，「可是要叫我買書，死也不會忘記，因為我每次上街總要在書店里耽擱下來的，即使進去站，也罷，好像這已經成了習慣了。」

四

雖然對今天要來的客人並不感到歡悅，然而陳素英還是懷期待什麼似的希望客人早

點來，從早上起，她就動手整理屋子，這在她已經成爲很容易的事情了，「這種工作是不用腦筋去學習就可以會的，」她這樣想。

她化了更多的精神和時間打扮自己，拿着鏡子上上下下的照了一遍，然後從箱子里拿出一件淺色的長衫，但因為沒有摺放好，壓起了許皺紋，她生氣的塞進箱子去，抽出了另一件白底印着小藍花的穿在身上，但這件的腰身又太小了些。

「這簡直像一個姨太太！」她氣憤的脫了牠，又穿上原來的藍布長衫，忽然她楞了一下，爲什麼今天要這樣呢？好像跟誰比賽似的，她想着臉就差紅了。

對自己的頭髮她也換着梳了各種樣式，最後她滿意了，前面蓬鬆的凸起來，更顯得眼睛大而亮了。

「怎麼還不來！」她等得不耐煩了，她的心是慌動的，鼻尖上結着細小的汗珠，她不安的在屋子里走來走去，這邊站一下，那邊摸一下的，幾次把茶杯的位置換去個位置擺放過。

最後她停立在長桌前，對着鏡子瞧着自己。

「多美呀！」她想，但立刻她的眉尖顫動了一下，詛咒着，「嗚的虛榮！」

她憤恨的離了桌子，狠狠的把自己的頭髮扯了一下，但是——她又在向鏡子里瞧了。

她從滿堆着布頭的抽屜里翻出一本好久以前會看過而沒有看完的書，坐在椅子上看着。

她又以為這樣就可以制止不向鏡子里瞧了。

她一個字也沒有看進去，她的眼睛只凝注在書本的邊緣上，心里非常不甯靜，時時竊聽着有人來的脚步声沒有。

「如果他們這時候來就好了，我正在看書……」她想，但立刻她又齊備自己這種虛榮的心理，於是認真的讀着每個字句。

一陣脚聲漸漸聽出了，她的心沉重而跳躍，好像些脚步是踏在她的心上一樣。她故意裝做沒有聽見，鎮定而專心的看書上。

「素英，客人來了。」還沒有走到門口楊立達就喊起來。

陳素英不得不放下書本去迎接客人，她心裏很不高興，因為客人沒有看見她正在讀

客人是兩個女的，矮矮肥肥的小王，那個又高又大面色異樣的是小王的朋友。才從武漢來，不久就要回去的。

一看見他們心里的不快活就完全消失了，她親切的看着她們，周身的血都在沸騰；尤其是小王的朋友，她拉着她的手不放，像有許多話要說，這都從她閃閃的大眼睛里流露出來了。

請她們坐下之後，她說出許多羨慕她們的話，而且抱怨着自己的壞環境。這時她覺得她對小王的幻想錯了，她是一個嚴肅沉着而有能力的女性；人很難看出她的年齡，叫她小王不過因為她個子小吧了。於是她像孩子們似的向她們傾吐自己的委屈。

楊立達像受了打擊似的站在一邊不嚮。

「老楊口口聲聲婦女解放，自己却把太太關在家裏。」小王的朋友說，陳素英對她感激的看了一眼。

「不，你不了解老楊，陳同志現在身體不好呢。」

陳素英似乎知道小王說這話的用意，她看到楊立達時，他的眼光使她不能忍耐，在她看來是那樣溫柔，含情而且乞憐的看着小王，從他的眼里她看出小王對他有一種感

信，他佩服小王而且害怕她。妒嫉的火焰在陳素英的內心劇烈的燃燒着，她的臉色改變了，她的心里懷着一種恐懼，她想終有一天會被拋棄的，自己關在家里什麼也不知道，而外面成千成萬的女子都跑到前面去了。她懷疑楊立達，妒嫉小王羨慕小王的朋友。

「新婦女論，是你在看嗎？」小王的朋友指着桌上的書問陳素英。

「無聊，看着玩的。」

這而陳素英和小王的朋友閒談着，楊立達却和小王熱烈的談論着昨天所討論的問題，並且批判着有些人的錯誤。昨天的座談會小王的朋友也在的，所以她聽他們說得起勁，便也插了進去。

陳素英沒有話講，很孤獨的坐在那里，沒有人注意她，她的心大大的受了損傷。她想說話，讓別人也知道她的存在，但她找不出話來說。

她站了起來，仍然沒有人注意她，走過楊立達的身邊時，努力壓住喉頭的顫抖低聲說：

「你在這里陪客，我去弄開水。」

走到門外，陳素英的眼里掉出兩粒明亮的淚珠。

五

一九四二年的春天來了。

陳素英和楊立達換過了幾個城市，這之間，她生育過一個女孩，這是一個美麗而聰明的小東西，由於她，才安慰了陳素英的一顆孤寂而痛苦的心，但是不幸在一歲時，生痢疾病死亡了。陳素英苦惱得不顧一切的把生命寄托在打牌的消遣上。

每次換了一個新的環境，就給她帶來些許刺激。他們生活得很壞，楊立達仍然做一個教員，但不像以前那樣忙碌了。因為工作的不適應和窮困的生活所致，楊立達的脾氣變得很壞，他時常無緣無故的向陳素英板着冷冷的面孔，對工作他幾乎不感到一點興趣了。

「這樣沉寂得要使人窒息了。」他心里這樣的叫着，想找一點新的刺激，然而一切都平常，生活像水里的泥沙，永遠以那樣緩慢的速度向前掙扎的流着流着，終於停滯了。

楊立達沒有地方去，這倒是陳素英所高興的，這樣可以減去她的寂寞，雖然他們平

常總是沉默的相望着的。

「你說你沒有想到小王怎樣了？」陳素英急切的追問他，剛才沒有說完的話。

「怎樣了？我昨天碰到一個朋友，他也認識她，說她嫁給一個有錢的人做太太了，而這個有錢的人，」說到這里他收小了聲音，「正做着囤積居奇的事情，你爲什麼用奇怪的的眼光看我？」

「啊，她怎麼會？她怎麼會？」陳素英沉思着，一面說。

「這樣的人不止她一個。」楊立達說，心里像在想着什麼。「素英，你向父親要錢的信寄出去了嗎？」

「寄了，但是我怕沒有希望，自從家鄉淪陷後，家里信來得那樣稀了，而且我從沒有一次要過這末多。」

「但是我們是借。」

「但是父親對於兒女——」

「我們一定要還的，不是嗎，那時我們有錢了，爲什麼不還呢！」

「我們真做生意嗎？」

「我說你真傻，前天謝炳三不是來拿了一筆款子去？」

「聽說到那邊辦的都是日本貨。」

「亂說，」楊立達的臉色一沉，好像內心有什麼隱痛一般，「你仍然還像一個孩子樣不懂事。」

見丈夫不快活，陳素英就不再說什麼了。

他們已經搬進學校里去住，每天看着操場上那些活躍的學生們，陳素英的心也稍微活潑一點了，她常常沉浸在對自己學生生活的回憶里，她常被迷住了似的站在窗前很久的睜着一雙大眼睛羨慕的看着操場上的學生們。

有時她看見楊立達對女學生的態度和男生不同，她們中間總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她時常暗暗地注視着他，抓住每一個機會在旁邊聽他和女學生的談話，他對女學生親切的態度又煽起了她嫉妬的火焰，尤其使她憎恨的是她感到自己在那些女學生的眼里的低微的地位，她感到她是被輕視的，被侮辱的，她想到她自己有過這樣的一個時期，她瞧不起一切結過婚的女人，她嘲笑一切正在戀愛着的情人，而今，她自己做了被蔑視的對象了，但她却原諒了她們而在內心狂亂的咀咒着自己。

「我這樣活下去幹什麼呢？無聊的生活，我應該掙扎，嘲笑是別人的事。」

楊立達和學生們一起去野餐去了，一天都不在家，屋子裡特別顯得清靜，她一個人
在屋子裡徘徊着，腦筋裏無組織無秩序的想着許多雜亂的事情，想着死去的孩子，想着
過去的生活，想着女學生，甚至連陸美芳的影子都閃進她的腦海，……：

忽然一個熟悉的聲音在窗外的走廊下叫她的名字，她回頭一看，吃驚的僵立着不
動，叫她的人在推着她的門了！

她幾手不相信她的眼睛了。進來的人穿着軍裝，面色黑而紅，兩片厚厚的嘴唇微微
的張開，粗濃的眉毛下，閃着兩粒細小的眼睛，他被主人凝視而激動的表情惶惑住了，
帶着不自然的微笑走近她，伸出自己的手。

「小陳。」

「……………」陳素英的心在燃燒，她緊緊的握住他的手，熱情的望着他，四年
來這是她第一感到她的靈魂復活了，她心裏有許多話想說，但都說不出來，喉嚨被狂喜
的熱淚阻塞住了，嘴唇顫抖着。

「四年不見，你長了。」

「啊！陳堅同志，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真的是你嗎？我真沒有想到，我真沒有想到會見到你們！」她的眼眶開始潤濕，突然她撒開手伏在桌上傷痛的抽搐起來。

陳堅手足無措的呆在那裏。

「怎麼啦！小陳？陳同志！四年來你變得多了。」他搓着兩手說。

「對不起，我太興奮了。」陳素英慢慢抬起頭來，哭紅了的眼睛里含着羞怯的笑。

「坐下吧！」他指着面前一張凳子說，「你說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你們都來了嗎？還是你一個人來的？我真想知道，你快說，把你們的一切情形都告訴我。」

陳堅的臉上露出微笑，他似乎又看見四年前的陳素英了。

「不要慌，我歇一下，開水也沒有一杯？」

「媽的，我又忘了。」說着她急忙跑出去了。

陳堅脫下了外衣，把坐凳移近了桌子，隨手拿起了一本翻開放着的書，看看封面是「嬰兒保育法」，便又放下了。

「你沒有接到我要來的信嗎？」他向因提着水壺而顯露着難為情的女主人問：

「沒有我們有兩年，沒通信了，」她說，不住的用手把一束頭髮向後掠去。

「信走得太慢了。你看這些書的嗎？」他問，眼睛流覽在新家庭，西風，電影畫報等等的雜誌上。

陳素英像被人發現什麼不好的秘密一般，臉上現出紅暈來，她極力的申明着說：

「這却是無聊的雜誌，你看，都舊了，向別人借的。可是立達說，現在書店里也沒有什麼可看的書了，立達今天帶學生去野餐去了，你還沒有問起他，現在你講吧！周志真同志也來了嗎？」

「她嗎？沒有來。」他搖搖頭，一種不常有的表情從他的臉上閃過去，他端起杯子一口喝完了開水，自己又把牠倒滿了。

「你們同居了不是？」陳堅點點頭，她又接着說：「現在我真感覺一個女子還是不結婚好，結婚是戀愛的坟墓。這句話我說應該改成『結婚是女人的墳墓』。」她突然的停頓了，像一輛行走得極快的車子忽然遇到了阻礙而停頓了一樣，猶豫了一下才又決然的說：「我老實告訴你，你不要笑，以前，我真沒有愛過立達，根本就沒有想到過戀愛這回事，現在我也不敢說我是愛他，但是我總覺得有種什麼東西把我和他連在一起，而且我時常恐怖着會……」她不說下去了，停了一下，她又說，眼睛閃着光，「不，有時

我又那樣想，媽的，我怎麼說不出來呢？唔，我覺得無論到那里都可以生活的，只要我肯吃苦做工，不是嗎？不應該把情感限制在狹小的家庭的圈子裏。我又想出去工作，我覺得我跟以前不同了，雖然我沒有看書，但是我被生活磨折得夠了，我相信我是很能忍耐而能吃苦的，」她的臉放着興奮的紅光，心劇烈的跳動着，「當我想着我是在爲人類工作，許多的人能因我的工作而得到一點益處時，你想這不就是我最快樂，最有意義的——最有意義的事嗎？這不是比什麼愛情更有價值嗎？一個女人關在家里面常遇着情感上的恐怖，靈魂的痛苦比什麼都更甚，這能說是生活嗎？」她的眼眶潮濕了，眼前矇着一層霧，「我常常這樣的，想到這我更興奮，只想馬上就走，陳堅！你能幫助我找一個工作嗎？」

「你說結婚是女人的坟墓是不對的，讓我告訴你我們的事吧！周志真同志準備到滄陷區去了，你先聽我，」他阻止了陳素英，接着說：「我們有過一個孩子，爲了工作，我們不得不出錢把孩子交給當地的老百姓撫養，但是不到兩個月那個小傢伙就完蛋了。」

「哦！周同志一定難過死啦！」陳素英忍不住的插了一句。

「當然，母性的愛是自然的，但是這一點沒有減低她的工作情緒，你知道，她是一

個性格很強的女人，你走了以後，她進步得更快了，她不停的讀書，對工作的熱誠的態度和努力的精神，簡直連男同志也趕不上。」

陳素英聚精會神的聽着，不斷的發出咋舌的聲音。

「當我們接到撤消的命令時，她對老百姓的激昂慷慨的演說使大家都感動得流淚了，這以後，她就到敵人後方去了。」

「啊！她真勇敢，你們還通信嗎？」她感動的羨慕的說。

「這是很困難的，淪陷區去的信要經過多次的檢查，什麼也不能說，不過最近接到她的信，意思好像說會到後方來一趟，路這樣遠，交通又不便，不知會遇到什麼困難不？」陳素英這是第一次看見躊躇的表情從他的臉上流露出來，但立刻又消失了。

「這一回你們可以一起去了。」

「不！後方也有工作要做，而且她一定也不贊成我去的，你要說什麼？」陳素英遲疑了一下說。

「啊！不……不……沒有什麼……」她的嘴唇起了一陣輕微的痙攣，心在胸膛里猛烈的跳着，她的臉色蒼白了。

「你們生活得好嗎？」他用手指抹去鼻尖上的汗，不覺她回答又接着說：「怎麼老楊還不回來呢？」

陳素英沒有作聲，只隨着他的話向門口望了一下，忽然她用着堅決的異樣的眼光看着陳堅：

「陳同志！」她壓抑着喉頭的顫慄說。

陳堅舉起驚訝的疑問的眼光看着陳素英的眼睛。

「周志真同志來時，你告訴我一聲好嗎？」

陳堅點了點頭，眼睛仍未離開她，似乎想從她的眼里看出她內心的秘密。

「陳同志，你看我能夠「工作」嗎？」陳素英問，特別加強了「工作」兩個字。

六

兩個月以後。

這時正是夜間三點鐘，一條黑黢黢的粗壯的傢伙，張開鐵喉吼着，到站上停住了，車輪和鐵軌發出金屬的摩擦的聲音，刺透了靜夜的山村，接着便沉寂了。

車站在微弱的燈光下沉睡着，只有寥寥的幾個客人，攜着行李從進口爬了進去，車廂的窗口模糊地透出一片片淡黃的燈光。

從黑暗中走出兩個人影，從燈底下走過，一個身材瘦長，另一個比較苗壯，都穿着軍裝。

「你睡夠了嗎？小陳！」那個身材苗壯的說。

「醒了，我簡直睡不着呢，我真興奮，噯，今晚沒有月亮，夜多黑。」

「是的，快走，天就要亮了。」

兩個人的背影隱失在車廂的進口里。

「嗚……」

車身蠕動了，向東面駛去，一陣陣的夜風送進車廂里。

夜色稀薄了，一切物體清楚的呈現出來，從在原野上急駛的列車的一個窗口，伸出兩個女人的頭，露出穿着軍裝的上身，漸漸的從東方的天際射出太陽的第一道光芒，遍照在廣大的原野上。那原野中蜿蜒着許多長長的走不完的路。

丫頭

辛夷

「C，我們買個丫頭好不好？」一天J忽然問我。

不明她的意思，我隨口反問：

「爲什麼？」

「天氣太熱，事情多，請人又難，花了錢還買氣受，不如買個丫頭，好使喚，過幾個月賣出去，還可以賺錢。」J一口氣不停地說。

「真有那樣的事？」我的注意倒被她最後兩句話引起了；國貨賺錢的新聞聽得太
多，竟有不知人也可圖。

「房東太太的那個丫頭真好，」丁還是集中于丫頭的使用價值，「一家大小，老太太，老爺，太太，少爺，少奶奶，小姐，孫少爺，十幾口子的事，都是她做：買菜燒飯，收拾房間，洗衣服，挑水打雜，抱孫少爺，有空還替少爺小姐們做鞋。」

我留意的則是交易價值，因此追問：

「但是怎麼可以賺錢？」

「就講這個丫頭吧，是一千塊錢，去年買的，十二歲，人家都說便宜」，……

丁又絮絮叨叨地說下去，我等不及了，打斷了她的話頭：

「便宜又怎麼賺錢？」

「聽我說呀！前幾天有人來要買她去，大概是做老婆吧，肯出二千二百塊錢，房東太太要三千。」

「原來如此。」我沉默了一回，然後自言自語地續說：「那可真比任什麼生意好！」

丁似乎是等着我回答她原來的問題的，結果失望了，終于追問：

「丫頭，丫頭到底買不買。」

「不買，」我肯地答覆，「要是事情多，來不及做，不問工錢多少，請個工人好了，借口環境這樣，環境那樣，許多不應做的事我們已經做了，養奴隸，販奴隸，似乎還可以避免一下。」

爲什麼女人在這地方這樣值錢？這問題在我腦裏縈迴了很久，以後，在某天的報上終於找到了回答。

某某監察使巡視各縣，回來發表談話，概述地方情形，據說中有如下一段：
若干縣特顯男多女少的現象，如××縣「女人竟比男人少七萬」；其故在各縣溺女之風甚盛」。

另一天，同一報紙又登了一條新聞，據說婦人一名，因販賣人口被捕，當場起獲年青女子兩名，係由湖南販來；該婦人將送法院「嚴懲」云云。

一一

一天晚上，熱過華氏九十度，實在不能工作，遂坐在騎樓乘涼。

大概是八點鐘吧——因了剛剛去睡了，她每天是不到五點鐘就起來的——注意忽然被樓下的說話从被蚊子叮的腿上吸過去了。

「莫關，等蓮英挑完水再說。」

顯然是房東老爺對一個進來的人說話。這家子照例是七點鐘關大門的。

橫豎無事，且看看蓮英挑水；大概是爲了伺候人們沖涼吧。

矮小的蓮英，挑着有她的身體三分之二高的一担水，沉沉地走向後邊去了。一會兒，搖擺着兩隻空桶出來，往河邊走去，接着，又沉沉地走回。

底下的人鐘擺似的走着，上面的人也鐘擺似的看着，起初，上面的人也完全是機械的，然而終于奇怪起來：

怎麼老挑不完？十幾個人沖涼，也應該沖完了，而且一個一個地沖涼，其間總得有相當時間，不能老是不停地挑，似乎已經有二三十担水了！

底下的人終於給了答覆。她並未說話；不過這一回，她挑來的水沒挑到後邊去，就在那騎樓底下放了下來，接着拿來一個竹瓢，舀起水，一瓢一瓢地，望老爺前幾天親手種的菊花上澆，一會兒，把菊花以及一切的花都澆完了。

「這回大概完了」，我想，因為我明白了，以前挑的水是澆後面的菜園子，現在輪到前面的花，應該差不多無可澆的了。

然而還沒有完，矮小的女孩子把桶裏的水通通倒在花上之後，却把空桶提到金魚缸邊，從缸裏一瓢一瓢地舀水到桶裏。舀滿了兩桶，又挑到後邊去。

大概是她偷懶，忘了什麼沒澆，現在就近便，舀金魚缸裏的水去塞責。

但是不是：她不到半分鐘就回來，顯然是把水倒了，又來缸裏舀，直到舀完為止。之後，她照舊搖擺着空桶下河去，一口氣連挑了三担水，把金魚缸充滿了才完結。然後提着空桶，向後邊走去。

我不知那女孩挑累了沒有，我自己却看累了。看看錶，十點了，站起來，正打算去睡覺，却見一個矮小的東西，鬼影子樣從黑暗裏走過來，嚇了我一大跳。

她走到我房門口，探頭進去看了看，大概知道我的老婆已經醒了，便轉過身來對我

說：

「先生，籃子，」

「怎麼？你還要洗衣服？」這是照例的事情，她每天得洗衣服，却沒有籃子，總是

問我們借。一面聽着她回答，一面我進房去拿籃子給她。

「一件衣服還沒洗，明天早晨要來不及的，太太又要打罵了。」她小聲地說，然而她的聲調是硬朗的，毫無悲哀甚至疲倦的口氣，

以後她究竟弄到什麼時候，我是不知道的了，這天早晨有警報，是五點鐘起來的，當時實在已經睜不開眼，一覺醒時，曾聽見窗前悉悉率率，心想大概是那孩子在騎樓上晾洗過的衣服，但是沒有燈，人也倦，沒有調查，也沒有看錶。

第二天，我六點鐘起來，看見那女孩已經買菜回來了，在替老爺燒早飯。等他吃了斤上辦公廳去。

據一位中立觀察家估計，那女孩那晚共挑了十七担水，每担八十公斤，共一千三百六十公斤，等於一噸半，可裝滿一輛小卡車。

三

另一天，又是躲警報，飯吃得很晚，吃完，已經一點鐘了。天氣還較涼快，拏南風想乘機做點事，剛鋪開紙，提起筆，忽然樓下人聲鼎沸，滿屋子噠噠噠噠，好似鴉鵲打

破了蛋，吵得人腦子裏一團亂糟，一個字也寫不出。

起初以為又是打了頭，但是沒有哭聲；好在納悶並不久，十分鐘之後，房東太太的姨娘，那位深通世故愛說話的老太婆忽忽地跑上樓來，好像報告機密大事似的，對滿眼好奇的J說：

「對河三小姐的那個丫頭，你看見過的，跑了，跟五姨太太的那個一起跑了。」

「真的嗎？」

「躲警報的時候跑的，」沒等J問下去她便趕快接着說，「已經報告警察局了，還出了花紅，報債的四百，收留的三百。」

「不知找得回不？」

「幾好的丫頭啊！」那位老太完全不答J的問，自己說自己的，似乎僅僅爲了說，就感到滿足，「十二歲，大大小小做十六個人的事，三小姐前幾天坐月子，就得虧她；一晚上就染起了二百幾十個紅蛋，三小姐幾喜歡她，待她幾好！」

「那麼她爲什麼要跑？」J終於找着了發問的機會。

這回似乎不能再不回答了，因爲自己的話顯然未說圓。於是，帶着不平的口氣：

「就是事情太多了！」三小姐一家的事她是願意做的，因為待她好囉。就是三老姑爺的那些親戚，人實在太多點，單是舅太太大小就是四口，還有那位孤孀嫂子。人家到底只有十二歲，就是能幹吧，大熱天，也來不及呀。」

「真是的，那也太辛苦了。」J同情地說。

「可不是？她就願意在我家做，上回同三小姐來了，就不肯回去，要留在這裏。」老太婆多少帶着點驕傲的顏色。

J看風使舵地順着口氣恭維說：

「就因為府上待人好囉。」

「那也不見得，」老太婆得意地謙虛了一下，接着說：「要是找得回來，我們想留下她，要不就拿蓮英跟他們換。」

「蓮英不是很會做事嗎？爲什麼換？」J覺得奇怪。

「蓮英也還不錯，就是，嗯，皮氣太強，常常要嘔氣，」老太婆解釋着，「倒底年紀大了。還是小丫頭好，我們還要買兩個八九歲的，價錢公道點，只要好的，事是一樣做。」

了覺着裏邊還有問題，想了想，問道：

「那麼你們不要吃虧嗎，大的換小的？」

老太婆遲疑了一會，然後謹慎地說：

「那也說不上吃虧，三小姐是自己人，而且她是明白道理的。」

J點點頭，兩個人來了一下會心的微笑。

x

x

x

x

三天之後，所談的事終於實現。被找了回來的三小姐的丫頭，終於來到三小姐的大姐，就是我們的房東太太家裏，而蓮英呢，則收拾着預備跟三小姐回去。

懷着好奇心，我特地下樓去考察了一下那個會逃走的女孩子。一看，却大失所望：

比蓮英還矮得多，雖說是十二歲，看去至多不過八九歲；肚皮特別大，顯然害着中國農村孩子多數害的膨脹病；但肩膀似和身材不相稱的寬，也許是挑水的成績；面孔圓圓的，帶着灰黑色，但眼睛雖小而頗靈活，而且好說話，顯出一副能幹樣子，與蓮英一天到晚噘着嘴不響大不相同。

有人偷偷地問蓮英：她跑不跑。蓮英乾脆地回答：

「不跑，跑了抓回來多難爲情？幹嗎要跑？跑到那裏不是一樣？」

蓮英似乎是已經看穿了的；而鄒新來的女孩子呢，則有點像那有名的猴子，現在是朝四暮三，她似乎很高興。

三十一年五月三十日于桂林

孔乙己和文人島

胡仲持

從敵人所佔領的地方，幾近光身地逃命到祖國大後方的我，每逢感到寂寞的時候，往往想起那一位時常在咸亨酒店櫃台邊站着喝酒的淒涼的孔乙己來。

我同孔乙己一樣，過着道地的文人生活。我可以相信自己的身價高過了孔乙己麼？譬如有一位名教授，能夠記誦古希臘文學作品裏的名句，而且懂得一些古希臘字拼寫方法，我會見了他，少不得肅然起敬。理由很簡單，因為我不能夠，不懂得。既然如此，我就更應當尊重孔乙己了。理由也很簡單。第一、孔乙己背得出古中國文學作品——四書——裏的名句來，這在我還背不出。第二、我至今還沒有知道孔乙己所說的「回字的四樣寫法」。至於茴香豆的茴字怎麼寫，要是沒有孔乙己告訴我，現在我是否寫得出，實在是疑問，大家知道，古中國的文學作品和中國文學對於我們不折不扣的中國人，比古希臘文學作品和希臘文重要得多。那麼，我們怎麼可以不尊重在這些方面比我們「有

「一日之長」的孔乙己呢？倘說孔乙己只會鈔鈔書，不會寫作，因此不值得我們佩服罷，那就大錯特錯了。要知道孔乙己的創造人魯迅是比誰都看重鈔書工作的，他寫孔乙己的時候，就是他親手鈔寫過了許多古書和碑帖，正在熱心于古小說鈎沈的鈔摘的時候，他把鈔書的專門技能放到孔乙己身上是含有自嘲的意味的。即使退一步說，魯迅的鈔書帶着學術研究的性質，跟孔乙己的鈔書大不相同罷，那麼，我們也得反問一下，在我們中間，像孔乙己那樣「寫得一筆好字」會鈔鈔書的究竟一百個人裏是否有着一個？

無論如何，我是不能相信自己的身價高過我的老同行孔乙己的。孔乙己的前途是一團漆黑的絕望，就因為當時的社會看不起他那樣的沒有中秀才中舉人的文人。現在離開孔乙己生存時代差不多有四五十年光景了，在這期間，中國據說是大大的進步了。事實上呢，美國留學多年的陶行知那樣的教育家們，甚至對於僅僅認得千把個字的小學生也看重到了極點。他所創導的小先生制是獲得社會上一般的贊許的。然而我仔細體驗一番之後，我卻覺得孔乙己的時代還沒有過去。

在今日，中了「秀才」與「舉人」的文人們，如林語堂博士之類，正同孔乙己的生存時代一樣是相當幸運的。此外呢，文人們的遭際，也並不比孔乙己好些。我先來說一個沈

痛的故事罷。這是兩年前我的第三個孩子講給我聽的。在她讀書的那個小學校裏，有一個教書教得好好的教師，因為窮得買不起高價的飯米的緣故，偷了一個寄宿生吃剩的冷飯來吃，因此給小學生們又輕蔑又憐憫。這可不是活生生的孔乙己麼？然而這卻是在半淪陷區的上海的故事，在這光明的抗戰中國大後方當然是不足爲例的。那麼，就來談談現在住在桂林身價跟孔乙己差不多的我自己罷。

我沒有寫過什麼獨出心裁的好好的作品，只會鈔鈔書。（在今日的出版高看來，翻譯工作和編纂工作就是鈔鈔書）鈔書生意是有餘，代價同排字工價一樣。這一項收入除了夠得到每天吃三頓飯之外，還可以有小小兒奢侈一下的餘裕。這樣的小奢侈是跟孔乙己上咸亨酒店用茴香豆下酒吃差不了多少的。可惜我也同孔乙己一樣，「有一個壞脾氣，便是好喝懶做」。（這一種壞脾氣不應當完全由我自己來負責，工作的被動性和代價低還是很大的原因）我和孔乙己相差的一點就是我「沒有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蹤，」這是因爲我的鈔書費往往要等到審查通過之後方才完全領得到，而且書籍紙張筆硯總是我省下吃飯的錢來自己買的緣故。就由於這一點小小的差別，叫我鈔書的人到現在還有，而且我也無須「偶然做些偷竊的事。」

我覺得不單是我自己，就是相識的和不相識的無數文人們——當然中了「舉人」「秀才」的是例外——大家有着同孔乙己一樣的遭際，同孔乙己一樣的個性上的弱點。我可以說魯迅筆下所刻畫的孔乙己實在是中國文人的象徵。那麼昨日的孔乙己的前途可不是漆黑一團的絕望麼？今日的孔乙己的前途是否也是如此呢？

想到這裏，我記起魯迅的一句話來：

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對啦！今日的孔乙己感覺到絕望的虛妄了，不再像昨日的孔乙己那樣的絕望了。使今日的孔乙己感覺到這一點的也就是創造着昨日的孔乙己的魯迅。他知道鈔鈔書，把自己所學到的一些知識教教孩子們，是比做西醫賺大錢重要得多神聖得多的事。他甯願在醫科學校中教了學業專門來幹那一套工作。他一輩子鈔了不少書，寫了許多短篇小說和文雜，還給孩子們教了幾年書。那些所鈔的書所寫的文學作品，在當初的「正人君子」看來，正同孔乙己嘴裏所說的「君子固窮」，「多乎哉不多也」之于咸亨店的夥計和孩子們一樣，沒有多大價值的。然而魯迅死後終究被公認爲中國不朽的文人了，雖然魯迅遺族的生活還是蕭條，然而靠乾沒魯迅版稅，偷印魯迅著作而發財的出版商卻頗有幾個了。

不但如此，當初上海預約價只不過法幣八元的魯迅全集，現在放在桂林桂林西路的書舖裏，索價到法幣四千元了。

當然，魯迅是千載難逢的傑出的大文人，我們後生小子是「不敢望項背」的。然而他一生鬥爭的經歷和他作品裏所含蓄的偉大的思想卻深深地教育了我們。因此我們不再像孔乙己那樣一味感覺絕望了。我們知道，在文盲佔着極大百分數的今日中國，雖是僅僅認得千把字的小學生也還值得看重，值得利用，那麼，我們究竟比小學生多讀過幾年書了，我們怎麼敢看輕我們自己呢？

今日的孔乙己儘管有着新的覺悟，知道「絕望之爲虛妄」了。然而生就了「好喝懶做」的壞脾氣，面對着無情的現實，總究是非想法子生活下去不可的。

怎麼辦呢？既然只會鈔鈔書，還是鈔鈔書罷。不過市面上鈔書的代價低了，首先來搭些架子，跟約我們鈔書的老板們儘量地討價還價罷。這辦法有時成功，有時可就不免碰一鼻子灰了。因爲紙價一天天高起來，老板們對於一本印出的書是只看重白紙不看重黑字的。他們出書的成本會計有着一套牢不可破的預算公式，就是成本的五十以上作爲

白紙項下的支出，百分之五十以下作爲黑字項下的支出。紙價因爲貨運困難的關係只是往上漲，排印工價因爲各印刷工廠的生產能力總是求過於供的緣故，也只是往上漲，而讀者社會的呼聲則是一般的書價已經太高了。在這樣的矛盾的夾縫中間，在老板們牢不可破的預算公式之下，爲黑字盡着心力的文人們要討價還價，可不是難上加難麼？

第一個辦法有時既然行不通，那麼想想第二個辦法罷。什麼辦法呢？就是把早先鈔好（當然也可以說譯好）的現成的書拿出來換換錢。

第二個辦法的嘗試在我就從文人島的重版開始。這是兩年前我在上海養病時候所譯的，在文載道和巴人所編的魯迅風週刊上連載過。我很喜愛這個作品，因爲其中不但有着莊子那樣豐富的奇想和斯耐夫特那樣美妙的幽默，而且針對着魯迅所說的「空頭文學家」加以深刻的無情的諷刺，也就給一般的文藝學習者提供了無限寶貴的教訓。作者莫洛懷是非常有名的法國大文人。他在英國文學研究上極有價值的供獻使他進了通儒院（這資格相當於前清時代中國的翰林），他寫過許多文藝著作。他那一種從現代社會的實際體念產生出來的獨創的筆調極受國際有名的文人們的賞識。我國故詩人徐志摩就譯過他的書，給絕捧過場。法國戰敗以後，他寫了一部書，叫做法蘭西的悲劇。現在他流亡

美國正爲「自由法國」的復興，站在同盟國方面，用筆桿作着反法西斯侵略的鬥爭。他目前的生活，正同我們的林語堂博士一樣是依靠着英美讀者的。

當莫洛懷寫文人島的時候，法國的文藝界呈現着極度混亂的狀態。有一批「空頭文學家」因爲缺少了健全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緣故，一味感覺着生活的苦悶，想要從現實社會逃避。他們企圖着把文藝重新關進到「象牙之塔」裏，使它不但跟科學隔絕，而且跟現實社會隔絕。他們主張擺脫了理性的束縛，擺脫了美學上或是道德上的種種顧慮，完全憑着心理的自動，用文字或其他手段來表現自己的靈感（據超現實主義派代言人卜萊登的解釋），他們標榜着這一種主張是超現實主義，因而有不少青年盲從附和。莫洛懷就爲了要對這一種惡劣的新傾向諷刺一下，才寫這一個中篇小說文人島。

在文人島裏，莫洛懷逞着奔放的想像，把文人們的心理上最容易犯到的種種弱點彙集起來，編成一個新奇動人的故事。這一種彙集起來的藝術手腕，在文藝術語上叫做「概括」。這使每一文人讀了「文人島」的故事感覺到親切有味，因爲故事裏的諷刺所刺中的不是他自己固有的弱點，就是他所熟知的文人們心理上普遍地存在着弱點。舉例來說，文人島上最受尊敬的女巫爾格蒂費去了一生的光陰，只爲的是寫三十行的詩。

書。這是對於眼高手疏的文人們的驕矜氣習的諷刺。另一文人魯書柯寫了一萬六千九百頁的一部巨著，書名叫做「我爲什麼寫不出東西來」，這是對於思想貧弱的人們的虛偽氣習潦草氣習的諷刺。最有名的戲劇作家散寂宜的劇本晦澀到聽衆們大都不懂得其中的意義。這是對於鑽着牛角尖的文人們的怪僻氣習的諷刺。這些氣習在文人們中間可不是普遍地存在着麼？

正惟文人島這個作品是經過作者的「概括」手腕寫成的，所以從這中間，正同從孔乙己中間一樣，可以看出作者，「自嘲」的線條來。前面已經說過，孔乙己的鈔書本額暗示着魯迅自嘲的意味。同樣，文人島上建立着的大理石的雪萊裸體塑像也暗示着莫洛懷自嘲的意味，因爲莫洛懷是那位英國大詩人的崇拜者，又是有名的▷E（雪萊傳）的作者。然而這種自嘲的線條卻並不妨礙作品本身的諷刺的效果。粗略地看來，文人島似乎挖苦着一般的文人，仔細地看來，它所挖苦的實在是當時流行着的超現實主義作家們。孔乙己呢，所諷刺的似乎是中國一般的文人，——連作者自己也在內罷。其實作者諷刺對象，他所否定的方面只是孔乙己所代表的冬烘精神。這種精神反對新文學運動的一切守舊分子全都具備着的。單就「寫得一筆好字」，「背得出中國古書上的文句」，

「認得不少字」，這幾點來說，孔乙己是值得我們尊重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卻跟現實社會根本地隔絕了。他對於現代的社會知識和科學知識當然無緣。他從書本上獵取了一些知識便沾沾自喜。他以爲文學最高的表現方法就是搬弄些陳詞濫調。他感到孤獨，卻不知道孤獨的原因是什麼？這一種冬烘精神和法國的超現實主義有着根本的共同點，魯迅所否定的方面就在此。

冬烘精神就是在今日的大學裏，中學裏，小學裏，書店裏也還普遍地存在着。我敢說一句，今日中國的文人中間能夠把這種要不得的精神完全克服了的還是佔着極少的百分數。因此我們說孔乙己是中國文人的象徵，不算怎麼錯。然而社會對於進步的有活力的真正創造出來的東西的要求卻愈來愈強烈了。在這樣的要求之下，牢守着冬烘精神的孔乙己的前途當然只是沒落，只是絕望。今日的孔乙己如果覺悟了這一點，那就得無情地來排棄這種精神。光明的希望是有的。可是要實現希望，卻非走進現實社會中間去，認清了進步的真理的目標，繼續不懈地艱苦地體驗、學習、努力奮鬥不可。否則希望之爲虛妄正與絕望相同。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于桂林李子園

文藝辭典序言

胡仲持

在日俄戰爭的期間，有一個給俄國做情報工作的中國人被日軍捉了去槍斃。刑場上圍集了好些中國人。他們個個體格壯健，可是精神卻都顯得十分麻木，因為他們彷彿趕着熱鬧似的，站在那里呆瞪瞪看着。

這是三十五年以前，魯迅先生在日本仙台醫學校所看到的一張幻燈影片上放映出來的情景。他從這上頭受到了深深的刺戟，覺得國民精神的麻木是比國民體格的衰弱重要的多的問題；與其研究醫學，求謀改進國民的體格，不如研究文藝，求謀發揚國民的精神。於是他放棄了習醫的志願，轉而致力於文藝的寫作。他和幾個朋友在東京創辦了文藝刊物，開始打算借文藝的力量來針砭中國的國民精神。

這一轉變不消說是有着重大的意義的。從此以後，魯迅先生用了獨創的有戰鬥性的，多種多樣的作品給中國文學開拓了新的道路，於是中國文學不再是僅僅有閉階級的

消遣品和裝飾品，而可能成爲發揚國民精神的一種酵素，爲民族爭取自由，爲社會求謀幸福的一種武器了。

在魯迅先生所領導的新文學運動的影響之下，我國的國民精神有了很大的進步，這是無可否認的。五年來艱苦的抗戰中間，前綫士氣的堅韌和後方民心的鎮定就是明顯的證據。

然而我們卻也不由得要究問一下：全國同胞們的精神麻木症是不是已經澈底根除了呢？回答是還沒有。舉一個例子來說罷。香港剛淪陷的時候，就有一批向來受着英國官員的寵幸的號稱「華人代表」的所謂「太平紳士」，在敵人的招待宴上露出獻媚的嘴臉來。顯然，這樣的嘴臉是比三十五年以前魯迅先生在幻燈影片上所看到的刑場上湊熱鬧的同胞們更其出醜的。

香港淪陷得這麼快當然有着多種的原因，可是倘說最大的原因在於精神方面，該也算不得大錯罷。

在當前反法西斯侵略的白熱化的鬥爭中間，我們必須記取着「精神重於物質」這句話，因此研究文藝還是今日重要的課題。

研究文藝需要着書籍。我國比較大規模的出版業一向集中在上海和香港。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書籍的主要來源是阻斷了。大後方愛好文藝的青年們最感需要的就是篇幅較大的世界文學名著，和文學參考書如文學史，文藝辭典之類。

編纂這部辭典的動機是出於上述的需要。當初的計畫還遠大些。我們打算羅致文藝各部門的作家來共同合作，使這辭典更近於完備。但是由於工作上聯絡的困難，和內地物質條件的限制，只得把規模縮小一些。結果是這部辭典的性質幾乎可以說僅僅限於文學方面的常識了。

這部辭典裏所收的文學術語多半是從日本山田清三郎和川口浩合編的文藝辭典翻譯過來的。担任翻譯的是葉以羣、謝愛羣、胡明樹、韓幽桐，四先生。中國文學部分的條目是經過了艾蕪、廖沫沙兩先生的設計，由水聲洪先生編集的。西洋文學部分的書名和人名的條目則由曹靖華、葉以羣、牛宗韓三先生分頭編撰。負着校訂的責任的是曹靖華、廖沫沙和我。最後由我總校了一遍，並且補充了若干條目。在整理工作上給我幫忙的是孫懷琛、陳如玉兩先生，經過了兩個月半的時間，這部辭典總算脫稿了。由於手頭參考書的缺少，這中間必然有着不少的錯誤。希望高明的讀者隨時給予指正，以便再版時候

加以矯正。

除了直接參加編纂工作的上述諸先生以外，我應當特別致謝的是茅盾、胡風、邵荃麟三先生。當編纂工作開始的時候，他們是給我提供過不少寶貴的意見的。如果部辭這典有着多少可取的地方罷，那當然是許多友人友誼的幫忙的結果。至於一切的粗忽和錯誤，那照理是應當由我個人負着全責的。

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

附註：本辭典已交桂林華華書店發行，刻正排印，不日出版。

越過死亡綫

侶梅

偷渡

有如許多別的香港居民一樣，八日清晨第一次聽到警報響的時候，我還以為是防空演習呢。那個時候我正在趕着譯一篇要在當天交卷的文章，這篇文章是討論英美對日進攻的戰略形勢的。直到聽到飛機聲的時候我還是在寫，是炸彈聲和高射砲聲使我放下筆來的。我跑出涼台一看，三架日本飛機正在我們頭頂上飛過，向着啓德機場方面飛去。街上店舖都在忙着把店門關起來，人都三羣五隊的聚在街上指手劃腳地談論着。這個時候我才意識到戰爭已經降臨到這個一向被稱做「世外桃源」的香島。

我趕着把文章譯好了，就跑到隔壁的「辦館」〔註一〕借電話打。我原來是想打電話給住在香港的朋友、詢問這突如其來的空襲的真相的、怎知道一連搖了幾個號數都搖不

通。人却像潮水一樣擁進這家「辦館」來爭購罐頭食物，我費了很大的氣力才能夠從裏面擠出來。我回到家裏叫母親多買點糧食之後，就跑出來搭「巴士」〔註二〕到尖沙嘴碼頭過海。出到彌敦道就看見一隊隊面色張惶，扶老攜幼的人們從九龍和深水埔方面逃出來，向尖沙嘴方面跑。「巴士」因為給政府徵發去運兵，所以車少人多，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擠得上車，而車上已經連站的地位都沒有了。到了尖沙嘴，遠遠的望見碼頭外面站滿了人，我就知道一定沒有船開，下了車之後碰到幾個朋友，才知道不是沒有船開，而是不准人搭。由九龍過香港的都必須要有政府的通過證才准搭船。我因為急於要想回到「寫字樓」〔註三〕去打聽一下消息，所以當一個僑民悄悄地跑到我身邊來，問我要不要過海的時候，我一下子就答應了他，連價錢也不問一聲。他帶我從尖沙嘴小輪碼頭旁邊的一個小碼頭上船，是一艘可以坐十多個人的小火輪，渡資每人港幣一元，十分鐘後我們就在香港登陸了。這是我第一次的偷渡。

我沒有聽從朋友的勸告，在這天晚上依然回到九龍來，因為這天早晨我過海的時候是孑然一身，什麼東西都沒有拿，而且我也實在希望回到家裏把媽媽和姊姊都帶到香港去。怎知道我勸了她們一個晚上她們都不肯跟我一起過香港，一定要死守着九龍的家。

第二天上午一直在警報中，到下午我無可奈何地用一隻小簾篋收拾幾件衣服，獨自一個人跑到第一天過海那個小碼頭上找船過海。到的時候看見碼頭冷清清的，祇有一個英兵在巡邏着，不但小火輪沒有，連帆船都通通失了踪。回頭望望在尖沙嘴「巴士」總站附近，有些工兵正在忙着敷設防禦工事，我直覺到前方的戰事一定相當嚴重，但無論如何都料不到九龍會在三天之後就失守的。

我在海邊徘徊了一會，心裏在想着「望洋興歎」也不是辦法，我必須要在日落之前找到一條船渡海。於是我就到附近朋友家裏看看有沒有人要渡海，我好一起同渡。

踏進一個住在彌敦道的朋友家門口，就發覺抱着和我同樣焦急的心情要想渡海的朋友有十餘人，他們都正在倚裝待發呢。我來得正好，於是就和他們一起分乘黃包車向旺角碼頭出發，因為派出去找船的人回來報告說，在尖沙嘴和油麻地都無法找到渡海的帆船，所以祇好到旺角碰碰運氣。沿途經過的街道已經滿現出荒涼的景象，祇是不時的碰到三五成羣，拖男帶女，背負包袱的人羣，倉惶地奔向他們認為是比較安全的地方去。我們到了碼頭，先把人分散開，然後派出兩個人去找船。因為我們是偷渡，怕惹起軍警和「爛仔」的注意，所以不能不這樣做。事前我們就聽說，有許多偷渡的人行李都給「

爛仔」搶光了。

我們帶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在一家下級電影院的門口等了點多鐘，在這家電影院的隔壁就是旺角差館〔註四〕，我到了香港之後第二天就聽說這間「差館」是九龍最先被搶的地方之一，由此可見香港警察的力量是多麼的薄弱。那些如狼似虎的「差人」平日祇曉得向小販們勒收規費，向窮苦無告的民衆施展威風，「爛仔」們的首先搶「差館」，除了爲着想奪獲鎗械之外，也未嘗不含有報復之意的。所謂「爛仔」，除了一部分原來就是以搶劫爲生的地痞無賴之外，有許多都是被飢寒所迫，挺而走險的窮人。

我們滿懷着戒懼的心情等了一點多鐘，才有入來通知我們，說船已經僱到了，代價是一百塊錢。我們連忙挽起行囊，三步趕作兩步的跑去搭船，因爲時候已近黃昏，恐怕再遲就不能夠在當天趕到香港。我們行李少的幾個很快的就落到船上，毫無問題發生，那些行李多的朋友却要逐件的從黃包車搬到船上來。那個掌帆的老頭子不住地催他們快些搬，因爲要趕快開船。他靜靜地對我說：「世界唔好，早的離開岸上，大家好安心呀！」話猶未了，碼頭上一個年青朋友手裏拿着的行囊就被一個「爛仔」搶去，他不甘損失，和那個爛仔略一爭持，就被他用利劍刺傷了胸部。我們十人多個在船上目擊這幕慘

劇的上演，却一點都不能夠給與那個朋友什麼援助；因為大家都知道，在這碼頭附近都逼佈着「爛仔」的黨羽。那掌帆的老頭子看見形勢不佳，就喝船頭的船夫把跳板拉下，趕快開船。我們這才鬆了一口氣。雖然能否安抵彼岸還是不可知之數，不過總算度過了第一重難關了。

船開了不久之後，那個掌帆的老頭子才告訴我們說，今夜能否開到香港是說不定的，因為我們延誤了時間，避風塘口的「水師船」〔註五〕也許已經換了班了。原來偷渡的帆船是要等停泊在避風塘口監視警戒的「水師船」換班的時候悄悄地揚帆駛出避風塘，才能夠駛到香港。而那些「水師船」的換班時間是早晚六點。我們聽完那老頭子的一番話大家都冷了半截，因為這時候已經六點多了，「水師船」大概已經換了班，不過我們仍然恫嚇着那個老頭子說，如果船不能夠在香港靠岸，我們是一個錢都不給的。他却嗷嗷不休地打着望家話反駁我們，說是我們延誤了他的時間，今晚不能趕到香港不關他的事。這樣船一壁向着避風塘口駛去，船上的人一壁在爭持着必須駛到香港才給錢的問題，最有趣的是爭持的雙方一方面打着望家話，另一方面却打着普通話，越鬧越夾纏不清，我雖然願意替雙方翻譯，不過大家爭鬧得熱烈的時候，往往是不高興與假手於翻譯的

人的。大概爭論了半個鐘頭，最後決定無論如何要駛到香港，如果今晚不能偷過避風塘口就在艇上宿一宵，等明早的機會。

夜幕已經張開在這充滿火藥氣味的海島上。往日與繁星爭輝的島上燈光如今是給炸彈的威脅毀滅了，整個的香港九龍是沉浸在無邊的黑暗中。遠處傳來的砲聲和不時在頭頂上飛過的敵機聲增加了人們心頭的恐怖；疏雨打在蓬頂上的淅瀝聲更助長了人們的愁思。我們大家都知道今晚是沒有希望到達香港的了。十多個人擠在小帆船的艙內，給冷、餓、恐怖和疲倦弄到噤若寒蟬，後來有兩三個人點火吸煙，大概是煙提起了他們的精神吧，談話漸漸活潑起來，吸煙最多的C君談的話也最多，他那富於風趣的話使最愛愁的朋友都忍不住笑起來。不過我一直耿耿心他們擦洋火吃煙的閃光和談話的聲音會惹起岸上和別的艇上人們的注意，如果碰到匪徒，他們向我們施行洗劫是易如反掌的。

話談開了，大家的神經漸漸鬆弛下來的時候，就開始感覺到飢渴了。我們這逃難的一羣不但沒有吃晚飯，連滴水也沒有人肚呢。於是帶有餅干的朋友就開始拿出來分派給大家，雖然每人祇得兩三片，總算是吃過我們的晚餐了。吃過餅干大家又嚷着口渴，C君從他的行囊裏把他那樽寶貴的葡萄汁拿出來，用一個漱口盅倒給大家吃；因為是這樣

寶貴的東西，每人祇能夠喝一兩口，然而在那時真是感覺好像瓊漿玉液一樣地可口了。這一切的動作都是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進行的。我們甚至連坐在對面的人是誰都不知道，僅能夠從聲音裏分辨出誰是誰。

這一個晚上我簡直沒有睡着過，除了對於目前處境的危險須要時時刻刻加以警戒之外，還有千萬種的憂慮叢集到我心上來。我想到這突然爆發的戰爭，把我國多少有用的人材圍困在這孤島之上，而他們又必將成爲日閥所欲得而甘心的目標，因爲他們平日都是堅決抗日的分子。奇怪的是，那個時候我想到我自己身上和我家庭的問題，是很少的，我彷彿感覺到一個狂風暴雨的時代已經降臨到我們頭上來了，我們要應付這樣的一個大時代不能夠單從自己個人的利害打算的。從這一天起我就離開了舒服的家，踏進這個被稱做「社會」的大熔爐裏面來。

好容易才挨到五點鐘，我們就把睡在船尾的船夫喚醒，大家聚精會神地守候着那艘「水師船」的換班。果然一到六點鐘那小火輪就駛離避風塘口，而到來頂替的那一艘還沒有開到，我們就趁着這機會趕快揚帆加槳，駛出避風塘口，霎然間大家的神經都緊張起來了，因爲大家都知道我們的船如果碰着那駛來換班的「水師船」，難免會被它開鎗

掃射的。

船安然地駛出了避風塘，大家才鬆一口氣。我站在船尾上望着碧波萬頃的海和那彷彿還沒有醒來的香港島，不期而然的就生出了無限的感慨。我似乎預感到這海島底不祥的命運，雖然強搶來的東西又被別人強搶去似乎不值得惋惜，反正它底合法的主人將來總有日子把它收復過來的，不過在目前住在這島上的一百五十多萬的華僑總是難免要吃剝眼前虧的……

當我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船已經靠岸了，大家都快活地嚷道：「真快啊！」大家都忘記了昨夜在避風塘內等待的焦急和難過。

上岸的時候，雨點大滴的打在我們每個人的頭上，給我們來了一次「雨水浴」。「香港是在哭泣她自己的命運啦！」我踏上岸時心裏禁不住這樣想。

一場虛驚

住在灣仔鵝頸橋附近一帶的居民，大概都知道搶米和搶煙的故事，而且有許多人是曾經參與此兩役的。當時那種差不多近於瘋狂一般的緊張、熱烈、興奮、和不顧死活的情

形，真非筆墨所能夠形容；而且使我覺得遺憾的是：我不但不夠勇氣跟着人家去「搶」，甚至連去看一下的勇氣都沒有，我現在所敘述的不過是我躲在一個二層樓上從騎樓冷眼旁觀得來的，同時因為我的二房東曾參與此二役，所以我也知道得比較詳細。

在香港淪陷前一天——十二月二十四日——銅鑼灣附近的渣甸洋行米倉給砲彈打中了，牆壁炸毀了，白米瀉了滿地，附近居民都爭着去搶，有些甚至動員全家去搶。我們的二房東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也給他那非常能幹的老婆喊去和她一起抬了一袋米回來，他們底十四歲的孩子也自告奮勇地去搶了一些回來。那老頭子把米抬回來後面色都變了，一直在坐着喘氣，話都說不出來。他的老婆悄悄地告訴我，他因為不夠氣力和慌張的緣故，半路上曾跌了一跤。料不到後來他就因此生起病來，半個多月後就死掉了。炸彈大砲轟不死，竟死於一袋米！可見米在當時的價值竟比人的生命還要寶貴。因搶米而死的不祇他一個人，有些人是在爭先恐後地搶的時候給踐踏死的，有些則給敵兵開鎗掃射死。

搶白米的活劇剛收場，搶香煙的活劇又跟着上演了。我家後面的英美煙公司的看守人大概因為「日本仔」已經到了的原故吧，逃走一空，剩下貯滿了五層樓的香煙沒人保

管，是誰的嗅覺這樣靈敏，先發覺出來已經無從修補了。總之是廿五清晨醒來就看見人如蟻隊地跑進這座五層樓的大廈去搶香煙，最初是一盒一盒的搬走，後來越弄越凶，竟然一箱一箱地扛走了。老人，小孩，女人全都像瘋了似的跟着壯年男人跑去搶，把搶得的搬回家裏放下，又再去搶，這樣直到他們筋疲力盡，喘不過氣來，還是不肯罷手，飯也顧不得吃了。他們這樣着急也非無因的，因為日軍已經進到銅鑼灣，搶煙的機會是稍縱即逝的。我們的二房東動員了全家參加此役，他們不但搶香煙，連打字機解手用的紙——外國貨——和帳簿都搶回來，因為那個時候柴貴得很，那些很厚的帳簿可以用來當柴燒。他們自己搶得高興，看見我們不肯跟着去搶覺得非常奇怪。「你先生不吃煙的嗎？」那老頭子喘着氣問我說。我說我們從前是吃的，現在因為打仗已經戒了。他的老婆擺出非常精明的樣子對我說：「就是自己不吃也可以拿來賣呀！你如果不夠胆量去搶，就站在門口拾人家跌下的也夠你拾啦！」實在也難怪他們以我們的不肯參加搶煙為怪事，因為左隣右舍，樓上樓下，沒有一個人不去搶香煙的，自己不吃也去搶來賣。住在我們那間屋內頭房的南北行大老板也和他的女用人一起去搶了兩箱回來。他們把搶來的煙逐箱打開，如果看見是「強盜牌」就老大不高興，必須是「三砲台」或別的名貴

香煙才稱心。我們的二房東因為搶得太多了——大概有六七箱——沒地方收藏，要把兩箱放在我們的房間內，我不答應，我的朋友却以為暫放一下是無妨的，但是我到底不肯讓他們把搶來的東西放在我們的房間內，因為我知道這些東西是要惹禍的。

日軍佔領香港後就把那英美煙公司的五層大廈作為憲兵總部。香煙、醇酒、女人是「皇軍」們的三大恩物，他們當然不甘心那五層大廈內的香煙給搶得七零八落的，於是對於附近的民居就肆意的加以搜查，尤其是看見有人拿着香煙出入的商店或住戶，必難倖免。我們自己雖然沒有去搶過，可是知道我們住的這一層樓上是滿放着這種贓物的。為避免株連起見，我們就不斷地催促他們快把搶來的香煙出賣。這交易是在絕早的時候進行的。看見他們賣了一大半我才逐漸放心。

大概在日軍佔領香港後五六天的一個下午，二房東的女兒偕女伴出外買東西，回來的時候飛跑上樓，面色張惶地指着後面說：「日本仔！日本仔來了！」一屋子的人立刻就忙亂起來，頭房的女用人跑去關門，已經來不及了，一個身體矮胖，拿着一支上了刺刀的步鎗的日本兵大踏步闖進來，屋裏的女人慌忙躲進頭房的牀底下去，我覺得這不是辦法，萬一給搜出來反而不好，而整間屋子除了牀底下之外又的確沒有地方好躲了。

我就索性坐在自的房子——是尾房——裏拿着剪刀來剪指甲，我的指甲剛剪過，沒有再剪的必要，不過聊示鎮靜而已。那個日本兵在前面屋子裏巡視一週，摸了摸頭房黃老板底孩子的頭，就跑到屋子的後半部來。我聽到腳步聲跑近我房門口的時候，神經緊張極了，可是還坐在牀上剪我的指甲，一動都不動。他在我房門口站住了，我帶着警戒的目光注視着他下一步的動作，假如他做出非禮的舉動來，我是準備反抗的，我甯願玉石俱焚，也決不肯讓他去滿足他的獸慾。他在我房門口站了一會兒，向房裏張望着，也不進來；當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接觸了的時候，他臉上露出微笑，跟着就向我深深地行了一個鞠躬禮，這時候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完全不理他又恐怕觸怒了他，不知道他會怎樣難爲這間屋子裏的人，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向他微微頷首，算是還禮，他才滿意地跑過去了，到屋後的廚房和廁所去檢視一番之後，就出去了。在屋子前部的人都暗暗地爲我捏一把汗呢。

他的目的無疑地是想搜查香煙，幸而他們都收藏得很好，沒有被檢出來，否則不知道要鬧出怎樣的瀾天大禍了。至於他爲什麼要向我鞠躬，我至今還是莫名其妙。他的臉孔我至今還沒有忘記，——那是一張頗爲善良的臉孔。拿他這一動作和摸頭房黃姓小孩

的頭這一動作聯貫起來，我們不難推想到這一個日本「皇軍」是怎樣地想念着他，越離越遠的家和他的小孩子。

冒險的旅行

香港淪陷後頭一兩天我一步都不敢出門，到第三天看見街上行人漸多，而且也有女的，我才敢覷着沒有「羅白頭」〔註六〕經過的時候才悄悄的溜出去，跑到附近朋友家裏探聽消息；因為報紙停刊了，躲在家裏外面什麼事情都不知道，是很沉悶的。最初我祇敢在附近的街道上跑跑，購買點必需的糧食。後來看見行街的人漸漸地多起來，我也敢到較遠的地方去看朋友了。那個時候朋友見面第一件事就是談論糧食問題，其次就是討論如何設法離開這個已陷敵手的孤島。米我們大概可以夠吃兩個月，所以對於第一個問題我們並不感到怎樣的焦慮；使人感到束手無策的是第二個問題。

大概是由於日夜苦思焦慮的結果吧，有一個晚上我夢見我和兩個朋友駕一葉扁舟渡過波濤險惡的大海，之後就轉入一條波平如境的小溪內，在一處風景幽美的地方登陸。醒來後我想起了從前海南島淪陷的時候，我有一個朋友冒險乘小漁船逃出來的故事，我

自己問自己說：「我們爲什麼不可以乘漁船逃到澳門，再從澳門設法轉回內地呢？」由於這一個夢的啓示，我第二天就到幾個朋友家裏打聽這一條路是否可通。從一個在廣東省銀行工作的朋友那裏探知省行有人從澳門乘漁船到香港，沿途並沒有遭過敵艦的檢查。我得知這一條路可以通行之後，隨即著手去找漁船。當然最初的時候我們並沒有決定走這一條路，後來經過多方的考慮，認爲這一條路比較安全和快捷，才作最後的決定。

通過我父親的一個朋友的介紹，我們在長洲僱到了一條可靠的中型帆船。所謂「可靠」，意思就是說已經和海盜有了聯絡，不怕被劫。這樣祇要你運氣好，不碰到日本戰艦，就可以一帆風順地駛到澳門。後來的事實證明我們的運氣果然不差。

帆船找到了還要找旅伴，因爲我父親還有多少手續未辦妥，而且要等我母親從九龍過來，所以他們要多待幾天才走；而我和我的朋友是迫不及待了，決定要在一月十一日離開香港。爲了這，我又要作一次「冒險的旅行」，穿過英京酒家前的敵人檢查站，穿過由灣仔電車路一直擺到西營盤大馬路那些擠得水泄不通的小攤子，碰見無數我不願看見的日本「皇家」，去到西營盤高街一間禮拜堂裏找我們的朋友葉君商量赴澳門的問題，因爲他和他的朋友都想搭帆船離港赴澳。我們很快地就決定了第二天一起走。我帶着快

樂而又興奮的心情，乘坐黃包車，想把這喜訊快帶回去給我的朋友。一路上我在想着旅途上的種種問題和在離港前應有的準備，最後想到我們脫離了這個已陷入魔爪的孤島，回到祖國的懷抱時的快樂，我簡直有點忘形了。「啊！爲什麼這條路上行人絕跡呀？」我還沒有來得及找到解答，一個如狼似虎，滿臉凶相的日本兵已經跑到我的跟前來，一面操着日本話在大肆咆哮，一面用鎗柄打我的黃包車夫，這時候我知道禍事臨頭了，趕快從車上跳下來，那個獸兵就轉而向我打着我聽不懂的日本鬼話大罵，一面做着要開鎗打我的姿勢，我已經給嚇昏了，茫然地向着騎樓底下跑，那個獸兵還跟在我後面猖狂吠呢！我正感到無處容身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低喚我的名字，我舉頭一望，一個朋友正站在離我不過十步遠的樓梯口向我招手呢，我好像得到了大解脫似的向他站的地方跑過去，就在同時間我身後響了兩下鎗聲，我以爲我的生命完了，直到我跟着那個朋友跑到四層樓上另一個朋友的家裏坐下時，我還有點懷疑我是否仍然生存着。驚魂略定，向我的朋友問起原由，才知道這附近一帶由上午十一點多鐘起就宣佈戒嚴，不准行人通過，施行逐戶搜查，至於搜什麼呢？祇有天曉得！他們爲什麼不在警戒線外趕我回頭，而讓我的黃包車拉到戒嚴線內的中點才來向我的黃包車夫橫敲毆打和辱罵，也是天

曉得的事情。那個滿臉凶相的獸兵在舉鎗相擬的時候爲什麼不打死我，也是天曉得的事情。不過如果不是那個好心的朋友在四層樓上目擊這一切的情形，趕快跑下來給我解圍，我怕我真會遭獸兵的毒手了。因爲戒嚴的時間長達四五小時，我怎能夠在路上站這樣長久的時間，而不遭受獸兵的殘害呢？說不定我會給打死，說不定我會給抓去，現在想起來還有點不寒而慄呢！那個好心的朋友是會說幾句日本話的，他打算必要的時候就替我向那獸兵解釋我是無意誤入他們的警戒線的，但是誰都知道，在這種場合下，一切的解釋都是無效的，「皇軍」高興怎樣就怎樣；他不打死我，祇是因爲他忽然間不高興這樣做而已。沒法解釋的事情我們就祇好稱它做「幸運」。

這一段經歷將是我畢生難忘的，它不但教我認識了日本「皇軍」的真面目，而且更加強了我復仇雪耻的決心。

【註一】——香港人叫賣罐頭食物和麵包的商店稱做「辦館」。

【註二】——香港人把長途汽車稱做「巴士」。

【註三】——香港人稱辦事的地方稱做「寫字樓」。

【註四】——香港人叫警察局做「差館」，叫警察做「差人」。

【註五】——居民稱水上警察的巡邏船做「水師船」。

【註六】——廣東人多有叫日本兵做「藍白頭」的。

在柳江岸上

郁風

四月二十七日

昨晚的大雷雨把幾天來的悶熱熬退了。早晨一掀開蚊帳，一陣沁人的涼氣，像吃薄荷糖一樣，高興的打點着多穿一件衣服。

莊園裏新綠的柳樹被昨夜的狂風吹得垂下了頭，枝條都變得襁褓不堪了，大紅的石榴花和淡米色的玫瑰骯髒得不討人喜歡，這園子昨天還是春天，今天已經是秋天了。

然而遠遠的對岸河堤上却被雨洗刷得格外漂亮了，從沒有霧的透明的空氣中望去，葱綠，淡青，土紅各色組成的整齊的一片田壟，襯着濃綠的松樹林，後面是柔和的起伏着連綿着的山，那些山今天看起來顯得那麼冷雋，大概是天空上一浪一浪的灰色雲海壓得它們嚴肅和蒼老起來的吧。

可是我喜歡這樣的天氣。站在河邊上，迎着從老遠的水面飄過來的風，啊！就像對

看一個樸素的爽快的朋友。

山路還濕着，不能騎馬出去，也不想再在附近重覆的畫畫，於是一上午坐在露台上，又和「靜靜的頓河」在一起，真好，沒有一個人來打擾我，只有布穀鳥和山鵲的聲音像音樂一樣散佈在風和樹葉中間，間或有女主人哄飽的孩子睡覺的輕緩的歌聲。

頓河也許不會比眼前的這柳江更寬吧。靜靜的兩岸上也是叢生着鵝毛草，這兒也有栗色的馬在牧場上吃草，這兒的田裏種着蕎麥，菜園的籬笆上也有着不知名的及時而開的小花，祇是，啊！這兒沒有那高大的金黃色的莖子上生着毛的像柎克西尼亞一樣好看的向日葵。

我愛上了這本書。（從前讀的時候好像覺得沒有現在這樣好。）

◆ ◆ ◆
午飯後和淺子小丁帶了畫板出去，但是不知怎的忽然發生了小孩子的興趣，提了幾隻蝸牛和一條毛蟲玩了半天。

雨後的泥土是鬆軟的，蟲子們都大搖大擺的出來了。牆縫裏、竹籬上、磚石底下，去注意看看吧，那裏簡直是另外一個世界：螞蟻總是匆忙的趕着，像有急事去辦的樣子，

蚯蚓把半截身子伸到泥外面來，而蝸牛呢，那樣子多麼驕傲呀，淺子找到一隻最大的，擱在小丁畫板上，六隻眼睛睜大了看着它，觸角先從殼裏探出來，慢慢摸索着頭和身子都出來了，走的時候頭略微抬起，淡墨色的觸角不住的探索着，整個軟身體平穩的貼在板上向前游去，經過的地方拉成一條發亮的銀色的濕痕，小丁說那黏液能做膠水，也許古時候會有什麼一個公主專養一匹蝸牛，用它在信封口上爬一邇來封好她的情書呢。

又發現了一條黑色的毛蟲，有着一張小小的可憎的反派面孔，（我覺得有些人也生着這樣的一顆頭）。走起路來非常肉麻。淺子與綴勃勃的在想各種法子虐待牠，我把蝸牛放在牠身上，一個兩個三個，每個蝸牛都放出黏液，毛蟲背着三間房子和房主走着，大概黏液把牠的毛弄得很不舒服，牠狠狠的回過頭來捲起身體咬那蝸牛，觀戰的我們都緊張的滿意的希望再利害些，淺子漲紅了他那有着鬍子的臉，我不禁笑起來了，好像幾歲呀，可是立刻一個閃過去的印象代替了笑，我想起死了去的爸爸，當他也是這樣專心一意的跟我和弟弟玩毛毛蟲時他已經有差不多五十歲了。

最後，還是和小時候玩的一個花樣，淺子掏出一把小刀，小丁摸出一盒火柴，男孩子們下毒手，女孩子在邊上半蒙着眼睛看，大聲的叫。

四月二十八日

下午送他們到運江去搭船。

三個人一起來的，現在我一個人留在這兒送他們走。雖然是自己爲了貪這靜靜的鄉村生活願意多住幾天，但是看着別人走，總有些不是味兒。

運江是一個有着一座礮堡和幾百間破房子的砂石堆起來的小島。據說離這裏三里，但看過去很近，當水上有霧氣的時候，這小島就像神話裏的層樓飄在水面上，它也是柳江兩岸居民的市場，從柳州來的船三天一次，人們也是三天趕一次墟。

到他們從家裏動身的時候，我還有八十多頁書沒有看完。（「靜靜的頓河」第三部，要交他們帶走的）在划到運江去的小船上，我急着看，但向下流的水把船很快就送到了。到柳州去的大船還沒到開的時候，放下行李先到墟裏去兜一個圈子。我手上還捧着書緊跟着安娜後面（安娜也來送他們）。經過一些曲曲折折的小街道，嘈嘈雜雜的，我除了手上的白紙黑字以外什麼也沒有看見，只是隱約的跟着安娜的背影，忽然她回過頭來嚷着什麼，在我還沒有聽清楚以前，一腳已經踩在一堆牛屎上了，招得他們大笑。——就這樣居然被我一口氣看完了。於是抬起頭來走路了。

和第一次來一樣，狹窄的石板上擠滿了人和雜樣的食，豆菜瓜果魚肉，粗糙的藍花布，大紅大綠的帶子，棉線，背小孩的包袱，……有點像是剛合上的書本裏的現實跳出來了。我彷彿走進了…個頓河邊上的什麼部落，從身邊走過些年青的老的哥薩克那一個黑黑的尖尖的臉該是這裏的葛利高里，那個白鬚老頭子格利石加祖父，……突然有一個人是我們面前跑着橫過街去，年青的紅紅的臉笑着，從他後面追出一個女人（圍裙上的花帶子和釵扣子閃着亮）一頓一蹶的走到石板路邊拾起一隻繫着紅繩子的草鞋，一面用很大的聲音罵着，而街上的人們都輕鬆的笑了。原來如此。——這裏的哥薩克們也愛開些逗人的玩笑的。

我注意的看兩邊的屋子都是店鋪兼住家，像所有饑餓村房子一樣，黑洞洞的不透一絲光，對着門口供着祖宗牌位，裏面是亂七八糟的板子筐子條櫬以及許多看不清楚的東西，上面是半間閣樓，露出一角發黑的蚊帳，經過門口的時候從裏面發出一股強烈的陰濕的霉氣，直沖進肺裏去。就是這樣，人們一年到頭，也許從生到死住在裏頭，勞苦使他們擠不出一點多餘的心情來裝飾生活，也許他們儘可有力氣把屋子收拾得乾淨一些明亮一些但是他們心上已經根本不那麼想了，不覺得開一個窗與否有什麼兩樣，於是好像

生下來，餓大了，祇是爲了足夠填滿了一個棺材。……

哥薩克們有着頓河灌溉着的豐裕的土地，值錢的戰馬，和有着熊皮的雪橇，他們頑強的保守着這些財產，不惜去流兄弟同胞們的血。經過了四年不知爲了誰的利益的戰爭，在革命的洪流裏，在不斷的血與肉的衝擊中，漸漸從愚昧、固執、動搖、叛變而澈底的覺醒了。今天的哥薩克已經變成英勇的紅騎兵站在工人祖國的邊疆上，可是我們這裏的鄉村呢？

我們也經過了五年的民族解放戰爭。但是多數的人民仍舊過着古老的循環不已的生活，被牢牢的束縛在土地上，躲在這些陰霾的屋子裏，看不見一點光亮，嗅不到一點好日子的香味兒。

啊，祝福那些在遙遠的風沙裏戰鬥的人們！當你們緊握着槍的時候，當你們舉手選出你們自己的人的時候，當你們平均的分配着豐收的糧食的時候，當你們在野火晚會上唱歌和跳舞的時候，……：啊，可想到你們無數的兄弟姐妹們還像冬天的蚯蚓一樣，身體被泥土壓蓋着透不過氣？

五月二日

淺予和小丁該已回到了桂林，他們把我留在另外一個世界上了。

記得淺予曾說：「你住不下去的，大概下一班船你也就會來了。」那時我還堅持說：「不會的，你们都走了，看我靜心畫畫！」現在畫是每天都有一兩張出產，但不知怎的有些惶惑起來了。我和所有的朋友都隔開了什麼消息都沒有，什麼樣的大變化都可能會發生，而我不能知道。

而且沒有報紙看！沒有報紙看，一星期兩星期不看報紙怎麼得了？也許等我回去世界已經大變了，說不定希特勒的春季攻勢也經澈底失敗，紅軍真的到了華沙，也許日本已在攻打印度，也許在滿州邊境上和蘇聯開了火，同盟國也許在太平洋上聯合反攻星加坡馬尼刺，……當你不能知道的時候，一切都變成可能的了。

五月四日

今晚的月光特別明亮，竹影很清楚的映在露台上，柳江裏靜靜的閃着銀波，對岸的遠山不再是一片黑的屏障，而是多彩的音樂般起伏着光暗的山羣了。夜晚的山鶯唱得更好聽，我不敢再彈那四絃琴了。

爲什麼自然這樣美？而更爲什麼人可在自然中間受苦呢？我問山鶯，月亮，柳江，

彩雲，和大松樹，誰能答覆我？

明天我要離開這裏了，我將帶着這句話和十一張畫在一起。

未完成的橋

M
S

近來從城裏移居到鄉下來了。住屋是在一個菜園中，前後左右都是菜蔬或果木，舉眼四望，是一片綠色。

四面是竹籬圍繞，一出籬門，就是一條小小的河流，兩岸參差不齊地排列着楓樹，榆樹，栗樹，還夾有各種雜木，因為是初夏時節，正是濃陰匝地，綠葉扶蘇；有時走過這一系列樹木，從枝葉縫中去看小河裏的春潮漲落，樹和水，蔭襯得碧綠，好像一片玉。

出籬門沿河岸北走，不遠，就到了一座岩石山前，是渡河的地方。這地方，現在一共有三座橋，一座是一塊一塊的長方青石，排列在水中，水淺的時候，可以一步步踏着石頭直走到對岸，水漲的時候，石頭就沒入水中，走不過去。這不能算是橋，祇是些石墩。大抵是躲避空襲的綠故吧，城市的人近年來移居到郊外的不少，來往的人一多，就感覺這時隱時現的石墩，不能夠維持經常的交通，很不方便，所以在石墩的下流頭添架

了一座木橋。但還是不行：春水大漲的時候，這木橋往往被大水沖斷，連舖在橋架上的木板，也被急流所湧去，水落之後，又得從新鋪設，而交通却斷了。所以現在每逢大雨，知道水漲，爲預防橋上的板被沖走起見，負責看守的人，就事先把木板抬上岸去，一任幾座木架光禿禿地豎在水中，好像是幾個光着大腿的人，站在激流中徬徨無主。

梅雨連綿不絕，春潮接踵而來，這小河經常盛着滿滿的一河水，向下奔流急湍，石墩不用說，早已沒在水底，看不見影子，而木橋也經常斷了，人們的交通，得靠附近的小木船撐來撐去。

這方式，對本來住在農村的人並無影響，而對於城市移居來的人却影響太大了。他們現在的住和行雖移到鄉下，而食和衣却不能不仍在城市中；他們大抵是要靠城市纜夠生存的，一衣，一食，買菜，辦公，都得進城，一天至少要來回跑那麼兩三趟纔能夠「滿足」；而這裏的交通狀況如此，一衣一食，竟成大海汪洋，如何可以呢？

於是乎，由感覺不滿而積極想辦法，在石墩和木橋之間，又搭起一座規模頗不小的大木橋來。這新的木橋至今還沒有完工，橋梁和橋身卻已經建造起來，高高地橫在河面上。全橋長在十丈以外，寬在一丈左右，從橋面到橋腳，全用木料，雖感覺也不會

十分堅牢，但比起前一座木橋已經是規模宏偉，氣象軒昂了。現在兩座木橋特別在河面上，相隔不遠，一像鄉下丫頭，一像摩登的太太小姐。

然而這新的木橋並沒有竣工，橋身雖已建立，兩邊的扶手欄干雖已經架設，可是平鋪在橋面上的木條，却祇鋪設了四分之一不到，半邊完全沒有，半邊祇鋪設了一段；此外從橋身到兩岸的陸地，更沒有連接起來，事實上還祇能算是半座橋，工程只進行到一半，而現在停工了。

爲什麼停工的？我後來不久，隣居間還不大熟識，也沒有機會探問，停工的原因，不很瞭然；但幾天前彷彿有人提出過這樣的疑問，也模糊地聽見有人回答，說：這座橋是附近人家私人湊集起來的錢所建造，現在這筆錢用完了，還不夠，所以造一半就擱下來。

這解答，我想離事實不很遠，因爲這地帶比不得別個區域：和這裏有同樣情形，就是這小河的上流兩三里，是人煙稠密，戶口殷繁之區，憑房屋建築來說，小洋房，大宅院，比這一帶多得不成比較，雖也同樣是交通要道，爲水所隔，但即使附近人家不湊錢修橋，也將因市廛需要，自然有人建造橋梁，鋪設馬路；而這一帶却不然，理由則恰巧

相反，般費之寡太少，朱門華戶絕無，即使自己湊起錢來搭橋，也不會有許多人來理睬。倘要搭，就祇好搭造一半，繼續不下去。……

但即使是祇搭造一半吧，春來水漲，石墩和先前的一座木橋斷了，這半座橋也大見功效，從兩岸各搭一片跳板，就可以走上這座橋，通過空疏的橋面，橫過對岸。橋身比一邊的陸地高約一丈，跳板祇能作四十五度斜角，傾斜地擱在橋頭上，一面直立幾根木柱，算作扶手，上上下下極不方便，摩登的女人和幼小的孩子，都不能自由上下，走起來心驚胆顫，往往要躊躇好久好久，然後借助旁人，纔一步一步挨下來，或爬上去。

然而即便是這樣吧，這半座橋也還是大見功效，水漲的時候，這是唯一的隔河交通之具。因為這時候，連小木船也不再看見了。

不僅如此，據我的體驗，這座橋雖然還祇造成一半，但這一半却饒有風趣，也許將來越造完成，倒有許多風趣反而失去，不能再有。

這風趣就從這座橋未完成的一半得來，因為橋祇造成一半，所以有許多特殊的風趣。

先是上橋。從我所住的一邊上橋，正是那四十五度傾斜的跳板，因為傾斜太甚，不

僅平時上下爲難，雨後就更要加上那木條上面的光滑，最難走。造橋的匠人雖然好心意，在吊板上綁着幾根橫木，算作梯級，但級與級相差的距離，往往在兩三尺以上，而整個跳板，全長在兩丈左右，纔不過橫綁着四五根木條，倘依照他的級數爬上換下，是不可能的。因此這一段跳板，距離雖不算長，而走起來所費的時間與精力却很不少。事情愈難，所生的欲望與所得的喜悅也愈大：老年的，衰弱的，頹廢的，萎靡的人，最畏難，最怕險，而他們的心情也往往比別人陰暗；年青的，壯健的，樂觀的，振作的人，所遇的艱險愈大，他們的欲望也愈熾烈，得來的喜慰也愈高。

我歡喜爬這段跳板，雖然如此艱險，但是當我爬上去換下來以後，我的心，有一種無名的歡快，在心頭跳躍。

更使我感覺快慰的，是證明我自己：直到現在，仍是年青的，壯健的，人生的艱險，實際的坎坷，並沒有把我的心情磨碎，把我的勇敢消失。祇要能繼續生存，我也將戰鬥下去。

上橋是快樂的，有趣的，到了橋上面，就更使人興致勃發，胸次豁然。

經過一段掙扎，上了橋頭，正有一種喜悅充滿在心頭，流溢在血脈裏；上橋靠左邊

的欄干走幾步，就發現，橫舖在橋面的木板，祇有半邊，右邊是空空洞洞，從空洞處望下去，縱的，橫的，豎的，木架，支撐在奔騰的急流上，人在橋上，微微感覺震動。再走十多步遠，就到了舖好的半邊橋面的盡頭，走過去，完全是懸空的橋架，搭着三四根木條合釘起來的跳板，人在上面走，宛如登上了體育場中的天橋，倘不是左邊有扶手的欄干，幾乎是兩面懸空，而下臨深淵闊澗。

這時候，倘使對面沒有行人，後面也沒有跟蹤的來者，在這段窄狹的跳板上站定，扶住欄干，看看前後左右，看看上下四方，看看上流和下流的水，看看在腳下，在波濤中掙扎顛抖的橋樑支柱，波瀾洶湧的聲音，響徹了耳膜，滾滾而來的急湍，使人目眩，這時候就像有千軍萬馬在身邊，在眼底，在心中，在耳際，奔馳怒吼，騰躍飛揚。驀身於此，祇覺得心醉神搖，萬慮俱失，忘記了天地，也忘記了自身；這時祇有一個意念，是「奔流」；這時祇有一個欲望，是「追逐」；這時祇有一種力量，是「競賽」和「戰鬥」。

然而前後的來人過客，往往將使你驚醒，使你從這種緊張激越的境界，驟然覺醒，好像是從洪濤急湍之中把你拉了出來；然後再走幾步或再行幾步，站到一个可以踏足的

橫槓上，側轉身，讓他過去。而此時，你已經從那一場惡鬥中退出來了，總發覺：剛纔身雖站在橋上，而心與水，與翻滾的波濤，與洶湧的激浪合而爲一了。

我歡喜經驗這種情境，所以每逢我上了橋，到了這一段懸空的跳板上，就禁不住要躊躇不前，低頭去看一個飽。那時候我的心往往隨着那滾滾波濤，奔騰而澎湃，感到無限的歡喜。

但這種欣賞，不可常有，也不能長有，祇能在人我皆閒的時間，得到暫時的壓足。因此我在橋上尋取別一種享樂：那就是看遠處的山嵐，眼前的岩影，橋左橋右起伏着的波瀾，兩岸青葱鬱茂的樹色。

這座橋，是建造在小河的灣曲處，河身在這裏連轉兩個灣，成S形，橋正在S的兩弓之中。向南頭與過去，地面上都不能看遠，向上流望，一邊是山岩，一邊是臨河街市的房屋，中間隱着半截石洞橋，那是桂林有名的花橋；花橋的後面就是七星岩的峯巒，「層巒疊嶂」，是雨後的情景，「山嵐流佈」，是初晴的象徵；一早一晚，看着那峯巒，那山嵐，那流雲，那煙霧，使人起一種飛揚漂渺之感。

眼前是龍隱岩，山石嶙峋，洞口高張，岩石上枝繁葉密，簾萬疊衍，把一座石頭

山，掩映成一片青翠；亭閣隱現其間，山路曲折於上，看上去參差有致。

向下流望，是雜樹濃陰，是碧波春水，是輕煙軟霧，是綠草如茵，幽靜而且空靈，使人忘却憂思，進入沉寂。早晚看那樹杪上的白雲霓彩，晨曦夕照，別有一種悠然遐想，像那水面上的煙霧一樣，朦朧於方寸之間。

然而這些景色，不過是使人飄忽，使人恬淡，使人幽渺，使人迷離，這都不是我所需要，我所喜悅的；我每逢到了這座橋上，要看的不是這些，而是廣闊的波瀾，洶湧的流水。我愛她們奔騰如怒馬，衝激如惡鬥，由上流傾瀉而來，向下流傾瀉而去。任何阻礙不能夠阻礙她，任何間隔，她超越而過；浮蘋也好，磨木也好，凡有一切飄浮之物，被她一擁而逝，水中的岩石，灘上的流沙，凡有一切沉重的東西，被她淘洗消磨，以至於無影無蹤。古代野心家，幻想着投鞭斷流，而流終不可斷，現在的巫師神學，即使能移山倒海吧，也阻不住浩瀚的洪流。前波後浪，滔滔不絕，千澗萬湧，傾蓋而前，稍不躊躇，略無反顧。這就是她，這就是那奔馳不斷的春潮，滾滾而來的流水！她，有魄力，有雄心，有不可遏止的欲念，有永不變更的決心，她代表天地間的堅者，強者，大者，遠者，任何橫蠻的，險峻的，牢固的，陰柔的東西，在她的面前祇有屈服，消磨。

損耗，喪失，以至於無影無蹤。天地之間，除開暴風，疾雨，驚雷，巨火差可與她比擬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比得上她驚人的力量，磅礴的雄姿。

自然，她是無知灼，然而她頑強；她是盲目的，然而她堅韌；分開爲一勺之水，雖然和江上的煙塵散霧一樣，沒有絲毫氣力，但如果累黍積所聚，却成爲不可拉的奇觀。我對於她沒有別的念头，祇有景仰，對於她沒有別的話語，祇有讚頌。

然而我要感謝這座未完成的木橋，她使我在那上面徘徊緩步，得以認識這奔流的偉大。雖然這不過是一條小河，但高流同向；雖然這不過是一時的汎澄，但它已經凌厲莫當。我真要謝謝這座橋，在這上我認識了天地間的一種奇觀，一種傑構，可以遊目，可以遠懷，可以忘情，可以壯志。

因此我不出門則已，一出門就必定經過這座橋，不渡河則已，每次渡河都在這橋上徜徉觀望。雖然那先前的木橋可通，那成列的石墩，在水面招呼我，然而我愛走這一座未完成的橋，總是走上這一座艱險難行的橋。

我移居到鄉下來了，在我的新居附近，我找到一個親密的友人，那就是這座未完成的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0615B

8-2119



7200

che